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 我成了教唆犯\(1\)](#)
- [第2节：第一章 我成了教唆犯\(2\)](#)
- [第3节：第一章 我成了教唆犯\(3\)](#)
- [第4节：第一章 我成了教唆犯\(4\)](#)
- [第5节：第二章 被逼相亲\(1\)](#)
- [第6节：第二章 被逼相亲\(2\)](#)
- [第7节：第二章 被逼相亲\(3\)](#)
- [第8节：第三章 暗中调查\(1\)](#)
- [第9节：第三章 暗中调查\(2\)](#)
- [第10节：第三章 暗中调查\(3\)](#)
- [第11节：第四章 张家小开\(1\)](#)
- [第12节：第四章 张家小开\(2\)](#)
- [第13节：第四章 张家小开\(3\)](#)
- [第14节：第五章 变故横生\(1\)](#)
- [第15节：第五章 变故横生\(2\)](#)
- [第16节：第五章 变故横生\(3\)](#)
- [第17节：第六章 连环杀人事件的开始\(1\)](#)
- [第18节：第六章 连环杀人事件的开始\(2\)](#)
- [第19节：第六章 连环杀人事件的开始\(3\)](#)
- [第20节：第七章 再入虎穴\(1\)](#)
- [第21节：第七章 再入虎穴\(2\)](#)
- [第22节：第七章 再入虎穴\(3\)](#)
- [第23节：第七章 再入虎穴\(4\)](#)
- [第24节：第八章 猝死\(1\)](#)
- [第25节：第八章 猝死\(2\)](#)
- [第26节：第八章 猝死\(3\)](#)
- [第27节：第九章 分家\(1\)](#)
- [第28节：第九章 分家\(2\)](#)
- [第29节：第九章 分家\(3\)](#)
- [第30节：第九章 分家\(4\)](#)

- [第31节：第十章 巨大的密室\(1\)](#)
- [第32节：第十章 巨大的密室\(2\)](#)
- [第33节：第十章 巨大的密室\(3\)](#)
- [第34节：第十一章 神秘人\(1\)](#)
- [第35节：第十一章 神秘人\(2\)](#)
- [第36节：第十一章 神秘人\(3\)](#)
- [第37节：第十二章 柳暗花明\(1\)](#)
- [第38节：第十二章 柳暗花明\(2\)](#)
- [第39节：第十二章 柳暗花明\(3\)](#)
- [第40节：第十三章 特殊的爱恋\(1\)](#)
- [第41节：第十三章 特殊的爱恋\(2\)](#)
- [第42节：第十三章 特殊的爱恋\(3\)](#)
- [第43节：第十三章 特殊的爱恋\(4\)](#)
- [第44节：第十三章 特殊的爱恋\(5\)](#)
- [第45节：第十四章 投毒\(1\)](#)
- [第46节：第十四章 投毒\(2\)](#)
- [第47节：第十四章 投毒\(3\)](#)
- [第48节：第十五章 白痴的诅咒\(1\)](#)
- [第49节：第十五章 白痴的诅咒\(2\)](#)
- [第50节：第十五章 白痴的诅咒\(3\)](#)
- [第51节：第十六章 大哥的问题\(1\)](#)
- [第52节：第十六章 大哥的问题\(2\)](#)
- [第53节：第十六章 大哥的问题\(3\)](#)
- [第54节：第十七章 强暴案\(1\)](#)
- [第55节：第十七章 强暴案\(2\)](#)
- [第56节：第十七章 强暴案\(3\)](#)
- [第57节：第十七章 强暴案\(4\)](#)
- [第58节：第十八章 重出江湖\(1\)](#)
- [第59节：第十八章 重出江湖\(2\)](#)
- [第60节：第十八章 重出江湖\(3\)](#)
- [第61节：第十九章 情敌\(1\)](#)
- [第62节：第十九章 情敌\(2\)](#)
- [第63节：第十九章 情敌\(3\)](#)
- [第64节：第十九章 情敌\(4\)](#)
- [第65节：第二十章 迷药和人皮\(1\)](#)
- [第66节：第二十章 迷药和人皮\(2\)](#)

- [第67节：第二十章 迷药和人皮\(3\)](#)
- [第68节：第二十一章 怒火\(1\)](#)
- [第69节：第二十一章 怒火\(2\)](#)
- [第70节：第二十一章 怒火\(3\)](#)
- [第71节：第二十一章 怒火\(4\)](#)
- [第72节：第二十二章 深度危险\(1\)](#)
- [第73节：第二十二章 深度危险\(2\)](#)
- [第74节：第二十二章 深度危险\(3\)](#)
- [第75节：第二十三章 一团混乱\(1\)](#)
- [第76节：第二十三章 一团混乱\(2\)](#)
- [第77节：第二十三章 一团混乱\(3\)](#)
- [第78节：第二十四章 祖传秘方\(1\)](#)
- [第79节：第二十四章 祖传秘方\(2\)](#)
- [第80节：第二十四章 祖传秘方\(3\)](#)

第1节：第一章 我成了教唆犯(1)

第一章 我成了教唆犯

她把报纸捏紧了，脸上现出无奈的苦笑：天哪，该不会是白芳芳听了我的话后突发奇想，真的去把张鸿图杀了吧？如果她把张鸿图杀了，那我不就是……教唆犯？！

“我昨天梦见我和我的白马王子举行婚礼了。他长得好高大、好英俊，微笑时雪白的牙齿好灿烂……”这是白芳芳读幼儿园时兴高采烈地向同学们描述的美梦。同学们微笑着捧着腮听着她的描述，遐思无限。

二十年后，还是那班同学，却是带着怪异的笑容看着她和她的“白马王子”举行婚礼。和梦中相似的是，新郎的脑袋的确闪闪发亮，不过是白发的光芒。白芳芳的这位丈夫足足比她大了五十岁，头发已经全白，不知用了什么护理品，在阳光下竟然亮光闪闪。

这位“老牛吃嫩草”的新郎五十年前或许很英俊，现在也不差——对某些热爱金钱的人来说。他的面容和老头票上的头像们颇为神似，又有着和钱币纹路一样多的皱纹，活脱脱一张钞票脸。

他当然是钞票脸了，他可是本市著名的企业家，资产数亿的张鸿图啊！凭着钞票的实力，虽然已经年届七十五，但他发消息征婚的时候，妙龄少女仍趋之若鹜。白芳芳可是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奋斗才夺得了他身边的位置。

白芳芳的好友、当年听过她描述美梦的同学之一——路雪曼正微皱着眉头看着被人群簇拥着的白芳芳，不无担心地说：“希望她真的能够幸福啊。唉，年龄差距实在太大了，真是叫人不放心啊。你说是吗，韩敏？”她问了一声没人应，再问一声也一样，转头看时才发现韩敏正端着一个盘子大吃特吃，嘴里和盘子里都塞满了食物，手还不停地从桌子上取新的食物放进盘子里。

“你在干吗？”路雪曼有些生气。

“吃东西啊。”韩敏含混地说，嘴仍然没闲着。

“在这种场合.....你只知道吃东西吗？”

韩敏终于正眼看向她，却又用叉子叉了块牛肉放进嘴里，“租礼服花了那么多钱，不吃回来怎么够本？”白芳芳的朋友都不富裕，但为了不给她丢脸，全都租了礼服来给她捧场。韩敏租的礼服算最便宜的，可还是觉得很亏，所以在这里使劲地吃。好在张鸿图婚宴上的每道菜都是顶极的，什么鲍鱼、龙虾、鲜贝应有尽有，她早就吃够本了。

路雪曼皱着眉头看着她上下翻飞的嘴唇，更加生气，“你怎么这么贪吃啊？要知道来这里的可不只是吃啊！”

韩敏怪笑着白了她一眼，“哈哈，我知道你的心思，是想通过这个婚礼结识上层社会的好男人吧？省省吧，你很快就会明白的，什么样的男人，都不如眼前的一顿美餐！”

路雪曼被她说中了心思，脸上微微一红，恨恨地白了她一眼，不再理她，继续摆出最甜美可人，但却最矜持的姿态等着男人注意她。在上层社会的聚会里，女人是不能主动和男人搭讪的，这就比较麻烦。

她姿势摆得很好，和杂志里写的几乎没有差别，但是就是没有好男人注意她。相反，一个标准小开模样的人竟对在那里大吃大喝的韩敏产生了兴趣。他做出一副风流倜傥的样子，走到她身边，“请问小姐叫什么名字？”

“韩敏。”韩敏不冷不热地说，低下头去继续吃东西。

小开立即感到一阵冷气扑面而来，但没有就此放弃，继续陪着笑问：“小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个倒霉的自由撰稿人。”韩敏冷冰冰地说，厌恶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小开无可奈何，只得走了。路雪曼看得又妒又气，在心里大骂她暴殄天物。没办法，谁让她长得漂亮呢？

虽然路雪曼不愿承认，但韩敏的确是她们这帮姐妹们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尖尖的瓜子脸，丹凤眼，高鼻梁，还有一张性感的嘴唇。身

材也是数一数二的，是那种圆润的苗条。而且不知她怎么长的，已经二十五岁了仍不见丝毫老态，身体线条还如少女般清秀，清瘦的瓜子脸上没有一丝赘肉，皮肤总是闪着瓷娃娃般的光芒。最重要的是，虽然她很贪吃，但干吃不胖！

第2节：第一章 我成了教唆犯(2)

如此姿色不知利用倒也罢了，竟连谈恋爱都不知道，真不知道她是怎样想的，都二十五了，还对男人目不斜视。路雪曼静静地看着她，心中的妒忌已渐渐消散，倒增添了几分疑虑：韩敏啊韩敏，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你一定要赶快清醒过来啊。你已经二十五了，离三十已经不远了，再不想办法给自己找个归宿，等到人老珠黄就晚了……想到这里路雪曼心里轻轻活动了一下。其实，也许她知道韩敏为什么对男人这么无视。不过连她自己也不愿相信会是那个原因。不会吧？就因为那点儿事就对男人完全没有兴趣了？不会那么夸张吧？！

在满脸赔笑的宾客面前，白芳芳挽着新郎的胳膊，让摄影师为他们记录下永恒的瞬间。拍照的那一瞬，白芳芳似乎有意地把手抬高了一点儿——她手上有那只三克拉的大钻戒。这些天她一直把它当旗帜一样地在朋友面前晃动。

“啊——”白芳芳脸扭曲着，张大了嘴巴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号哭，和不久前刚照的结婚照上的甜蜜微笑的她简直判若两人。尖厉的哭号声钻入正在打字的韩敏的耳朵，把她吓得手腕一软，连接错了好几个键。韩敏皱着眉头撇了撇嘴，不屑地把头转了过去。

白芳芳正在哽咽着痛斥大她五十岁的丈夫，这些话今天晚上她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遍，“真是没想到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贪婪无耻的人呢？他已经七十五岁了啊！七十五岁！又刚和我结婚，怎么还去找情妇呢？那个小贱人只有二十一岁啊！比他孙女还小！他这简直是灭绝人性啊！”

“是啊！太坏了！都七十五岁了，还这么花心，当心把自己折腾死！”“芳芳姐，不要怕，跟那个小贱人斗！你一定可以赢的，我们支持你！”

“你说什么啊！芳芳现在的处境已经够尴尬了，你还打算叫她惹麻烦吗？”

“芳芳，你可要想开点儿，毕竟你还是正室……”

伙伴们七嘴八舌，讲的都是些没用的话。韩敏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她们，只觉得不痛不痒。其实她早就料到了白芳芳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把自己当成商品嫁人的人，别人也必然会把人当成商品。所以她觉得白芳芳遭遇的麻烦是自己惹来的，一点儿冤屈也没有，心里并没有什么激愤的感触。只是有一点儿让她感到很烦恼，那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到我的家里来谈这些事啊？！

也许是因为韩敏妈妈做的樱桃糕好吃，到韩敏家聚会谈事就成了这帮姐妹不变的习惯，今天这种充满噪声的聚会也不例外。真是讨厌死人！不过要在平时，韩敏也许就忍了，可是今天却是她为了能准时交稿而奋力拼杀的日子，她们竟然若无其事地这里释放噪声，还说什么“你写你的，我们不打扰你”，可是她们在旁边鬼哭狼嚎的怎么会不打扰？怎么会有她们这样的人啊！她们还算是朋友吗？

白芳芳又在那里又哭又说，让认为她是自作孽的韩敏觉得格外碍眼。韩敏忍无可忍地撇了撇嘴，忽然站了起来，带着怪异的冷笑走到白芳芳面前，说：“芳芳，其实你现在不必这么痛苦。正如你所说，那个老头子已经七十五岁了，风烛残年了，过不了几年就会死了。那时候你继承了他的遗产，不仅有钱了，而且还不算老，再找一个就是了！”

伙伴们全都怔住了，像被人强迫吞了一整个鸡蛋一样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她。路雪曼连忙拉了拉她的袖管，“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这是事实啊。”韩敏一挑眉毛。这的确是事实。但有时候事实也不能随便说。

白芳芳却似乎觉得韩敏说的话很有道理，已经停止了哭泣，眼里闪着异样的光芒，喃喃地说：“的确是这样啊……”

伙伴们见白芳芳反应异常，害怕她想到邪路上去，连忙转移她的注意，“芳芳，别想不愉快的事情了，去找个地方喝酒跳舞吧。”

“是啊，我知道有个很不错的迪厅……”

伙伴们簇拥着白芳芳走了，临走时还不忘偷偷瞪韩敏几眼。韩敏却带着一副奸诈的笑容，美滋滋地对她们摇着手，那意思是——不送。

第3节：第一章 我成了教唆犯(3)

韩敏妈妈倒对这种发出噪声的聚会并不反感，因为这可是她显露手艺的好机会。然而当她端着满满一盘樱桃糕兴冲冲地走出来时，却发现客厅里那帮可爱的客人已经一个都不见了。

“她们哪儿去了？”韩妈妈问韩敏。

韩敏伸手抓了一个樱桃糕放在嘴里，“她们有事先走了！”

知女莫若母，韩妈妈很快就猜到是自己这个刁钻的女儿把她们气跑了，顿时气得眼睛鼻子直跳，“你气死我了你！”

几天后的清晨，韩敏穿着睡衣，头发挠得乱七八糟，还卷着一个裤管，吊儿郎当地下楼买油条。虽然她自称是个“倒霉的撰稿人”，其实混得还不错——她是十几家杂志社的老供稿人，一部长篇小说正在出版中，邻居中几个热爱文学的孩子还把她视为偶像。可是她丝毫没有偶像的自觉，这不，这种德行就敢出来。

韩敏买了一大袋油条，又从报亭里随便买了份报纸。她一面咬着油条，一面睡眼惺忪地打开报纸。嚼了一半的油条忽然从她口中悄然滑落，那满满一袋子的油条也随之落地。

报纸上赫然写着：“本市著名的企业家张鸿图于今晨被人发现溺死在游泳池里，死因不明，其妻白某行踪不明。警方怀疑张鸿图为他杀，已经展开调查！”

天哪！韩敏合上报纸，猛地把报纸贴在胸前，脸色已经发白。她是码字的，了解这些新闻辞令。死因不明意味着可能是他杀，而如果特意提到某某人行踪不明，就可能暗示他（她）就是凶手……现在白芳芳“行踪不明”，难道说……

她把报纸捏紧了，脸上现出无奈的苦笑：天哪，该不会是白芳芳听了我的话后突发奇想，真的去把张鸿图杀了吧？如果她把张鸿图杀了，那我不就是……教唆犯？！

“教唆犯”这三个字如巨石一样咣地砸到了她的头上，她清楚地听到自己心中的惨叫响彻云霄。

这天，韩敏夹着包脸色阴沉地走进楼道。黑暗里的楼道显得阴森森的，让她的心情格外沉重。离张鸿图的死已经有几天了，白芳芳还是没有下落。听姐妹们说，警察好像初步认定白芳芳就是杀张鸿图的凶手，连协查通告都出了。完了，自己还真要当一把教唆犯了吗？

韩敏费力地把右手拎着的包转移到同样负担沉重的左手，用已经勒出深深红痕的左手去拿钥匙。忽然门旁的黑暗里猛地伸出一只手来，一把抓住她的手。韩敏被吓得浑身一震，眼睛往身旁一瞥，更是被吓得差点儿跳起来：抓住她手的人，正是白芳芳！

白芳芳蓬头垢面，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光鲜模样，手上的那枚大钻戒倒是还在手上。她像见到救命稻草一样哭着说：“敏敏！快帮帮我！我无路可走了！”

从来不给自己惹麻烦的韩敏第一个反应就是掰她的手，“你怎么在这里啊？快去警察局啊！”“我去就会被抓起来的！”

“什么？真的是你杀了张鸿图？！”

“我干吗要杀他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被人设计了！”

“那你更要去警察局说清楚啊！”发现自己不是教唆犯令韩敏大感放松，一个劲地只管把白芳芳往楼道那儿推。

“敏敏！”白芳芳忽然膝盖一软，跪倒在了韩敏面前，“我真的不能去！他们已经设计得好好的，就等我回去顶罪了。现在只有你能帮我！因为虽然你不喜欢说话，也不喜欢搞交际应酬，但是我们这帮姐妹们当中最正直善良的一个！也是最靠得住的！”

韩敏从没听过这么中听的话，一时间竟有些迷糊，乐滋滋地指着自已问她：“我是这样的人吗？”

白芳芳拼命地点头。其实她根本没有如此高看过韩敏，她来找韩敏是另有道理。

正在此时忽然有人上了楼梯，还有些迷糊的韩敏来不及多想，飞快地打开门，一把把白芳芳推进门去，就此给自己惹来了没完没了的麻烦。

“咕嘟嘟……”韩敏瞪大了眼睛看着白芳芳抱着水瓶牛饮。她已经吞食了一整袋饼干，又一口气喝了接近半瓶水，想想平时她那小猫一样的胃口，让人根本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

第4节：第一章 我成了教唆犯(4)

白芳芳一口气灌了半瓶水之后深深地出了口长气，又去抓饼干的袋子，韩敏连忙拉住她的手，“不能再吃了，再吃就吃坏胃了！”

白芳芳这才放下手，眼睛却还瞟着装饼干的袋子。韩敏看着她这可怜相，不由得皱紧了眉头，“好啦，现在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你怎么被……设计了？”

白芳芳的神情立即凝重下来，凝重得像要垮掉，忽然重重地打了一个嗝，敲了敲胸口才开始说话，“其实直到现在我还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天晚上，很罕见的，老东西回家睡觉了，（韩敏在听到“老东西”这个词的时候微微一怔，但立即省悟过来是指她丈夫。）我当时心里还生气呢，就没有理他，把头蒙在被子里就睡。也许是心里有气睡不实吧，我半夜里忽然醒了过来，一摸身旁发现老东西不在，正打算生气的时候，忽然听到窗外传来了啪嗒啪嗒的脚步声。那个脚步声有些奇怪，是把拖鞋底甩到瓷砖上的声音，特别响，却又特别慢，而且还踏着不变的节奏。”白芳芳的声音越来越阴森，韩敏也感到有些诡，因为恐怖电影里，当这种脚步声出现的时候，来的不是鬼就是怪，要么就是杀人狂！

白芳芳已经完全沉浸在那晚的回忆中了，眼神阴郁地飘忽着，“我心里有些发毛，揉了揉眼睛一看，发现老东西正朝游泳池走。我心想老东西是个旱鸭子啊，怎么半夜忽然想起来去游泳？而且就算要游泳也应该穿泳衣啊？正在想着的时候，老东西已经走到了游泳池边上，慢慢地蹲了下来……天哪，这时我才发现他的动作僵硬得不得了，简直像僵尸一样！”

韩敏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喉头却硬硬地什么都咽不下去。她被白芳芳的语气吓到了，因此也更好奇那天晚上到底出了什么事。白芳芳的表情也更加恐怖，一双眼睛越睁越大，也越来越凸，“接着，他便在那里伸胳膊伸腿，像在做下水前的准备。左一下右一下，肢体还

抽搐着，就像被什么东西扯着手脚一样，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怕他有危险，赶紧跑下楼去……”

第5节：第二章 被逼相亲(1)

第二章 被逼相亲

哼哼！我今天偏偏一夜不睡，还打着手电筒看书，非把自己熬得丑陋憔悴，让人一看就跑不可！你当我是什么？木偶吗？相，相，相你个大头鬼啊！

白芳芳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仿佛她已经承受不了讲述中的恐怖。韩敏被她的语气吓得不由自主地伸长了脖子，心也狂跳起来。

“等我跑下楼的时候，发现他又不伸胳膊伸腿了，而是在那里左右晃动着脑袋。我赶紧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老东西回过头来，忽然大声尖叫起来，那表情简直像见了鬼一样，接着浑身都抽搐了起来！我被吓坏了，转身就逃，他那凄厉的叫声一直在我耳边回荡，简直像是被地狱的魔鬼抓着手脚往下拖一样的叫声，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他吓成那个样子。”说到这里她的身体剧烈地颤动了一下，就像被什么人用力地抽了一鞭。

韩敏被吓得心头狂跳起来，刹那间身体像坠入了冰窟一样的冰凉。她努力定了定神，颤抖着声音问：“然后呢？”

“然后我被吓坏了，转头就跑。过一会儿回去看的时候，发现老东西已经溺死在游泳池里了，也不知道他是自己掉下去的还是被别人推下去的。我当时被吓得昏了头，竟然从那个家里跑了出来。后来想想现场肯定留下了不少关于我的线索，我又一时糊涂跑了出来，恐怕几十张嘴都说不清了！”

“什么……”韩敏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足足怔了几十秒，接着气不打一处来，“你怎么这么傻啊？这样大家都会认为你是凶手啊！”如果张鸿图是自己掉下去的，别人会误以为白芳芳是凶手；如果张鸿图是被别人杀了，那凶手正好嫁祸给她。

白芳芳认罪一样地低下头，可怜兮兮地拽着自己的衣角。韩敏被惊吓之后又被气了一下，一时间脑子里一片混乱，只觉得胸口憋得

慌。她下意识地解开了领子，忽然想起一件事，“等等，你不是说你被人设计了吗？哪儿被设计呢？”

白芳芳身体一抖，羞惭惊惶地笑了笑，“那是骗你的啦，不这样说，你恐怕根本不会让我进来……”

韩敏只觉得浑身的血都涌上了头顶，一把抓住白芳芳的胳膊就往外拖，“你给我乖乖地去警察局！”

“不行啦！我去的话一定会被当成凶手的！”

“那是你的事情了！再说警察也未必会认定你是凶手！”

“可是……”白芳芳用力甩了甩手，咬着牙使出了杀手锏，“我告诉你韩敏，如果我被当成了凶手，我一定会说是你教唆的！”

“什么？”韩敏像被人兜头打了一棒，一时间愤怒莫名，“你敢？”“我为什么不敢？杀人要枪毙的！你既然见死不救，我就把你也拖下水！”

韩敏呆了，抓着白芳芳的手也软了下来。虽然她说的那些话充其量只是间接教唆，但间接教唆只要被重描几笔就能成为直接教唆。

白芳芳见她开始动摇，连忙趁热打铁地说：“你放心，就像你所说的，警察也许能捉到真的凶手，我就在你这里躲到警察抓到真的凶手为止，好不好？”

韩敏脸涨得通红，还在犹豫。白芳芳赶紧把手上的大钻戒摘了下来，递给韩敏。韩敏的眼睛闪了几闪，面无表情地把戒指接过去戴在食指上，然后像泄气一样的长出了一口气，“好吧，你可不要给我惹事！”

“少啰唆啦，我家就这个条件，进去！”韩敏不由分说地把白芳芳塞进储藏室一个空着的大柜子里，“我家还有我老娘呢！她比我还怕事，一见到你就会把你送进警察局的！”

“可是……”已经被塞进柜子的白芳芳还挣扎着往外钻，“我的吃喝拉撒睡，还能都在里面？”

“是的，都在里面！”韩敏一把把白芳芳推进柜子，扔给她一个枕头，“睡觉就凑合靠着睡吧，这个给你垫腰！”又塞给她一个痰盂，“排泄就暂时在这里解决，吃的东西定时给你！”说罢不由白芳芳多说就关上了柜门。储藏室不常用，那个柜子更是在最里面。如果她安稳一点儿的话，藏个几天还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以后怎么办。算了！韩敏用力咬了咬嘴唇，藏一天算一天！

刚把白芳芳藏起来不久，韩妈妈就回来了。她今天去参加老姐妹的聚会了，回来就一脸黑气。韩敏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有适婚儿女的中年妇女们谈话的永恒主题，就是子女的婚姻和感情。

韩敏知道她马上就会找碴儿，连忙坐到电脑前打字，装作没看见她。她手上的钻戒像颗星星一样地跳动，不过并没有引起韩妈妈的注意。她还以为这是韩敏从哪里淘来的小饰品呢。

韩妈妈黑着脸走到韩敏身旁，沉着嗓子说：“这么努力啊。”

“是啊，只争朝夕嘛。”韩敏眼珠乱转，乖滑地答道。

“哦，很珍惜时间啊。那你告诉我你今年多少岁了？”韩妈妈的声音严厉起来。韩敏知道不正眼看她不行了，只好假笑着朝她转过脸来，说：“二十五岁了。”

“好啊！你也知道自己二十五岁了！”韩妈妈忽然爆发出狮子吼，唾沫如满天冰雹一样砸到了韩敏脸上。韩敏连忙伸手擦去，担心脸上不会被打出小坑了，在心里苦笑着说：“哎呀，哎呀，又来了，又来了。这次恐怕不会容易地过关喽。”

“亏你还知道自己已经二十五了啊！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着急啊！”韩妈妈大吼着，手臂激动地挥舞，满口的唾沫星像雨点一样喷洒了出来。

“二十五岁怎么了？”韩敏一面躲避着唾沫星，一面明知故问。她已经有些故意挑衅的意味了。每当妈妈跟她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的心里就会出现很强的抵触情绪，这次也不例外。

“赶快去找对象啊！”韩妈妈果然被她挑衅得更加愤怒。

“到哪儿找去啊？”韩敏故作懵懂的样子很是欠扁。

“到哪儿去找.....满大街不都是人吗？你天天待在家里当然找不到对象了.....”

“我又不能到街上拉郎配。有必要这么急吗？”

“什么‘有必要这么急’？你都二十五了！像你这么大的女孩子都结婚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有你了！在过去，你这个年龄早就十个八个孩子满街跑了！”

第6节：第二章 被逼相亲(2)

韩敏的眉毛微微一颤。她心里的活动远没有这么轻微，那感觉就像火山开始活化。恋爱问题是她和妈妈之间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心结。因为多年前妈妈的那个错误，她早已对爱情失去期待了。

“既然你这么急，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让我恋爱？”韩敏故意用调侃的语气说，因为如果用严肃的语气说这个话题肯定会引发一场大战。她现在可没空打大战。

“什么？天哪！那个时候你不是只有十六岁吗？那是早恋啊！”在韩妈妈眼里那件事却没有什麼大不了的，甚至都忘了，她很惊讶韩敏怎么还记得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当然，在韩妈妈看来韩敏只是胡搅蛮缠罢了，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句话背后的重大意义。

“那在过去我那个年龄也是孩子的妈了！”韩敏继续用调侃的语气，接着来了一句。虽然不愿意打大战，但挑衅还是升级了。

“你……你气死我了……”韩妈妈气得满脸通红，忽然抬脚脱鞋。韩敏早料到会有这一招，兔子般灵敏地跳起，当拖鞋重重地砸在椅子上的时候，她已经冲出了大门。

韩妈妈追出门来，发现韩敏已经逃到了楼道拐角，两脚在原地交替跳着准备冲刺，同时说：“记得晚上给我留夜宵哦！”她显然没把韩妈妈的愤怒当回事儿。韩妈妈气急败坏地脱下另一只鞋扔了过去，韩敏却已经一溜烟儿冲下了楼梯。

韩敏带着胜利的笑容冲到了大街上，直到跑不动了才停下来，深深地弯下腰去。当她再度抬起头时，脸上却是深重的苦涩和迷茫。她用迷离的目光看着满街闪烁的霓虹灯，漫无目的地向霓虹深处走去。

也许是受心情的影响吧，平日喧嚣得让人想要逃走的都市此时竟让人觉得无比肃杀冷清。那一盏盏闪闪发光的霓虹灯此时只像一盏盏遥远的灯笼。周围的人仍旧笑着闹着，可就像被隔在一堵透明的墙后面，跟她没有一点儿关系。

韩敏像孤身在寒夜里旅行的旅人一样，抬起头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月亮。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少年，也是在这样的街头，微笑着牵起了她的手；不久之后，也是在这样的街头，他疲惫地放开了她的手，从此之后，她也放开了爱情的手。在牵手和放手之间，还有很多很多疯狂的事情……想到这里她狠狠地踢开了地上的石子，决定这次一定要跟妈妈斗争到底——想要像操纵木偶一样操纵我的人生，门儿都没有！

她的主意刚打定，唇边的狠笑还没荡漾起来，忽然如雷轰电掣一般想到了藏在柜子里的白芳芳，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天哪，我怎么把她给忘了？

“妈呀——我错了——下次不敢了——”韩敏强压着愤怒在紧闭的大门前长号。她离家逃窜这么短的时间就回来了，已经处在不利的地位。韩妈妈倒来劲了，关着大门就是不开。

韩敏嚎得嗓子发干，也已经怒发冲冠。正当她要失去理智、准备动手砸门的时候，屋里忽然传来韩妈妈不紧不慢的说话声，“今天怎么这么快就知道错了？忽然开窍了？”

“是……是……”现在无论韩妈妈说什么韩敏都得应着。

“既然开窍了，我就再给你一个机会。我跟你贾阿姨说好了，她有个认识的小伙子，人挺不错的，也跟你一样要找对象，你要是开窍了，明天就跟他见见。”

韩敏一怔，接着恼怒地笑了：没想到老妈这次发脾气是有预谋的啊，竟然是相亲前的下马威？！

也许是以前老妈跟她介绍相亲对象的时候，温和地跟她说她总是爱理不理，所以这次先跟她闹一场，挫挫她的锐气。现在的情况是无论如何都得先进门，所以就算明天老妈叫韩敏去见猿猴她也得答应。韩敏只好答应了韩妈妈的要求，不过还是等了半天才进了门。

本来韩敏已经够愤懑的了，没想到后面的事令她更加愤懑：原来贾阿姨一开始不是介绍她跟那小伙子认识，而是另外一个姑娘。因为

那个姑娘临时变卦不去了，贾阿姨发愁怎么跟对方交代，无意中跟韩妈妈说起了这件事，韩妈妈立即突发奇想让自己的女儿顶上。

第7节：第二章 被逼相亲(3)

韩敏知道真相之后自尊心大大受挫——我比别人差到哪里啊，为什么叫我为人家补天窗？可韩妈妈还一副捡到宝的样子。韩敏看着她的笑脸只觉得怒火焚身，但想起柜子里的白芳芳，只有咬牙忍下了。

韩敏想方设法地哄着老妈睡下了，才从厨房里偷了一点儿食物喂给早已饥肠辘辘的白芳芳。没想到白芳芳面对这顿来之不易的饭食并没有感激涕零，反而是一副食不下咽的样子。她扶住腮帮，做出欠扁的哀伤表情，“吃过就要睡吗？想我在张家的时候，每天睡前都要吃用很多种珍贵药材合成的养颜秘宝‘凝香丸’啊……”

韩敏见她这副模样简直想把她掐死在柜子里，朝她头上拍了一下，“你有没有神经啊？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你还惦念他家的凝香丸？”

深夜，时钟滴答滴答的响着。韩敏面无表情地盘腿坐在床上，打着电筒看着一本书，被电筒光照得怪模怪样的脸上现出诡异的坚定。

什么叫我“好好地睡一觉，明天精神焕发地去见人家小伙子”，哼！我今天偏偏一夜不睡，还打着手电筒看书，非把自己熬得丑陋憔悴，让人一看就跑不可！你当我是什麼？木偶吗？相，相，相你个大头鬼啊！

第二天大早，韩妈妈兴冲冲地来叫韩敏起床。“啊——”一看到她的脸，韩妈妈就爆发出一声尖叫。韩敏正一脸傻笑地看着她，眼圈赫然像被炭笔描过一样黑。

“你昨天晚上在干什么啊！”韩妈妈简直是在咆哮了！

“我……我因为激动过度，昨天晚上没睡好……”韩敏拼命忍住笑，心里满是小把戏得逞后的惬意。

“你……你……”韩妈妈显然不相信韩敏的说辞，但此时相亲要紧，也顾不上发脾气。她拉着韩敏就直奔老姐妹开的美容院而去。老姐妹一看这种情况，二话没说，打开化妆盒好一番挥洒。一个小时过

后竟把韩敏的黑眼圈遮得丝毫不见，连她那因熬夜而变得灰暗枯涩的皮肤也抹得雪白发亮。一切停当之后韩妈妈一边气冲冲地嘟囔着“回去再收拾你”，一边拉着韩敏直奔约定的茶馆而去。

一进茶馆，韩敏就看到临窗的位子上有一个老妇人高兴地朝她们挥了挥手。坐在她身边的是一个挺清俊的小伙子，方正白净的国字脸，清秀周正的五官，加上一头整齐的短发，算得上是女孩子们眼中的帅哥了。

因为他并不令人讨厌，所以韩敏看到他时表情比较温和。而他却脖子猛地向后一梗，露出一副万分惊骇的表情，就像被人强迫吞下了一整只鸡蛋，弄得韩敏惊喜莫名：自己哪个地方先声夺人了？

韩敏和妈妈一落座，那小伙子就在位子上微微挪动起来，做出不适的姿态。韩敏早已准备好如何让他反感，张口就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哎呀！”韩妈妈悄悄打了她一下，“我昨天不是告诉你了吗？”

“啊，有吗？”韩敏赶紧回忆。对哦，好像老妈在厨房洗碗时是絮絮叨叨地说了对方的各项条件，可是她当时满腔怒火，加上又挂念柜子里的白芳芳，硬是一个字也没听见。

“我是警察。”小伙子显然很不耐烦，但语气还是温和的。韩敏却差点儿被这句话砸昏过去：什么？警察？天哪！怎么这么巧？！

小伙子的妈妈适时地用胳膊肘捅了捅他。小伙子看了他妈妈一眼，喉结艰涩地动了一动，吐出几个又湿又冷的字，“不过是从事内勤工作的。”

韩敏本想紧接着问他工资怎样，有没有房子等，做出一副拜金女的样子来吓退他，没想到听到他是警察后完全没有了锐气，早已准备好的话竟然一句都说不出来。

小伙子忽然站起身来，把韩敏吓了一跳。在这一瞬间竟出现了他要抓捕她的幻觉。原来他只是要去洗手间。小伙子离座之后韩妈妈立即尴尬地朝小伙子的妈妈笑了笑，把韩敏拎进洗手间，又跟她交代了

一遍：这小伙子叫楚飞，是干内勤的警察，今年二十六岁，身高一米八.....

第8节：第三章 暗中调查(1)

第三章 暗中调查

可是豆蔻年华的女人，发现一个男人对她有好感后，心里是不可能没有感觉的。这种感觉暖暖的、融融的、晕晕的，不很清晰，却让人心烦意乱。

楚飞此时正躲在洗手间里给朋友打电话，电话一接通他就粗声粗气地说：“喂！大牛！你在干吗呢？”

电话那头被称为大牛的人爽快地应道：“我正在城东扫黄呢。哎，你不是正相亲吗？”

一提相亲楚飞的语调就沉了下去，诉苦般地对大牛说：“哎呀，别提了，看来这次相亲又完了。”

“怎么了？哎，我跟你说啊，你的要求可不能太高……”

“什么我要求不能太高啊。我跟你说，她那张脸抹得像白炽灯一样，我根本不敢猜她瞒了几岁……”

等楚飞回到座位上的时候，韩敏她们也回来了。韩敏思忖着怎么继续破坏气氛，下意识地把一直放在膝盖上的手放到了桌子上。楚飞看到她手上的那枚大钻戒，目光里忽然爆出了火花。

韩敏轻轻地咬住了嘴唇，想到了一个很促狭的办法。她借口上厕所，到洗手间把脸上的粉洗了个干净，然后扬着她那张眼圈乌黑的脸，一面叫着“轻松了，轻松了”，一面大大咧咧地往他们面前一坐。不过说真的，把脸上的妆洗掉之后，她真的放松多了。

楚飞和他的妈妈果然露出惊讶的神情。韩妈妈则差点儿闭过气去。韩敏故意装作懵懂不知的样子，说：“我的脸哪里奇怪吗？”心里却期待着楚飞落荒而逃。

没想到楚飞坐在位子上根本没动，倒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然后微笑着问：“怎么？不喜欢化妆？”语气倒亲热友好多了。

“是……是啊，”韩敏没料到会是这种情况，只好跟着感觉走，“我最讨厌黏糊糊的化妆品粘到脸上的感觉了。”

“有个性！看来你一定很率真。你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吧？”楚飞笑嘻嘻地看着她的脸，用手指在自己眼圈旁轻轻点了点。

韩敏一看机会来了，连忙下狠话，“是啊，我平时不是这个样子。我只是昨天晚上看电影看晚了。我觉得不就是一次相亲嘛，没必要早早睡觉、提前美容之类地趁早准备。你说是吧？”哈哈，不把相亲当回事的女孩子最让人讨厌了，因为等于不把对方当回事嘛。

韩妈妈的脸都绿了，楚飞却笑得更开心了。他的眼睛亮闪闪的，倒像是对韩敏很感兴趣一样，又问她：“那你在看什么电影呢？”

“周……周星驰的电影……”韩敏的眼珠子乱转，尽量想让自己显得俗气些。

没想到楚飞并不在意，顺顺当当接上了话头，“哦，我也喜欢看。我觉得周星驰的电影看起来通俗，其实也有很深刻的内涵。比如《大话西游》就有很多对人生极深刻的思考……”

从这一刻开始，楚飞就滔滔不绝地和韩敏聊了起来，从电影到书，从书到经历，从经历到人生……韩敏一愣一愣地随便应和着，心里早已叫苦连天：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对我感兴趣了呢……这家伙什么品味啊！

相亲结束后楚飞并没有和妈妈一起回家，而是直奔警局，冲进办公室就打开了电脑。电脑屏幕上赫然出现的是白芳芳的照片。他把白芳芳的手局部放大，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冷笑起来，“我就觉得那个戒指眼熟……”

他可不是什么干内勤的，而是在重案三组办大案，碰巧还是负责张鸿图案的警察之一。他妈妈不让他说实话是怕他因工作危险而找不到对象。倒霉的韩敏，这次偏偏撞到枪口上了！

见楚飞跟韩敏相谈甚欢，韩妈妈特别高兴，犒赏韩敏的菜做了一个又一个。她仿佛已经看到了韩敏披上婚纱的样子——目光可真够超

前的。

韩敏一面吃着美味的菜肴一面偷偷苦笑。她对男性早已失去信心，加上她现在身份特殊，绝不能招惹警察，所以她对楚飞深恶痛绝。可是豆蔻年华的女人，发现一个男人对她有好感后，心里是不可能没有感觉的。这种感觉暖暖的、融融的、晕晕的，不很清晰，却让人心烦意乱。她就带着这种感觉沉沉睡去了，在梦里仿佛又看到那只放开了她、同时导致她放弃了爱情的手。

睡梦中的韩敏忽然感到一股热乎乎的湿气喷到脸上。她睡眼惺忪地睁开眼睛，忽然看到老妈表情阴森地盯着她的脸，简直像个巫婆。

第9节：第三章 暗中调查(2)

“哎呀，天哪！”韩敏被吓得差点儿从床上跳起来，“妈——你这是干吗？”

老妈脸上阴森的表情丝毫没变，还朝她凑近了些，眼睛瞪得更加吓人，“我跟你说啊，你爸回来了！”

“什么？”韩敏觉得不可思议，心头也感到一阵凉意，“我爸不是十年前就死了吗？”

老妈脸上的肌肉剧烈地一颤，忽然露出诡异的笑容，低声说：“是啊。是你爸的魂儿回来了！”

“什么？”韩敏感到一股冷气通过身体，一时间只觉得头皮发麻——这不会是真的吧……可是老妈怎么一副亲眼见到的样子？韩敏小心翼翼地问：“你见到了？”

“是啊！我就是见到了！”听老妈说出她真的见到“老爸的魂魄”了之后，韩敏背后出了一层冷汗，思绪也变得混乱起来，呆呆地听着老妈神神道道地叙述她的“见鬼过程”。

“我昨天夜里啊，不知怎的睡不着。就在半睡半醒、迷迷糊糊想起来喝杯茶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人影，隐隐约约地在厅里晃。我嗖的一下被吓醒了，冲到客厅里一看——哎呀！”韩敏吓得浑身一抖。韩妈妈继续说：“客厅里什么人也没有，摆在你爸照片前的水果却少了几个。家里门窗都关得好好的，肯定不是小偷。哎呀，肯定是你爸预感到你快要结婚了，特地回来看看……”说到这里她开心地笑了，接下来就开始胡扯了。

韩敏露出惊讶和迷惑不解的表情，眼珠子转了几转之后忽然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不由得怒气勃发，脸色也由白转红。她胡乱地跟着老妈哼哼哈哈，等老妈出去买菜后，她把白芳芳从柜子里拎出来就训，“你没脑子啊你？！夜里干吗出来乱跑？”

白芳芳虽然知道在人屋檐下，必须要低头，可这时也忍无可忍了。她激动地挥舞着双手，大叫：“你说得容易！什么‘待在柜子里不要出来’啊！你那个柜子里又窄又闷，我一个大活人怎么待得住？还有，你每天就给我一点儿吃的、喝的，晚上又睡得像死猪一样。我饿了渴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除了自己去找东西吃还能有什么办法？”

“那你也不能吃我老爸的供品啊！”

“它就放在我眼前啊！”

“算了算了，”韩敏恨恨地揉了揉头发，“我重新给你找藏身之地！家里是不行了，得在外面找！”

白芳芳浑身一震，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如果你要出卖我，我一定说是你……”

“放心啦，放心啦！”韩敏忍不住吼叫着打断了她，“我绝不会出卖你的！”

韩敏立即出去选地址，争分夺秒地跑了一天之后，把地点暂定为本市某个烂尾楼的某间空屋里。一到傍晚，她就教唆老妈出去打牌，然后就给白芳芳收拾东西，准备掩护着白芳芳搬家。吃的喝的用的很快塞了一大包，韩敏让白芳芳在屋里候着，自己先下去探路——幸亏她出去探了一下路，否则真的万劫不复了。

楼道里黑漆漆的，韩敏下了几层楼，觉得应该挺安全，正打算回屋叫白芳芳出来，没想到一头撞到一个结实的胸膛上。她慌忙抬头一看，差点儿吓瘫过去——眼前这个人剑眉薄唇，正似笑非笑地看着她，不是楚飞是谁？！

“哦……没有黑眼圈的你果然很漂亮啊，我没有猜错哦！”楚飞调侃地说，看起来就像只笑嘻嘻的猎犬。

韩敏虽然怀疑他这么晚来这里是因为发现了什么，但还是乐于抱着他什么都不知道の侥幸心理。于是她勉强笑着，希望能蒙混过

关，“这么晚了你来这里干什么？我们刚见了一次面，还没有确定关系呢。”她故意说得如此暧昧，希望能让他感到难堪，乖乖走人。

没想到楚飞丝毫不为所动，暗示似的朝她的手上看了一眼，说：“你的戒指也很漂亮。”

韩敏下意识地朝手上看了一眼，顿时如雷轰电掣般明白过来，脑子里嗡的一声乱了，忽然困兽犹斗般揪住楚飞的领子，脸上现出了“打死也不松开”的无赖凶狠样。楚飞倒被她揪愣了。其实他还不不敢确定那枚戒指就是白芳芳的，更不敢认定白芳芳就藏在韩敏这儿，这次顶多是调查试探，既没有带搜查证（也批不下来），也没带同伴。现在韩敏的反应虽然已经证明白芳芳就藏匿在这里，但事态已进入僵局。虽然韩敏只是个女孩子，他要撂倒她也很容易，可她如果大叫起来，惊跑了白芳芳可就麻烦了。楚飞想到这里，只好小心翼翼地注视着韩敏的脸，试着稳定她的情绪，“不用这么激动吧.....”

第10节：第三章 暗中调查(3)

“不激动怎么办？”韩敏鼓着眼睛盯着他，一副被逼到墙角的模样。

楚飞知道她的潜台词是——我还有什么出路，于是忙试探着说：“你可以劝劝她……。”

韩敏虽然被吓得脑中一片空白，但不代表她的脑子已经没用了。相反，她的每个脑细胞都处在高度紧张状态，稍一提示就能举一反三。就在楚飞的话音刚落的时候，她忽然有了一个全身而退的办法。她放开了楚飞的衣领，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露出夸张的亲热神情，说：“我正要去找你呢，警察同志！”

“啊？”楚飞被吓了一跳。

韩敏继续一副见到组织见到党的神情，“其实我早就想带她去自首的，只是她情绪不稳，我怕会出什么意外，所以才暂时把她藏匿在家里，等她情绪稳定了再通知你们。现在你们自己找来了，正好！她正在屋子里收拾东西呢，准备往另一个藏匿地点转移，应该没什么防备，我马上带你上去拘捕她！”

楚飞被她说得一愣一愣的，等她把话说完后才反应过来，“哦……哦！”

韩敏转身就要往楼上蹿，忽然想起了什么，微微把脸侧过来，现出哀伤的样子，“只是这样她一定会记恨我呢……。”这是必要的暗示。这样白芳芳被捕后，即使说她是受了韩敏的教唆，警察也会认为这是她因记恨而如此说的。其实说到底她也没有教唆过白芳芳，间接教唆终归只是间接的，定不了罪，不过还是趁早全推干净比较好。

“哦……哦！”楚飞不由自主地微微侧过了脸，颇为惊讶地看着她。他知道韩敏这是在见风转舵，而韩敏这副变色龙的德行让他非常惊骇。

“啊.....还有！”韩敏又把那枚大钻戒脱下来，递给楚飞，“这是她拿来贿赂我的！”手伸出去一半忽然想起来是什么，朝楚飞打量了几眼，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你.....是干内勤的吧？可以接受证物吗？”

楚飞微笑着说：“你放心，我不是干内勤的。我是重案组的，正负责这个案子！”

韩敏一惊，顿时感到有无数冷汗蚂蚁般地爬下后背。天哪，正撞到枪口上.....忽然省悟他的那些示好，甚至整个相亲都是他的办案手段，顿时感到非常愤怒和失望。她真想扑上去掐死他，但现在还得依靠他结束自己“教唆犯的生涯”，所以只好忍下。

韩敏把楚飞带到了门口，然后面朝一个角落蹲下了。不知为什么，她现在心里特别有负罪感，以至于不敢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楚飞敲了敲门，门开了。几秒钟之后就听到白芳芳大声嘶号。楚飞顶多是把她铐起来而已，可她硬是叫得像杀猪一样。韩敏藏在角落里，用力地堵住耳朵。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负罪感，其实归根结底她并没有错。她听着白芳芳的嘶号声由近及远，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也许她很快就能理解我的.....我毕竟没有错嘛.....

楚飞带着韩敏到看守所去看白芳芳。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白芳芳一见到韩敏就像疯了一样冲了过来，跟在她身后的法警好不容易才抓住她。

韩敏见白芳芳这样脸顿时灰了，但还是尴尬地笑着，想为自己争辩几句，“你不要这样嘛.....我也是不得已.....再说现在还没提起公诉呢，结果还不确定.....”

白芳芳却根本不听她说话，只在那里乱吼：“我是不会放过你的！我没有杀人！你和那些警察，还有张家的那些人，全都合起伙来害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我要变成厉鬼，每天晚上都到你们床前喝你们的血.....”

从看守所出来，楚飞见韩敏低着头黑着脸，一副沮丧无比的样子，便柔声安慰她，“你也不用自责，等她想明白后就好了.....”

韩敏咬着嘴唇点了点头，然后斜着眼偷看了他一眼。她对他上次的假意示好一直很恼火，本不想理他的，可又感到在这混乱的事态中，只有他可以依靠一下，这种心情矛盾而混乱。现在见他的软语安慰，对他的依赖心暂时战胜了反感。

她忍不住问了心中一直想问的问题，“你认为.....白芳芳真的是凶手吗？”

楚飞沉默了片刻，然后非常有技巧地答道：“从目前看来是这样。”

“那.....你能告诉我.....你们凭什么判断她是凶手的吗？”

“我们的纪律不允许我向任何人透露。”楚飞的语气斩钉截铁。

“是吗？”韩敏垂头丧气地低下头，一声不吭地走了。

整整一夜韩敏都在翻来覆去，脑子里一直都是白芳芳那句“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这句话像条毒蛇一样在她的脑子里钻来钻去，让她一刻都无法安宁。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负罪感呢？她应该没做错啊？

到天亮的时候她忽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要自己把这个案子调查清楚！其实她也没觉得白芳芳是无辜的，只是自己教唆的嫌疑和后来出卖白芳芳的行为令她有负罪感，逼迫她非把事实调查清楚不可。

第11节：第四章 张家小开(1)

第四章 张家小开

张家的游泳池看起来格外深，方方正正像个深不可测的大口。池里的水在夜里看起来是黑色的，像有生命一样诡异地涌动着。

张鸿图的家是一座价值几亿的豪宅，坐落在本市东郊。宫殿般的房子，连绵的庭院，被坚固的铁栏杆包围着。当韩敏顶着清晨的露水，偷偷潜入这里的时候，完全被这里的奢华惊呆了！之前她还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呢。她羡慕而又嫉妒地看着那大理石铺成的地面、汉白玉制成的喷泉，还有那耸立在朝霞里、如同仙宫一样的房屋，她把它们牢牢地记在脑海里，想日后把它们写进小说。嘿嘿，对她来说，这样的地方写进小说就是她的了。

从嫉妒与羡慕中醒过来后，她忽然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恐惧。她惊慌地看了看四周，恨不得缩到脚边的花丛里。天哪，她还真的潜进这里了！之前她只想着调查，看到有根铁栏杆坏了，空出一段空隙，就闷头钻了进来，进来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在做多么出格的事情。

她用力咽了口唾沫，在心里对自己说：“唉，没办法，既然进来了就开始调查吧。谁让自己敌不过负罪感呢？”

韩敏弯下腰，像个小猫一样朝房子摸去。

“喂！你是什么人？”不远处忽然传来一声断喝，把韩敏钉在原地。韩敏稳住已经开始发抖的腿，用力转过已经僵硬的脖子，发现一个满脸横肉的胖女人正朝她跑过来。

她是什么人？保镖？佣人？还是管家？不管了啦！不管她是什么人，撂倒自己都足够了！

韩敏看了看身前那绊腿的杂草，眼珠飞快地转了几转，忽然转过身朝那个胖女人冲去，一把抓住她的衣服哀求道：“我是勤工俭学的大学生！请你让我在这里帮工吧……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

“哎呀！你干什么啊？快放手！”胖女人又惊又怒，用力掰着她的手。

“你行行好，你行行好！”韩敏死死抓住她不放手，低着头偷偷地奸笑：她用的是反激法。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胖女人马上就会把她丢出去了。安全脱险！哈哈！

“你放手！我们这里不需要人！”胖女人咆哮着，竭尽全力地掰着韩敏的手。冷不防旁边有个清亮的男声响起，把胖女人和韩敏都惊呆了在那里，“吴妈！她这么想在这里干活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就让她暂时呆在这里吧！”

吴妈露出被主人责打的恶犬一样的神情，恨恨地推了韩敏一把，“便宜你了。”

韩敏呆呆地看向那个男人。只见他大约二十多岁，穿着贵得令人眼睛发亮的休闲服，乌黑的头发一丝不乱，长得也很帅，被红花绿草衬着在这里一站，简直像位摄影模特。

那人见韩敏看向他，友好地笑了一下。韩敏赶紧僵硬地回笑，心里快速地盘算着：在这里帮工也不错，虽然吃苦受累一点儿，但也许能更快地查出真相……

那人见韩敏回笑，竟挑逗似的动了一下眉毛。韩敏赶紧把头转过来，皱着眉头露出轻蔑的笑容：小开？虽然白芳芳曾把张家人说得阴险狠毒外加蛮不讲理，但这个小开却给她一个不错的印象，至少不觉得他讨厌。

韩敏回家向妈妈编造了去向，说这几天去朋友开的包食宿的培训班帮忙，然后就收拾了东西飞快地到张家报到。

第12节：第四章 张家小开(2)

原来那个吴妈是管家，她对韩敏的敌意显然还没有消散，眯着那双像用刀片在肥肉上划了两下的小眼睛，轻蔑地瞄着韩敏的学生证，“哟，还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呢，都毕业三年了啊。到现在还没工作吗？怪不得这么着急呢。”

韩敏低着头僵硬地陪着笑，心里恨不得迎面给她一脚。她在心里大吼：你知道什么！老娘大学毕业之后就当了自由撰稿人，已经写了几百篇文章了！虽然也不怎么样，但至少比你这个肥佣强！

但她受到的屈辱还没有结束。

“什么？你不会煮饭？”

“啊！你连洗衣服也不会？”

“擦地你都擦不干净？”

“天哪！你怎么把花瓶打碎了？你还能干什么啊！”

“好啦好啦！你就在厨房择菜吧。天哪！找来个废物！”

韩敏一脸郁闷地坐在厨房里择菜，身后是压低了声音的嘲笑声。没办法，虽然她已经二十五了，但什么家务都不会做。

这里的厨师不知是什么来头，做菜的时候，那手段跟变魔术似的，做出的那菜……简直香死人了！饭菜的香味像个调皮的妖精一样飘了过来。韩敏用力地咽了口唾沫，肚子裡的馋虫已经被勾引得乱跳，却不敢回头看一眼，怕自己一回头眼睛就挪不动了。

韩敏捧着一盘油光闪闪的龙虾，在走廊上走得格外慢。天哪，竟然还让她端菜。刚才闻着它的香味就已经受不了了啊！现在还让她和它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她真怕自己眼睛里伸出一张嘴来把它吃掉啊！

冷不防一声轻笑传来，韩敏一激灵，发现白天那个小开叼着一根烟，正站在不远处朝着她笑。韩敏赶紧收敛了馋相，低着头快步走进了饭厅。她现在知道了，这个小开叫张世君，是张鸿图的三孙子，年

龄比白芳芳还大。嘿嘿，不知道他对着比自己还小的白芳芳叫奶奶，会是什么感想？对了，这个时候他在饭厅外面干吗？抽烟？大概饭厅里不能抽烟吧。张家的家教很严哦。

韩敏把龙虾送进去之后就被赶了出来。真倒霉，她还想趁此机会仔细观察一下张家诸人呢，这下只看到饭厅里都是人了。听其他女佣说，张家是三代同堂，一共二十多口，相互之间感情并不浓厚，这次是因为张鸿图死了才暂时在这里聚齐的。

张家是家长制的管理模式，张鸿图死了，就由他的大儿子张鹏举顶上。可也有很多人不服，这些人聚在这里也有意图哗变的意味。现在张家的气氛很紧张啊，韩敏在这里恐怕不会平平安安。

“累死了累死了！这帮黑心鬼……”韩敏躺在分给她的狭小的楼梯间里的床上，一面揉着酸痛的身体一面骂骂咧咧。那该死的吴妈像是在有意刁难她，明知道她干活不行还指派她干这干那，差点儿把她累昏过去，都快没心思再调查了！

忽然响起了敲门声，韩敏不耐烦地打开门，只见张世君站在门口。韩敏连忙低头做出贤淑谦恭的模样，却发现他手里正拿着一个饭盒——竟然是龙虾！

韩敏不由自主地吞了口馋涎。张世君开心地看着她的馋相，温柔地说：“喜欢吧？白天我看你一副很想吃的样子，就特地给你送一份来。”

韩敏欣喜若狂，正要伸手要去拿，忽然想到这不会是他们吃剩下的吧？手只伸出一半就僵在了那里。

张世君似乎猜出她在想什么似的，笑了起来，“你放心，这是我叫厨师专门为你做的。”

“哦……哦！谢谢……”韩敏脸红了，本来该好好向他道谢的，这一羞惭倒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眼前这盒龙虾又馋得她没法思考了——算了！不管了，先吃了再说！

韩敏不好意思地朝张世君笑笑，毛手毛脚地打开盒盖。

“坐床上吃吧。”张世君此时的表情温柔得都要滴出水来。

韩敏毫不客气地坐下，用力地剥起龙虾的壳来。张世君悄悄坐到了她身边，盯着专心致志剥虾的她看了一会儿，忽然吻到了她的脸颊上。

韩敏被吓了一跳，连忙把龙虾放到一边，用手推他，“你干吗？”

“干吗？”张世君笑嘻嘻地重复着，竟伸手揽住了她的腰，身体也朝韩敏贴了过来。

第13节：第四章 张家小开(3)

“你干吗呀你！”韩敏急了，用力推他贴过来的胸口，却感到腰间一松。他竟飞快地松开了她的腰带！天哪！还不止是想亲亲搂搂？！

韩敏抓起身旁的龙虾，下死劲地按到他的衬衫上，他身上顿时汗水横流，不由得一怔。韩敏趁此机会从他的怀里逃了出来，站到门外，气急败坏地压低嗓子吼道：“你快出去！否则我就喊了！”

张世君无所谓地笑笑，站起来大模大样地走了出去，竟丝毫没有羞惭的样子。韩敏捂着还在乱跳的心口，惊骇而又鄙夷地看着他。原来这家伙让她进来工作是要对她下手啊！没想到现在还有这种无耻的少爷……天哪，他爷爷不是刚死没多久吗，他怎么还有心情做这些事……他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深夜。暗淡的月光照在白色的厨柜上，泛出晕白的光泽。厨房看起来就像一张饥饿的大嘴。而在这饥饿的大嘴里，正有一个饥饿的人在寻找可吃的东西。

其实韩敏充其量只是精神饥饿吧——换言之，就是嘴馋，但心里觉得不吃东西不行，和一般饥饿的人倒也没什么两样。都怪张世君，拿龙虾在她眼前晃，最后还没让她吃进嘴里，害得她肚子裡的馋虫发动暴乱，根本睡不着觉了！所以才半夜偷跑到厨房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好吃的。

真倒霉！那些像龙虾、鹅肝一样的高级菜肴一点儿都没剩下——她现在已经不在意剩菜了。唉，只从冰箱里找到几根冻得硬邦邦的鸡腿……

韩敏不甘心地把所有的橱柜都打开了，结果在橱柜的某个角落找出一个透明晶亮的玻璃罐，里面有很多红艳艳的丸子。

韩敏闻了闻，只觉异香扑鼻，便捏起一个尝了一下。嗯！好甜！还有股清新的异香。这个丸子真不简单，香气一波波地浸透千肢百骸，让人像躺在云端一样，全身舒坦……

当韩敏感觉到脑子晕晕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刚才竟然睡着了。她轻轻呻吟了一声，慢慢睁开眼睛，陡然倒抽一口冷气：有很多双眼睛正盯着她看！

韩敏慌忙打量了自己一眼，发现自己竟然背靠着橱柜睡着了，一只手里还拿着鸡腿！

围观的佣人们全用鄙夷的目光瞄着她，窃窃私语着，“哎呀……这可真是……”

“偷吃偷得太舒服了，竟然在厨房里睡着了……”

早已气得满脸通红的吴妈给她来了个狮子吼：“你到底是什么人？”

可怜的韩敏被罚独自择完所有用来腌制泡菜的大白菜，择呀择呀很快就择到了晚上。繁重的劳动和严重的饥饿，最能促使人反省自己的错误。韩敏又一次责怪起自己来：你呀你！怎么能在厨房里睡着呢？你这不是找麻烦吗？不过……也怪那个丸子，感觉太舒服了……啊！想到这里她猛然反应过来：不会是那个丸子有什么问题吧？对哦，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在含了丸子没多久就意识迷糊了，只记得丸子好香。

正在这时，碰巧有一个张家的女佣从她身边走过，韩敏赶紧叫住她，谄媚地笑笑，“大……大姐，今天早上我吃的丸子……是什么糖果啊？”

“不是糖果，是白夫人吃的凝香丸。以前她天天晚上吃的，现在用不着了，就收起来了。”女佣一脸鄙视，爱理不理地说。

什么？！韩敏怔住了。这就是白芳芳口中的凝香丸？可它怎么像催眠剂一样……是为了让她睡美容觉吗？韩敏忽然感到一阵寒冷，这么说……白芳芳在张家时每天晚上都睡得人事不省，什么都不知道？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这件事情有些不妥，甚至还有点儿恐怖。

韩敏总算把白菜择完了，此时已是星光满天。她来不及休息，放下白菜就溜到了游泳池边。她早该来看看了，毕竟这儿是一切开始的

地方。

夜晚的风飕飕地吹着，韩敏围着游泳池转了一圈又一圈。张家的游泳池看起来格外深，方方正正像个深不可测的大口。池里的水在夜里看起来是黑色的，像有生命一样诡异地涌动着。韩敏想起那天晚上张鸿图的恐怖表现，不禁一阵毛骨悚然，似乎感到张鸿图的灵魂正浮在水里窥视她！

不知是错觉还是什么，韩敏忽然听到水池里传来哗哗的划水声，身上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不由自主地转身就走。她刚转过头，就发现不远处有两个人鬼鬼祟祟的样子。

韩敏赶紧找了个角落藏了，偷偷地观察那两个人。从背影来看应该是一男一女，男的似乎穿着守卫的衣服，那女的则穿着一身白衣，腰身似乎异常单薄，脚步也特别轻盈，似乎随时会被夜风吹走。他们结伴一直走进了地下室。

要是平时，韩敏肯定以为他们只是一对偷情的狗男女罢了，但此时却觉得他们特别可疑，便悄悄地跟着他们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一片黑暗。韩敏藏到门边的一个角落里，借着手机的微光观察着。

地下室里空荡荡的，除了那些破箱子，根本没有人嘛！韩敏的汗毛刷的一下竖了起来。她一直躲在门口，如果有人经过她身边，她绝不会毫无知觉的。可是她刚才明明看到有人进去了……韩敏顿时感到毛骨悚然，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逃出了地下室。难道是幻觉？可是她的意识分明是清醒的……那两个人……到哪里去了？

第14节：第五章 变故横生(1)

第五章 变故横生

大厨趴在地上，已经不能动了。他的后脑上，赫然有一大团鲜血！他被人打了？怎么回事？这个花房里，还有别人吗？

韩敏一直跑到有月光的地方，坐下来定了定神。天哪，这个张家大宅鬼气森森啊！她忽然想起厨房还没有整理，如果被吴妈看到了又要挨骂。当她跑到厨房门口的时候，又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从厨房里跑了出来。这次她看清楚了，他的身躯庞大，动作也不够快——正是那个肉山般的大厨！

大厨的怀里抱了个透明的玻璃罐子，里面装着很多红艳艳的果子，看起来像是凝香丸。韩敏很好奇，便悄悄地跟在他后面。

只见大厨偷偷摸摸地进了花园，用带着的铁锹挖了一个坑，从玻璃罐里拿出凝香丸，往坑里扔。

“这可不行啊！”韩敏在心里惊叫一声，正要出来阻止他，却被他的表情吓住得一动也不敢动。是啊，大厨的表情太诡异了！

只见他脸上充满浓浓的忌惮，却又有着蛇一般的恶毒，只用两个指尖捻着凝香丸，一颗一颗地往坑里扔，就像那一颗颗丸子是蜷在一起的尸虫尸体一样。韩敏感到喉头一阵发痒，胃里也似乎开始翻江倒海——她不久前才刚吃了一个啊，虽然吃的时候没觉出有什么问题，可是他的表情……实在是……

大厨扔到第五个的时候，忽然停止了动作，对着坑里的凝香丸看了一会儿。那神情真像怕丸子会变成虫子爬出来咬他一样。接着他忽然端起罐子，一下把罐子里所有的丸子都倒在了坑里面，然后拿起铁锹，竟是想铲碎它们！

“别……”韩敏忍不住惊叫出声。大厨立刻像恶狼一样朝韩敏藏身的地方看了过去。韩敏一时恨不得钻到地洞里去，但此时躲也躲不过了，干脆站了出来，“这可是女主人的东西哦。你把它们偷出来，还要

毁了它们，想干什么？”韩敏冷笑着对着他，装出一副什么都不怕的样子。

而大厨也只是惊慌了片刻，很快便冷静下来了。他倨傲地抬起头，冷笑着看着她，完全没把她放在眼里。

韩敏微微有些慌乱，眼珠开始乱转，但仍强作硬气地问：“在我看来这里面像是有阴谋呢，你愿意痛痛快快地跟我说吗？”

大厨哈哈大笑起来，轻蔑地斜睨着她，“小丫头，奉劝你一句，光干活别管事。胡乱管你管不了的事情，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韩敏的脸顿时灰了，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她本来就是色厉内荏。

大厨看都没看韩敏一眼，拿起铁锹，刷刷地把凝香丸捣了稀烂，然后拿出一小瓶煤油倒在坑里，又燃了根火柴扔在油上。韩敏只能在一旁看着，无能为力。

大厨把烧得一塌糊涂的凝香丸拿土盖了。他拿起铁锹，狠狠地瞪了韩敏一眼。韩敏害怕了，不由自主地避到一边，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去。

这家伙肯定有问题！但她实在不敢去拦他……没办法，先调查他周边的东西……对了！说起来，每天夜里……

第15节：第五章 变故横生(2)

富人都怕遭贼，张家人也是一样。而豪宅最大的弱点就是不好防盗，因此他们只有在房子的各个门窗装上电子锁，还在各个公共地方装上摄像头，由一个监控室专门监控。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装有摄像头，比如案发地点——游泳池，所以才会给韩敏添了这么多麻烦。

一天到晚守着看录像显然是很枯燥的，因此也就别指望看录像的守卫孙松一直全神贯注。这不，他现在就一边吃着零食，一边哼着不知名的歌。韩敏在外面低头擦地，静静地听着他唱歌。趁人不备的时候，她飞快地靠到门边，从嘴里拿出一块口香糖，粘到了锁头上。

到了下班时间，接班的守卫还没有来，孙松把门带上就走了。等他走远后，韩敏奸笑着扔下抹布，伸手便去拉门。门竟然悄无声息地被她拉开了！原来是口香糖抵住了锁舌，门并没有锁上。嘻嘻，这是她从侦探小说上学来的，帅吧？不知是不是兴奋过度，她忘记了一个重要的感觉：刚才守卫孙松与她擦肩而过的时候，她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韩敏溜进监控室，手忙脚乱地开始在监控台上操作。她对每天晚上白芳芳熟睡后张家到底发生了什么非常在意，本能地感觉其中可能有文章，如果想要弄明白，就只有查看这个监控室的录像了。

因为时间紧迫，韩敏紧张得双手直颤——换班的守卫马上就要来了。结果忙中出错，竟把录像带调到了一个月之前——那时候案子还没发生呢。韩敏正要把带子关掉，忽然瞪大了眼睛不动了：

她在录像带里看到了张鸿图！正穿着睡衣，踏着不变的节奏，迈着僵硬的步伐，像个僵尸一样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走，然后找了个地方蹲了下来，开始伸胳膊伸腿，然后晃动脑袋！

这和白芳芳说的出事那天晚上一样啊！

韩敏瞪大了眼睛想再看清楚，冷不防背后一个男声响起，“你好啊，大侦探！”

韩敏吓得差点儿从监控台上滑下来，回头一看，张世君正笑吟吟地看着她。

韩敏脑中嗡的一响，浑身都麻木了。但她并没有就此失去应变能力，嘴里还在胡扯，“什么大侦探啊，少爷，我只是对这里感到好奇而已，呵呵呵……”

“你不要装了！”张世君眉毛一挑，简直要从心里笑出来，“我知道你是我那个小奶奶的朋友，到这里是想帮她洗冤的，对不对？”

韩敏顿时如遭雷打般僵了。张世君坏笑着看着惊呆了的韩敏，走到监控台边，在上面拍了拍，“你知道吗，我也是多亏了它才揭开你的真面目呢，婚礼那天的带子也存在这里哦。我第一眼见你就觉得眼熟，恍惚想起好像在婚礼上见过你，到这里来一调带子，就看见你在大吃特吃，哈哈！”

韩敏的脑子顿时木了。怪不得他这么有恃无恐地骚扰她，原来是有备而来！

张世君笑得更开心了，“本来我还不确定你到这里来干什么，等大厨对我说了你昨天晚上的那番表演，我才明白你是到这里当侦探来了！”

韩敏惊慌地看着张世君，脸不知不觉地绿了。她这当的是什么侦探啊，一直被这个色狼玩弄在股掌之间！不过，听这个色狼的口气，他好像和大厨很熟，大厨连自己偷凝香丸的事情都告诉他……如果这个丸子和案子有联系的话，那他肯定知道什么！

张世君笑吟吟地继续说着，“你知道吗？在婚礼上我也曾注意过你，你拒绝的那个家伙是我的表哥。他是最讨厌的人，一直认为自己在追女人上所向无敌。而你拒绝了我最讨厌的人，我就觉得你很可爱……”

“你知道什么，对吧？”韩敏忽然打断了他。他刚才的话她一句都没听进去，光顾着想案子去了。

张世君觉得有些扫兴，收起了笑容，调侃地说：“是吗？”

“你认真一点儿啊！这可关乎你爷爷的死因啊！”虽然知道自己处境堪忧，韩敏还是忍无可忍地露出了怒容。不管他爷爷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他的态度也未免太轻松了吧？是不是狼心狗肺啊？

张世君眉头一紧，表情终于正经了一些，“那你希望我知道什么？”

第16节：第五章 变故横生(3)

韩敏被这句话噎得一怔，停了片刻之后才想出应对的话，“好的，你现在不需要告诉我我什么，你和我一起调查吧！”

张世君的脸上露出嘲弄的神情，忽然低下头说了几句话，声音细微，几不可闻，“我才不想知道他们的事呢。人生在世，管好自己就够了，别人的事知道得越少越好……”

“什么？”韩敏没听清。

“没什么！”张世君哈哈一笑，朝她摆了摆手，“我可没空参与你的游戏！你自己慢慢调查吧！”说罢冷笑着走出门去，把韩敏一个人晾在监控室里。韩敏感觉到很愤懑，也更迷惑：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哪？

被张世君打扰之后韩敏不敢在监控室久留，剩下的带子也没敢看就溜了。之后她总是心神不宁，午休时还是决定再溜进监控室去看看，没想到刚出门就有一个纸团打在了她的肩膀上。她茫然地接住，发现一个肥胖的身影匆匆离去。

是大厨？他约自己晚上十点钟去面谈，难道是关于案件的事情？

晚上十点，韩敏拿着纸条准时到花房赴约，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她随时准备逃跑。

“请问你约来我干什么？”韩敏强作镇静，沉着嗓子说。

大厨露出调侃的神情，哈哈大笑起来，笑够了，才挤眉弄眼地说：“你不是想调查吗？”

“你是想告诉我有关案子的事情，对吗？”韩敏的脸都绿了，但尽量让自己不慌张，“那就请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凭我知道的这些，已经足以引起警察的注意了！如果我把这些告诉警察，让他们来调查你们，后果就不是很妙了吧？”

“哦。”大厨看起来心怀叵测。

韩敏紧紧地盯着他，决定加以利诱，“不过，如果你告诉我，我可以考虑真相大白时在警察面前为你们打掩护。到底怎么做比较好，你

自己选！”这显然是骗他的，不知道他会不会识破。

大厨的眼珠溜来溜去，嘴角却浮起一丝奇怪的笑容，“那好吧，我先给三少爷（张世君）打个电话。”

韩敏以为他是要和张世君一起招供，感到很惊喜，可是很快又觉得有些不对头。他的反应……好像不对啊。

大厨转到一排攀爬着花藤的栏杆后面，打开了手机嗯嗯啊啊的。韩敏觉得自己应该也走到栏杆后面监视他，可又不敢——如果他情绪波动戳她一刀咋办？正在犹豫的时候，忽然听见栏杆后面一声闷哼，接着便是一个重物倒地的声音。韩敏吓了一跳，赶紧转到栏杆后面，当即吓得全身僵直，动弹不得。

大厨趴在地上，已经不能动了。他的后脑上，赫然有一大团鲜血！他被人打了？怎么回事？这个花房里，还有别人吗？

忽然一声惊叫传来，韩敏如遭电击般朝声音的方向看去，发现张世君出现在花房里。只见他惊骇万分地跑到大厨身边，摸向他的颈动脉，然后抬起头来——他这张脸是韩敏目前为止看到的最恐怖的脸。不是因为他的长相，而是因为他嘴里说的话，“他死了！”而他接下来的话更加恐怖，“是你杀的吗？是因为他拒绝告诉你想知道的事情，所以你就把他杀了吗？”

韩敏像被人抽了一鞭子一样跳了起来，双手用力挥舞，“你别乱猜啊！我什么都没做……”“是吗？”张世君阴险地笑了笑，“可是这里除了你没别人啊，怎么看你都是凶手哦。”

“啊！”韩敏呆住了，那张粉若桃花的脸瞬间变成了土色。

张世君邪气地笑着，慢慢接近因惊慌而变得楚楚可怜的韩敏，忽然伸手解开了她的一个衣扣，轻轻地说：“要我相信你的无辜……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韩敏简直要晕过去了。她知道张世君的意思，他这是要她拿贞操来换包庇！不禁在心里大骂起白芳芳来：你这个死女人！你要死要活

自己一个人折腾就行了啊！干吗要拉上我？！因为你，我不仅成了教唆犯，还要失去贞操啊！

“小心点儿，不要发出声音，被人发现就不好了哦！”张世君让韩敏擦掉所有的脚印之后，拉着她往自己的房间走去。他握着韩敏的手的那只手并不紧，韩敏却觉得自己像被铁钳钳住了一样动弹不得。不知是被吓坏了还是怎的，她竟失去了思考能力，浑浑沌沌地听从张世君的摆布。这份混沌直到张世君关上房间时才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惊恐。

张世君似笑非笑地走向她，一步一步把她逼向床边。韩敏已经无路可退了，但她并没有像电视里演的那样软软地倒在床上，而是如僵尸般僵直地站在床边，不动了。

“不要害怕，”张世君看出了韩敏的僵硬，用手轻抚着韩敏的下巴，表情倒是深情温柔得不得了，“我会慢慢来。”说罢冷不防把韩敏推倒在床上。

“嗯……”韩敏咬紧嘴唇，手指紧紧地抓住床单。她并不是不想反抗，而是还没明白该怎么做。

他慢慢地撩开韩敏的衣襟，轻轻吻着韩敏的脖子。韩敏一阵抽搐，对他的排斥感更加强烈，大脑倒在生理反应的作用下加速运行起来。

等一下，按照常理，男人不可能对犯下杀人案的女人不怀有一点儿恐惧……更奇怪的是，他一发现她有可能杀人就立即提出要占有她，中间没有丝毫停顿。不管怎么说，大厨也是他的朋友啊，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儿犹豫，简直像事先谋划好的……对！就是事先谋划好的！

韩敏刷的一下瞪大了眼睛，从床头捞起一个烟灰缸，狠狠地砸到张世君的后脑上。张世君猝不及防，站起身捂住后脑。韩敏则飞快地从床上滑了下来，迅速缩到一个角落，又捞身旁的一个花瓶，紧紧地握在手里。

“你干吗啊！”张世君恼怒地抬起头来，见韩敏一副准备鱼死网破的表情，连忙尴尬赔笑，“怎么了？我弄痛你了？”

“你不要再装了！”韩敏颤抖着声音说，“是你杀了大厨是不是？就为了设局占有我！”她并没有仔细分析，只是觉得从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最大。

“不，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张世君陪着笑，想慢慢地接近韩敏，但见她一副随时要将花瓶砸过来的样子，只好停在原地，苦笑着说出了实情，“我哪儿敢杀人啊？我只是跟大厨谋划了一下，准备跟你开个风流的……小玩笑！”

天哪！韩敏此时非常想把手中的花瓶砸向他。这还小玩笑？！他，他脑子是怎么长的啊？

第17节：第六章 连环杀人事件的开始(1)

第六章 连环杀人事件的开始

韩敏懊恼地把铅笔盒和橡皮推到一边，趴到桌子上。极度的疲倦和深深的沮丧使她的意识很快模糊起来，朦朦胧胧之中，她似乎看到张鸿图迈着僵硬不变的步伐朝他走过来……

“我说过是开玩笑的嘛。”张世君苦笑着来到花房门口，皱着眉头看着身后一脸严肃的韩敏。不知是不是被惊吓得太厉害，韩敏非要亲眼看到大厨是活着的才愿意相信。

“瞧，他已经不在那里了……”张世君胸有成竹地往大厨趴的地方一指，却尴尬地愣在那里：大厨分明还在那里趴着嘛！他有了不祥的预感，但还是笃信着不会有事。他走到大厨身边，开玩笑似的用脚尖踢了踢他，“起来啦。在地上赖着干吗？地上有金子吗？”

他的脚尖刚碰到大厨的身体就如遭雷击般僵住了。因为他看见大厨除了头上糊的那团番茄酱之外，身下还有一片红，那片红正在不断地扩大，透出呛人的血腥味。

韩敏顿时感到一股凉气从心底直蹿上来，脖子也不自觉地伸长了，接着如腾云驾雾般跳了起来，一溜烟儿地冲出了花房。

救命哪！真的杀人了！赶快报警！

楚飞皱着眉头看着一脸沮丧的韩敏，斟酌了再三才开口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韩敏现在沮丧到了极点，她现在算是正式卷入人命案了。

“你叫我怎么说你好……”

“随便你怎么说……”

韩敏如此说倒让楚飞不忍心再责备她。他静静地看着因极度沮丧而无比落寞的韩敏，忽然觉得此时的她楚楚可怜，不由得打量起她来。

“啊！”楚飞的脸忽然红了，期期艾艾地指了指韩敏的手臂，“这.....这里.....”

韩敏一低头，也羞红了脸，连忙将滑出肩膀的胸罩带子塞进衣服里。她刚才只胡乱把外衫扣上，竟忘了胸罩还敞着。

韩敏恨恨地朝罪魁祸首张世君瞪了一眼，没想到他此时还是笑嘻嘻的——难道还不在于？真是要命了！

楚飞眉毛跳了一跳，忽然觉得这个张世君无比碍眼，便在推他进警车的时候重重地按了一下他的头，“进去！”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

第18节：第六章 连环杀人事件的开始(2)

韩敏被带进警局之后一直心惊肉跳。花房里也是没有装摄像头的，案发时那里发生了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楚。她觉得自己这次脱不了关系了，没想到事态进展竟出奇的顺利。警方很快就确定，大厨是在韩敏被张世君拉走之后被杀的。因为现场没有他们的脚印，只有一串残缺模糊的脚印，经鉴定属于第三人。而且大厨是被人用类似餐刀的锐器刺死，伤口是斜向上纵深入体，也就是说凶手是站在他身体的下方朝他行刺，那么凶手应该比他矮很多。韩敏和大厨差不多高，张世君更是比大厨高了半个头。

当楚飞对韩敏说“你可以走了的时候”，韩敏竟有些不敢相信：警方这次居然这么快就弄清真相了，那在白芳芳的案子上为什么这么磨蹭？当楚飞送她出警察局大门的时候，韩敏忍不住问：“你们这次为什么效率这么高？”

张世君远远听见她向楚飞发问，嘲弄似的耸了耸肩膀，然后扬长而去。他今天的行为算得上是强奸未遂，但韩敏忽略了这个问题，连警察也忽略掉了——有钱有势的人就是不一样啊。

楚飞脸上一抹红云转瞬即逝。他显然有些恼怒，但还在竭力忍耐，“请你别太不信任警察了！福尔摩斯的时代从来都没在现实社会里存在过！警方是有充足的理由怀疑白芳芳的，这些理由结案之前不能透露，等到结案之后就会向社会公开！”

韩敏感觉到了他的愤慨，连忙收敛了一些。楚飞丢下她生气地朝警局大楼走去，走了几步忽然转回来，严厉地加了一句，“以后不许再自作聪明自己调查！否则出现什么意外的话警方不一定能保护你！”

韩敏撇了撇嘴，一言不发地扭头就走。不自己调查？才怪！现在已经不仅仅是白芳芳的问题，她自己也卷进来了，不把这个案子调查清楚已经不行了！

回到家的时候，她老妈正站在门口叽里哇啦地和楼上的邻居吵架，说楼上的水管子漏水淋湿了家具，要他们修理兼赔钱。楼上的不甘示弱，说这是开发商的责任，不应该找他。韩妈妈和楼上的吵得不可开交，见韩敏回来也只是看了她一眼，随即转过头继续吵架。

韩敏觉得更加心烦，走进房间之后在桌子上摆上铅笔盒和橡皮，指代花房、她、张世君和大厨，模拟案件发生时的场景，一点点地回忆分析，却毫无头绪。因为她不了解张家的人员结构，无法展开推理。哎呀！真是笨呀！怎么不把所有的人都调查一遍呢？还是没有当侦探的素质啊……

韩敏懊恼地把铅笔盒和橡皮推到一边，趴到桌子上。极度的疲倦和深深的沮丧使她的意识很快模糊起来，朦朦胧胧之中，她似乎看到张鸿图迈着僵硬不变的步伐朝他走过来……

“啊！”韩敏惊叫一声坐了起来。她回想着梦中的情形，愣了片刻，忽然坐到电脑前飞快地打开网页，在搜索栏里打入这两个字：梦游。

是的，梦游，张鸿图很像是在梦游！虽然他的动作不是梦游症患者的典型动作，但从他在不同场合重复这个动作来看，很有可能是在梦游。

如果他是在梦游的话，那么那天晚上完全是个意外！白芳芳刚嫁进张家，又因为每天晚上服用凝香丸而睡得人事不省，根本不知道张鸿图会梦游。那晚可能因为生气而没有服用凝香丸，这才发现张鸿图半夜里在游泳池边走动，一时好奇便去拍张鸿图的肩膀，使张鸿图受到惊吓……

她把鼠标慢慢移向页面的左下角，选中一行字，那里写着：梦游者在梦游过程中绝不可受到惊吓，否则会因受到过度刺激而情绪失控，躯体也可能会抽搐痉挛，进而导致肢体失控，甚至会导致昏厥。

白芳芳拍到张鸿图的肩膀的时候，肯定让他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才会发生像见了鬼般的惊叫。白芳芳受到惊吓之后逃离，他却因抽搐

导致肢体失控而掉进了游泳池，又不会游泳，便溺死在里面。因为当时没有第三者在场，张鸿图又不像是自杀的样子，而白芳芳又往案发现场去了两趟，现场肯定留下很多足印之类的线索……

“呼……”韩敏靠在椅背上，重重地出了一口气。当她把张鸿图溺死的来龙去脉想“清楚”之后，这些天来压在心头的所有负担都无影无踪了。她感到非常畅快，可是这份畅快只持续了几秒钟，她很快又发现了很多可疑的地方：既然张鸿图有梦游症，那张家人为什么集体缄默呢？还有，大厨和张世君那可疑的行动是……这个案子还是有问题！

第19节：第六章 连环杀人事件的开始(3)

韩敏赶紧拿起电话向楚飞报告她的发现。

“什么？他梦游？”电话那头的楚飞非常惊讶。

韩敏差点儿从椅子上滑到地上去，接着哭笑不得，“天哪，没想到你们还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当警察的啊？”

“这不能怪我们啊！张家人不说我们怎么知道。”楚飞在电话那头慌忙辩解，“好的，我会把这个情况上报的，你慢慢等消息！”

韩敏气冲冲地把话筒攥到电话机上，气呼呼地骂道：“什么‘慢慢等消息’！是不是要等到海枯石烂你们才能有进展啊！怎么还叫我等啊！不得到消息我根本睡不着觉！”

话虽如此，但她已经很累了，很快便进入了梦乡。就在她睡得正舒服的时候，忽然一阵电话铃把她催醒，电话里楚飞的声音异常紧张，劈头就说：“经过调查，张家人说张鸿图的梦游症原来已经康复了，这次忽然发作，他们并没发觉……当然，现在不是说这种事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可别激动，白芳芳刚才在看守所被人杀了！请你来协助调查！”

白芳芳与她住在一起的犯人发生了争执，被对方用磨尖的牙刷柄戳死了。法医对白芳芳的尸体进行解剖，竟发现她肚子里已经有了一个三个月大的胎儿。案情到现在为止，唯一和韩敏扯上关系的，就是白芳芳死前反复咕哝三个字，“韩敏……假……韩敏……假……”

韩敏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呆若木鸡，脑子里一片空白，眼泪却不由自主地喷涌而出。看来，不管她们交情如何，只要是一起长大，都会有着深厚的感情。更何况白芳芳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生命，只有三个月大，是个还没出生就被杀害了的小生命……

“是你们杀了她！”韩敏刚走进讯问室就朝重案组组长孙雄大吼，“如果你们不把她弄到看守所里的话，她是不会死的！”

在韩敏身旁的警察连忙抓住她，楚飞也冲了过来。他冲到她身边的时候忽然愣了一愣，因为他发现自己冲过来并不是想要帮忙制伏韩敏，而是怕别人把她弄痛了。

“相关责任人自然会被追究责任的！请你冷静一点儿！不管怎么说，既然你的朋友临死前留下了信息，你还是协助我们解开她留下的谜语比较好！那样才真正对得起她！”孙雄正襟危坐，沉着嗓子说。他那不怒自威的样子颇有威慑力。

韩敏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瓢冷水般冷静下来，坐到桌子前哽咽着。

“张春杏！你为什么要杀白芳芳？老实交代！”孙雄拍着桌子对杀害白芳芳的凶手张春杏吼道。

张春杏大模大样地靠在讯问室的椅子上，翻着白眼，对警察们不理不睬。她被拘捕之后，态度良好地交代了她杀害白芳芳的“动机和过程”，说白芳芳进来之后每天刷牙都和她抢水龙头，积怨之下动了杀机，于是便偷偷在半夜磨尖了牙刷柄，杀害了白芳芳。无论是动机和过程都漏洞百出，警方立即认定她是在说谎，叫她老实交代，没想到她从此态度大变，改为一副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样子，就是不开口。

“张春杏！我告诉你！负隅顽抗是没有用的！只有坦白从宽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孙雄还在继续。张春杏嘲弄地一翻眼珠，嘴边浮起一丝无所谓的笑容。

鉴于张春杏所谓的作案动机简直荒谬，警方断定这是买凶杀人。警方一面调查张春杏在监狱中的人际关系，一面迅速地和张家人进行了接触。张家人当然都自称对白芳芳之死毫不知情，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没有一个人知道白芳芳怀了孕。而之前白芳芳也没跟韩敏提过自己怀了孕——谁都可以不知道，但孩子的妈妈是绝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已怀孕的！以白芳芳的个性，如果她怀上了张鸿图的老来子，肯定会像得了尚方宝剑一样四处张扬，为什么会瞒着不说呢？况且，竟然连韩敏也瞒着，实在有些不对劲。

韩敏在痛哭了一场之后很快振作起来，积极配合警方的工作，决心要给白芳芳讨一个公道。韩敏和楚飞现在正在突击研讨这个“韩敏，假”是什么意思。就目前看来，白芳芳的这句遗言，恐怕是一条重大的线索。

楚飞首先给韩敏提示，“按我多年来的经验，她可能是临死前气力不足，怕自己不能把整句话都说出来，才把最重要的词挑出来。照我来看，她可能是在说，韩敏，某事是假的……”

“难道说她想告诉我案发那晚的事情是假的？”韩敏忽然打断了楚飞的话，瞬间脸色就灰了。如果那件事是假的，那么这个案子又陷入了扑朔迷离之中。

“不，把白芳芳说的话和案发现场的现状同张鸿图的病情相印证，她说的应该是真的。”楚飞下意识地搓着下巴。

“那么，换个思路……”韩敏受到了鼓舞，“那就是说她给我的钻戒是假的？”抬头看到楚飞一脸苦笑，她大受打击，尴尬地笑笑，“这好像和案情没什么关系……”

“不，如果它真的是假的，也不能说和案情绝对没有联系。不过我们在拿到它之后就进行了鉴定，已经确认它就是张鸿图送给白芳芳的那颗三克拉重的火油钻戒。”

“那……”韩敏抱着头陷入了苦思。她又一次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稚嫩。

“那好，既然在这个方向上暂时行不通了，我们就换个思路，比如……这个‘假’是不是某字的谐音呢？”楚飞像个循循善诱的幼儿园老师一样温柔地启发着韩敏，温柔得自己都有些意外：自己今天也太和气了吧？怎么了？今天心情特好吗？不像啊……

第20节：第七章 再入虎穴(1)

第七章 再入虎穴

韩敏一句“救命啊，打劫啊”已经冲到了喉咙口，却最终没有叫出来，而是变成了低哑的怪叫。因为她看清楚了，这个人就是那个大色狼张世君！

“啊！”韩敏低声惊叫，猛地抬起头来，眼睛闪闪发光，“是‘家’！她是指我的家！她大概在我家里留下了什么！”又飞快地想了想，“对！是那个大柜子！”

韩敏立即带着楚飞到了她家，在面对老妈时却把解释的任务推给了楚飞。楚飞也倒不怕场，一本正经地跟韩妈妈解释了事情的全过程。韩妈妈受惊过度，眼睛瞪得溜圆，嘴唇一张一张，像要说什么，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楚飞打着电筒钻进白芳芳曾经栖身的柜子里，细细地搜索了每一个角落，瞅得眼都花了，可惜什么都没发现。

“怎样？”身后的韩敏怯生生地问。她从楚飞的默不作声就已经预感到不会有收获。

“什么都没有啊。既没有落下什么东西，也没有刻下什么字……”楚飞从柜子里退了出来，疲惫地捶着有些酸痛的腰，“还有什么东西是她接触过的吗？”

韩敏正苦思着，忽然发现楚飞惊惧地看着她身后。她回头一看，只见韩妈妈一脸黑气地站在她身后。她的心顿时一沉，在心里哭笑不得地说：妈呀，你犯不着在外人面前就大闹吧……

“警察同志。”韩妈妈冷笑着逼近楚飞。韩敏倒没想到她竟是针对楚飞的，大感惊诧。

“请问……有什么事？”楚飞尴尬地笑笑。

“我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希望我们的人民警察诚实地告诉我一句话，你和我女儿的那次相亲，是不是你安排好的？你当时对我女

儿表示的那些好感，是不是装出来的？”

“我……”楚飞不知道如何回答韩妈妈的问题。那次相亲的确只是碰巧，之后的示好也的确是装的，但他现在对韩敏的感觉……

“是的。”韩敏抢先帮楚飞答了，在她看来就是如此。楚飞猛地扭头看着她，她则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韩妈妈来劲了，眼睛夸张地瞪着，口沫横飞，“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知道警察查案时会采取一些方法，但并不代表你们可以不择手段！”说着越发激动起来，朝韩敏爸爸的灵位一指，“这孩子的爸爸也在这里，如果让他知道了你为了查案欺骗他女儿的感情，恐怕在地下也不会安稳……”说话间顺势朝那里一看，唉哟一声惊叫起来，“这该死的楼上……”

天花板又漏水了。水滴淅淅沥沥地滴下来，把装着韩敏爸爸照片的相框浸了个透湿。

“哎呀，哎呀，老头子……”韩妈妈心痛地把相框拿下来，打开相框想看看照片浸坏了没有，却发现照片后面还塞了一张纸，抽出来之后眼立即瞪圆了，“这是什么东西？”

第21节：第七章 再入虎穴(2)

楚飞赶紧把纸抢了过来，展开一看，脸上顿时挂满了痛惜。这张纸的字迹绝大部分都已经被水溶化了，能看清的只有一行字：这个孩子.....要杀我！

字虽然草得可以，但确实是白芳芳的笔迹。原来那天晚上她到灵位前并不仅仅是为了偷吃供品。

韩敏盯着纸条，脸色迅速灰暗下来。她和楚飞默默地对望了一眼，感到正有一片厚重的阴影铺天盖地地袭来。这行字的意思，恐怕是因为孩子她会死。

联想起之前白芳芳怀了孕却严守消息的行为来看，这个案子恐怕有着超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复杂内幕。案情的关键，恐怕就在这个孩子身上！

“你说.....这个孩子会不会.....不是张鸿图的孩子？若真这样，她严守消息就说得通了，以后的被杀也好解释。”思考了一会儿之后，楚飞下意识地搓着他的下巴，沉声说道。

虽然这是对案情的合理推理，但韩敏觉得没这么简单。如果是这种问题，完全可以摆到台面上来处理，根本没必要搞得这么诡异，而且这些话听起来特别刺耳，简直像在诽谤死者。她想争辩，但又没有证据，只得轻蔑地撇了撇嘴角，没有说话。

“好了好了，咱们不要在这里争。等胎儿的DNA鉴定结果出来了再说。”楚飞若有所思地叮嘱她，“你就好好地待在家里休息吧，千万不要再一时冲动自己去调查。你调查不出什么的，去了只会添麻烦。”

韩敏假笑着点了点头，楚飞半信半疑地走了。韩敏看着他的背影，恨恨地做了个鬼脸。不去调查？说什么傻话？那个大厨被杀的案子还是八字都没有一撇呢，恐怕再等个十年二十年你们都查不出真相！

这分明有些赌气了。可是，怎么查呢？韩敏扬着脸迎着劈面而来的凉风。她在张家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想再回去调查已经不可能了……

天已经亮了。韩敏深深叹了口气，苦恼地走出门去，想让自己清醒一下。

韩敏跑了一段路之后就发现自己的选择并不明智。天光还很微弱，一切都像蒙了一层灰色的纱一样模糊不清。韩敏刚刚经历了那么多血腥事件，看到这种景象还隐隐有些发毛。

忽然，不知是她的错觉还是什么，她看到街角有一个白色的身影一闪，依稀就是那天在张家看到的那个身影，那白色的衣裙在清晨的薄雾里更像要发出光来！

韩敏顿时被吓出一身冷汗，不敢在外面待着了，转身就往家里跑去。

“SURPRISE！”冷不防一个人影从路边跳出来挡在她的前面，朝着她伸出双臂，就像要把她捂到怀里。

韩敏一句“救命啊，打劫啊”已经冲到了喉咙口，却最终没有叫出来，而是变成了低哑的怪叫。因为她看清楚了，这个人就是那个大色狼张世君！

她本能地举起双臂护住了身体：还是打劫！说不定是劫色！

张世君站在那里伸着双臂——也许只是想打招呼吧，一脸灿烂纯净的笑容——就好像他什么都没做过一样。他看着韩敏惊骇的样子，竟惊讶地问：“怎么了？我这么可怕吗？”

韩敏不屑地撇了撇嘴，“你不会告诉我，你自我感觉还很好吧？”

“哎呀，你真是……”张世君放下了双臂，仿佛无意地朝韩敏靠过来。韩敏迅速地后退后了几步。张世君只好站住，也许是怕韩敏会立即跑掉吧，他狡黠地笑着，“我们一起调查吧！”

韩敏一惊，警惕地看了看他，“你该不会是又动什么歪脑筋了吧？”她可不是笨蛋哦。

“哎呀.....你真是.....干吗要把别人想得那么坏啊？”张世君看着警惕的韩敏，尴尬地笑着，“我又不是狼.....”

“你不是说不想参加我的游戏吗？现在怎么又变卦了？”韩敏犀利地盯着他。

“现在不只是你的游戏了！我的朋友死了，我想要查出真相啊！”
晕，他爷爷死了他不痛不痒，一个厨师朋友死了会竟这么上心？

“只是这样吗？”韩敏可不是什么好骗的主儿。

“唉.....还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也陷入了危险之中.....”这句话倒像实话。

第22节：第七章 再入虎穴(3)

“哦.....”韩敏微微点头，咬了咬嘴唇，不露痕迹地打量起他来。现在他提出要合作，的确是个很好的机会——有了他的帮助她就可以随意潜入张家，而且得到情报的手段也会多得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韩敏又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用机警的目光刷着张世君，“你不会再非礼我了吧？”

“当然了.....”张世君笑嘻嘻地又想靠过来。

“你这种态度还指望我相信你吗？”韩敏朝后退了一步，冷冷地低吼。

“哎.....”张世君说了句很有用，很在理，但也很出乎人意料的话，“如你所见，我总是.....呃，卑鄙地用计谋.....我一般不使用暴力.....现在你是我的合作者，我是不会再对你施以计谋的.....再说你也不会轻易被骗的，对吧？”

韩敏思忖着点了点头，他说得倒也在理。但她很快又皱起了眉头：怎么感觉这么怪啊？

“好了，既然达成共识了，我们就走吧！”

“到哪儿去？”

“咦？你不是要潜入我家吗？”

“现在就去？现在还是白天啊！”

“哎呀，你非要当飞贼吗？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不就得了吗？”

“可是.....我在你家不是已经.....”

“所以要先带你去变装啊！”“哦，你先等等，我给我老妈打个电话.....”

张世君用他的宝马拉着韩敏到处去购买衣服。在路上，韩敏问他，“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大厨为什么要把凝香丸毁掉了吧？”

“什么？他把凝香丸毁掉了？可是他告诉我是他要自己吃的啊，还说因为他偷丸子被你发现了，你就硬说他和案子有关联。我觉得你太傻了，便临时起意想捉弄你一下。那个点子他还帮我出了一部分呢。”张世君惊讶地说。

我的天哪！原来他也被大厨蒙蔽了。韩敏撇了撇嘴正想苦笑，忽然间惊出一身冷汗：自己差点儿就坠入大厨设的陷阱了！原来他是想挑唆张世君强暴她，以此抓住她的把柄，让她不敢对人说他毁凝香丸的事情！真恶毒！不过这也证明案子的关键恐怕就在他身上，否则他不会这么大费周章！

“好了，现在该告诉我你发现了什么吧？”张世君的语气郑重起来。

“呃……我就发现了大厨毁了凝香丸，仅此而已。”韩敏本来还想说自己认为张鸿图是死于意外，但现在事态的发展已经让她没有信心了。

“啊？你就发现了这么一点儿？我还以为你发现了很多秘密呢！”张世君听起来很失望，却又很庆幸。

“这么说你家有很多秘密了？”韩敏听出他话里有文章，耳朵立即竖了起来。

“是啊。”

“那赶快说来听听！”

“我不知道啊。”

“什么？！”韩敏简直要晕过去了。

“我家每个人都有秘密，我不想管啦。对我来说，人家的事情还是少知道为妙，如今就等你我去调查了……”张世君的话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天哪，你家真是……”

“大家族就是这样的，美眉！你没看那个什么《大宅门》吗？就是和小朝廷一样！”

韩敏说不出话来了，只能皱着眉头苦笑，脸都快笑成一个苦瓜了。他家族的怪异让她惊骇，看来她将要进行的调查过程异常艰险。

“咦？”韩敏站在美容院的镜子前，不适地扭了一下腰，表情就像被塞了一嘴的怪味豆，“非得这样吗？”

镜子里的韩敏连她自己都认不出了：头上戴着又长又直的假发，鼻子上架着一副酒红色的时装镜，摘掉镜子后赫然是一脸洋娃娃般的彩妆；身上则是嫩黄色的花苞裙，上面还布满了花点，腰间更是装饰着丝带打成的蝴蝶结；脚上则是装饰着甜美花边和可爱皮草的后系带靴子，隐藏在皮草里的水钻还调皮地一闪一闪的。毋庸置疑，这种装束的确很漂亮，但却是那种出不了门的漂亮！这哪像正常人啊，活像芭比娃娃的宣传模特！

“变装不是非得这样哦。”张世君走到她身后，欣赏着镜子里他的“作品”，坏笑着瞄了她一眼，“这只是我自己的兴趣……”

第23节：第七章 再入虎穴(4)

韩敏立即脱下假发朝他砸了过去。

经过一番修正之后，韩敏还是戴着这顶假发，迈着摩登的步伐走进了张家。不过身上的其他装束都变了：棕色的时装镜，牛仔裤，装饰着亮片的T恤，还有那式样独特的高跟鞋，把韩敏打扮得新潮而又狂野。韩敏都有些喜欢这个形象了，没想到张世君对打扮女人还这么在行，也许花花公子都是这样的哦！

张世君径直带着韩敏朝自己的房间走去。张家的佣人似乎对他带女人回家已经习惯了，竟没有一个人上来问问。张世君的房间倒很美观。雪白的墙壁，精致的陈设，闪闪发亮的地板和一尘不染的窗帘。虽然陈设不是很华丽，但是给人的感觉特别舒服。看来这小子还是个很有品位的花花公子。

韩敏在张世君的房间停留了一会儿，就着张世君进了饭厅。她低着头紧紧地跟着张世君，脚尖都要碰到他的脚跟了。虽然她知道张家人不是吃人的老虎，但仓促之间要见他们心里还是有些犯怵。今天很巧，张家的亲友都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只有张世君的父母兄弟在。

张家人见到韩敏的时候并没有惊讶。张世君吩咐厨房新添一副餐具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张家的仆人嘴快得很呢。

坐在主位上的是张世君的爸爸张鹏举。他留着一撇浓密的小胡子，长相有点儿像鲁迅，却穿了一身华丽的衣服，看起来有些别扭；坐在他身旁的是张世君的妈妈梅若芬，雍容华贵，却是一副琼瑶剧中恶婆婆的典型长相；然后便是张世君的哥哥张世明，眉眼虽然和张世君很像，但是感觉截然不同，实在太福相了，简直跟猪一样，也没有灵气；最后是张世君的姐姐张世娟，长得很美，但那高傲的样子只叫人想上去痛扁她一顿。

张鹏举做出一个请的动作，韩敏赶紧装成淑女模样般地坐下来。她刚坐下张鹏举就说：“这里光线不亮，小姐为什么不把眼镜摘下

来？”

韩敏微微有些犹豫，但想到自己假扮佣人的时候这些人根本没正眼看过自己，现在又化了妆，应该认不出来，便放心地把眼镜摘了下来。

梅若芬和张鹏举都露出了不快的神色。梅若芬冷冷地冒出了一句，“你为什么要画成这样？你的五官全靠画的吗？”

韩敏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妈呀！这话也太毒了吧！她怎么能这样对一个陌生人说话？

“你这臭小子，爷爷刚死你就把什么人都往家里带！”梅若芬训斥着张世君，语气看似严厉，里面却包含了宠溺。她仅凭妆容就把韩敏认定为不三不四的人了。

张世君笑嘻嘻地不说话，张鹏举的脸却迅速地布满阴霾。张世明赶紧打圆场说：“这是新新人类的作风啊，现在正流行呢，好多好女孩也喜欢这样装扮。”潜台词就是，虽然她画成这样，也不一定是坏女孩。

张鹏举的脸色好看了一些。韩敏看到张世明的目光后却是微微一惊：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僵硬和勉强，原来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回护自己的弟弟。人在面对自己忌惮的人时，反而会显得格外亲热。看来他和张世君的关系不是特别融洽啊。因为什么？妒忌吗？有可能。也许他的才干不如张世君吧。从他毫无灵气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来……啊！想到这里韩敏又是一惊：自己凭什么断定张世君有才干？也许这家伙有的只是邪路上的聪明呢！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拔高这家伙了？

第24节：第八章 猝死(1)

第八章 猝死

韩敏只觉得一阵冷风吹透了身体，身旁的一切仿佛都恍惚了，只觉得自己真的身陷魔域：刚才明明没有任何人碰过瘦老虎，她怎么会……

“哎呀呀，总算轻松了……”再度逃进张世君的房间之后，韩敏忍不住大声哀号。这顿饭她吃得太受罪了。她用不好刀叉，手腕累得酸痛，还总是把肉切得飞出去，或者是拿着叉子满盘子追到处滑动的菜……这倒还罢了，问题是张家人全都用嫌恶的目光盯着她看，搞得她非常不适，吃下的饭菜全噎在喉咙里——做侦探还真是不容易啊！

张世君似笑非笑地看着她，目光中充满了愉悦，竟像在欣赏她这副模样，“这点儿事就这么疲累？这可不行哟，马上我们还要进行彻夜调查呢！”

韩敏伸懒腰的动作忽然中止了。她静止了片刻后才回过头来，歉疚地笑笑，“不好意思，我要回去了……”

“为什么？”张世君大声发问，非常不满。

“我没跟我老妈说我要在外留宿，我还是要回去的……”

“不是吧，你都这么大了还被你妈妈管成这样？”张世君露出了鄙视的目光。

“不是的！”韩敏急了，激动地挥舞起双手，“你不知道，我老妈很恐怖的！上次我到这里调查已经败露了，很难再骗过她了……”说到这里韩敏的手机忽然响了，她立即像得了理似的抽出手机，“你看，已经打电话来催了吧！”

电话刚接通韩敏就听到了韩妈妈的咆哮声，“你这个死丫头！买个东西能买到现在！现在大大小小的商店哪个还没关门？不会是掉到商场的厕所里被关起来了把？该不会又自作聪明去调查什么了吧？就你

那点儿本事还想当侦探？我告诉你，这次你要再惹什么麻烦，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韩敏几次想插话辩解都没有插进去，顿时万般狼狈。看着狼狈的韩敏，张世君轻轻叹了口气，忽然走过去抢过韩敏的手机，温文尔雅地说：“伯母您好。”

韩妈妈正骂得畅快，忽然听到了这么一个清秀的声音，便骂不下去了，只得也斯斯文文地回了句，“你好。”

“韩敏现在在我这里，让您担心了，非常对不起。是我欠考虑了，请您原谅我。”

“哎呀，这是怎么说的……我家敏敏怎么会在你那里？”韩妈妈虽然如此发问，但自以为猜到了八九分：这个斯文小子肯定是韩敏的男朋友！虽然她还没确定，但已经乐得快要飘起来了。

“哦，对不起，我还以为韩敏已经跟您说过了呢。没想到她这么腼腆，这么久了还不告诉妈妈……”说到这里张世君笑了几声，演得还真的是被女友逗笑的，“这样吧，改天我再到府上拜访您……”

“哎呀呀，不用客气……”韩妈妈此时乐得声音都要融化了，“应该我先去看你才是。韩敏今天怎么在你那里待得这么晚啊……”

“哦，对不起，是我的过失。我看她心情好像不好的样子，才挽留她到现在。我马上就把她送回去……”张世君的语气很恭谨，实际上却是在用眼角瞟着韩敏窃笑。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年轻人就在一块儿吧，不打扰了，我挂了啊！”放下电话后韩妈妈竟觉得有些晕晕的，就像喝了酒一样。她一手托腮，笑眯眯地盘算开了：没想到这丫头不吭声，动作还真快啊。听这小伙子说话的语气，条件一定不错……

张世君挂断电话之后便嬉笑着冲韩敏做了个V形的手势。韩敏像得了大赦般吐了一口气，“谢谢你……你好厉害……”忽然看见张世君坏坏地朝着她笑，立即省悟过来，“你占我便宜啊你！”

张世君立即装傻，“时间不早了，得赶快开始调查了！”

张世君打电话把大厨的妻子瘦老虎叫了过来。之所以被称为“老虎”，是因为她管丈夫很厉害。此时瘦老虎已经完全没了往日的威风，腰佝偻着，眼圈红红的，十分可怜。

张世君关切地盯着她的脸，叹了口气，“大嫂，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人既然已经走了，再伤心也没有用了……”

“没法不伤心啊！”瘦老虎嘴一撇，立马准备嚎，“那个天杀的怎么那么狠心，丢下我就去了……”张世君赶紧掏出几张钞票递给她，“我也没什么好表心意的，这点儿钱你拿去买点儿营养品。

瘦老虎的诉苦声戛然而止，立即拿了钞票，千恩万谢地走了出去。韩敏瞪大了眼睛看着她离去，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鄙夷地说：“怎么会有这种女人？丈夫死了……几张钞票就能让她这么高兴？”

“好了，过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去大厨的房间里调查了。”张世君若有所思地活动了一下脖子。

“为……为什么？”韩敏不大明白。

“她酗酒啊！一有钱就会喝个精光！她现在肯定去喝酒了！”

半个小时之后，韩敏和张世君摸黑进了大厨的房间，瘦老虎果然走了。房间里乱得真叫可以，能看出这里住着一个酗酒的人。“好！可以开始翻了！”张世君打开手电筒。

第25节：第八章 猝死(2)

“好的！”韩敏立即挽起了袖子。

韩敏和张世君像两只大老鼠一样在大厨的房间里好一阵乱翻。

“这是什么？”韩敏发现了一张奇怪的纸条，仔细看了几眼之后不禁皱起了眉头，“真猥琐……”

纸张上画了两个连在一起的圆圈，看起来像是胸罩；下面则是一个三角形，有点儿像三角裤；而中间却画了一个方框，里面是一个人头。

“这该不会是……记录偷窥的吧？”是啊，胸罩和内裤之间是女性的躯干，正对着它有个窗户……不是偷窥是什么？韩敏脑子里立即出现了一个立体三维的景象，觉得非常恶心。

“可是他能偷窥谁呢？”张世君用指节轻轻地敲着额头，忽然露出了邪气的笑容，“不过说起来，我家喜欢裸泳的人倒有不少……”

“你就慢慢想吧！”韩敏感到非常尴尬，回头又去找纸条，翻了几下忽然叫起来，“啊！”

“怎么了？”张世君连忙凑了过来。

韩敏手腕颤抖地拿着一个皱巴巴的纸条和一个梳妆盒，“这是大厨约我见面的纸条！我看过之后随手就扔了，没想到竟然在这里！”

张世君顿时紧张起来，眼中也出现了亮光，“这么说……瘦老虎知道这件事？你们会面的时候她可能跟着去了？！这么说她也有杀……”

门忽然打开了。韩敏和张世君朝门口一看，顿时都愣在那里。瘦老虎正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把雪亮的菜刀。黑暗中，她那枯瘦的脸显得鬼气冥冥，简直像个黑无常！

“大……大嫂，你怎么回来了？”短暂的呆滞后，张世君僵硬地微笑发问，尽量不刺激她的情绪。

“没事，我今天一时糊涂，拿了少爷的钱出去喝酒去了，一不小心把钱喝光了，酒瘾却没过足，回来拿钱继续喝，看到屋里有光，我还

以为有小偷呢，所以就拿了把菜刀。”瘦老虎皮笑肉不笑地放下菜刀，韩敏和张世君刚松了口气，冷不防瘦老虎眼中忽然射出了恶毒的光，“那少爷和小姐到我房间里是……”

“呃……”张世君呆了呆，韩敏却铤而走险地对瘦老虎发起了攻势，“你别想再隐瞒下去了！”

冲动派啊冲动派啊！张世君一边苦笑着看了她一眼，一边偷偷找可以充当武器的东西。

“您说什么？”瘦老虎很惊讶的样子，“我听不懂！”

韩敏赶紧抽出那张纸条，“这是我在你的梳妆盒里发现的！”

“啊，这个啊，”瘦老虎毫不在意，“我那天以为他要会姘头，便跟在他后面，拾了这个准备当证据，等他回来就收拾他，没想到没多久就听到了死鬼的死讯……”她说到这里嘴角一歪又做出要哭的样子。

韩敏立即打断她，“你没有跑到花房看看吗？这可不大对头啊！”

“我后悔的就是这一步啊！”瘦老虎咧着嘴干哭，“我嫌齜齜就没去看，如果我当时跑过去看了，也许我那死鬼就不会死了！”

“那你那天晚上在干什么？”张世君拿到凳子当武器之后，底气足了一些。她的话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哎呀……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房间里打扫卫生啊。”瘦老虎打着哈哈说。

“有谁能给你作证吗？”

“哎呀，谁打扫卫生还找个人证啊！”瘦老虎奸笑着说。

张世君和韩敏地对望了一眼。冷静下来一想，瘦老虎应该不是杀大厨的凶手，因为她没有动机。如果她当天去了现场，应该发现他只是帮助张世君设局非礼韩敏；但是她不去现场又说不过去。她隐瞒自己去了现场的事实，恐怕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张世君叹了口气，掏出一大把钱塞给瘦老虎，“你就说实话吧，我不会为难你的。”在他看来瘦老虎肯定是看到了大厨被杀，之后她被什么人收买了而保持沉默。

瘦老虎看着钱，并没有接，打着哈哈说：“少爷，如果这钱是你看在我可怜的分上送给我的我就收了，可是如果是想叫我告诉你什么并没发生的事的话，那我实在是做不到。”

“是嫌少吗？”张世君强笑着说。

第26节：第八章 猝死(3)

瘦老虎阴笑了起来，眼中似乎有万般诡计。就在这时，她的眼珠忽然高高地凸了出来，像被人扼住了喉咙，嘴也大大地张开，舌头也吐了出来，突然扑倒在地抽搐起来了！嘴里汩汩地溢出液体。那是一种昏黄色的液体，散发着浓重的酒气，非常难闻。张世君和韩敏被吓坏了，只呆怔怔地站着看。瘦老虎抽搐了一阵之后就不动了，等他们皱着眉头上前察看的时候，发现她竟然已经……死了！

韩敏只觉得一阵冷风吹透了身体，身旁的一切仿佛都恍惚了，只觉得自己真的身陷魔域：刚才明明没有任何人碰过瘦老虎，她怎么会……

据法医鉴定，瘦老虎是中乌头碱的毒而死。乌头碱的致死时间只有几分钟，犯罪嫌疑人先把乌头碱装进胶囊中，让瘦老虎吃下去，当胶囊在体内融化后她才会中毒致死。除了那个经过特制的胶囊之外，瘦老虎身上没有发现任何线索。看来凶手是为了给自己留出充分的不在现场证明的时间。

“我说你真是……”楚飞看着沮丧万分的韩敏，气不打一处来，“怎么说你不听啊？为什么几次三番非要自己调查，你以为你是福尔摩斯啊？你看看，又把自己卷进命案了吧？”

韩敏耷拉着眼皮，像条缺氧的鱼，“随你怎么说……”

“什么叫随我怎么说……”楚飞还要继续训斥她，却看到张世君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怒气忽然爆发——最可气的是，怎么又和这个家伙搞到一起了？

他忍不住沉着嗓子，带着训斥的语气对张世君说：“喂，我说，张少爷，如果你要继续折腾的话我管不了你，因为这毕竟是你家的事。只不过，韩敏就不要再趟这浑水了！”

“为什么？”韩敏瞪了他一眼，现在她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这件事也和我有关啊！白芳芳是我的朋友！再说我这次不也涉案了吗？”

“你涉案可不代表你就能调查！”楚飞的脸涨红了。他不是会轻易红脸的人，是韩敏顶撞他才让他这么生气的吧。

“有法律规定嫌疑人不能调查吗？国家哪条法律规定了？”韩敏的嘴很硬。

“你的行为已经算是妨碍警务！根据，根据……”楚飞说不下去了。他只是记得好像有这么一条，内容却一点儿不清楚，而且是不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还有待商榷呢。

韩敏不明就里，以为他只是暂时想不起具体内容。张世君哈哈一笑，用手拍了拍韩敏的肩膀，“不用上火啦，警察同志！我会劝韩敏的，只是你不能不让我和韩敏在一起吧？因为我们在谈恋爱啊！”

“是的是的！”韩敏赶紧附和，“法律没有不许嫌疑人谈恋爱的条文吧！”对女孩子来说，伪装和某人谈恋爱的时候心头总会有些微阻滞，可现在她竟没感到丝毫芥蒂。

“什么？！可是，可是他……你怎么会跟他这种人……”楚飞面红耳赤，手颤抖地乱指着，忽然气得扭头就走。虽然他知道他们有可能是在说谎，但就是止不住地怀疑：他们也许真谈上恋爱了，不然怎么会在一起调查？

“我觉得现在最需要调查的是瘦老虎一个小时前在什么地方。在那里肯定有什么人跟她见面，再骗她吃下这颗药丸。我猜她那时一定是在喝酒，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她常去的酒馆找找看？”开车回去的路上，张世君如此对韩敏说。瘦老虎的死使他感到更加紧迫。

“也许吧……”韩敏沉吟着，“我觉得觉得那个胶囊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经过一个小时还不融化的胶囊相当少见，你家有擅长制造类似东西的人吗？”在潜意识里，韩敏还是认为凶手在张家。

“有啊，我三叔就是这样的人。他和他的五个儿子共同经营一个药厂，想做这样的胶囊绝对是小事一桩！”张世君的语气有些兴奋。因为和他父亲斗得最厉害的就是他的三叔，如果他就是凶手，那还真是件好事。

他们回到张家的时候，赫然发现门口停了好多车。看门人卖力地朝他们挤着眼睛，意有所指地说：“二老爷、三老爷、四老爷和五老爷，带着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回来了！”

第27节：第九章 分家(1)

第九章 分家

张家人的脸上全都没有了血色。在这一瞬间，他们仿佛听到了张鸿图在地狱里的冷笑声。

韩敏从看门人的语气里感到了紧张的气氛，下意识地朝张世君看了一眼。张世君脸色微微有些灰白，却仍是一副不在乎的神情，拉着韩敏就朝屋里走。一进大厅韩敏就看到里面站满了人，脸上全都是杀气腾腾的样子。韩敏还想朝他们多看几眼，张世君却闷头就把她往楼上拉。看来他还是不愿多管家族的事。

“世君，你停一下！”一个精瘦的五十多岁模样的男子叫住了他，“你也留下来听一听。毕竟你也是我们张家的子孙。”

“听说你刚从警察局回来，是吗？这好像是你第二次牵涉进命案了，对吧？张家的子孙竟一次次牵涉进命案里……哈哈，大哥的家教真是……”站在瘦男人身旁的一个长相狐媚的中年女子用夸张的嘲弄语气扬声说道。

张世君和他的家人的脸都涨红了，可是谁都没有发作，可能马上就要召开的家族大会非常重要吧。

张世君冷笑一声，站到了张鹏举的身边。韩敏不知所措，找了个拐角站了。按照常理，她一个外人参与这种家族大会是很不合适的，但竟没有人呵斥她。没想到张家人这么紧张，紧张到都注意不到她了。

“好了，大哥，现在人都到齐了，我们可以好好地谈谈了……”精瘦男子说着，却冷不防被暴怒的张鹏举打断了，“有什么好说的！你们不就是想分裂张家吗？”

精瘦男子脸上变色，看起来非常气愤，“大哥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我只是想让张家的产业发展得更大而已！我们的血脉亲情怎么能分呢？分不了的！”

“要分割财产就是要分裂张家！没听说过家还会越分越大的！”张鹏举的脸色潮红，手剧烈地抖着。

“这可不一定。如果有了发展的路子，五个小家个个都会超过一个大家。如果没有发展的机遇，一个大家说不定发展得还不如一个小家！”精瘦男子显然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别的不说，就说我的药厂，现在不是蒸蒸日上的吗？”

一听到药厂二字，韩敏的耳朵就竖了起来：莫非这个人就是张世君口中的三叔？她连忙朝他仔细看去，发现他身后果然站着五个男子。他们长得很像，气质也相近，看到他们就能想到“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你还好意思提你的药厂？”张鹏举大声冷笑起来，“对哦，不提不行，那可是你最早实践野心的地方啊。那个地方都成了你的小朝廷了！仅去年你就向家里瞒报了几千万的利润，你当我不知道？吃里爬外的东西！”

精瘦男子脸都气白了，正要还口，冷不防身旁一个胖胖的中年人插口道：“大哥你可不能这么说。兄弟们在管理自己产业的时候都隐瞒过利润，爸都知道，也没说过我们吃里爬外。还有大哥你，在管理产业的时候也没把利润如实报上吧？”

“我是一家之主！”张鹏举咆哮起来。

“两个月前还不是呢！再说，爸也没亲口说让你管家啊！”另一个眉毛奇浓的中年人阴阳怪气地说。

“是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可不是一家之主应有的做派！”众老爷中的最后一人也加入了战团。怪不得前几天他们都不在，原来是聚在一起商议怎么哗变去了。

“你们！你们！”张鹏举咆哮起来，用力捏着拳头，骨节都被捏得发白。眼看一场混战就要开始，梅若芬赶紧站了出来，“鹏举，诸位兄弟，有话好好说啊！大家好不容易才聚到一起，干吗要吵成这样呢？爸爸泉下有知，想必也会很伤心的！”

张鹏举做了一个深呼吸，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其他老爷们也不好再说了。梅若芬便施展出她长袖善舞的本领，“前几天有人送来了上等的鲑鱼和鱼子酱，今天我们一起尝尝，”随即一连声地呼唤吴妈，“快把酒窖里一百年的红葡萄酒开了去！”

张家诸人对望了几眼，决定先缓冲一下——毕竟闹得太僵了，对谁都不好。

张世君把韩敏拉进他的房间，重重地关上房门。现在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他一眼也不想多看那些亲戚。

第28节：第九章 分家(2)

“你这几个叔叔真是的……”韩敏想起刚才那紧张的局势，忍不住吐了吐舌头，“有钱人家还真是……”

“是的！有钱人家就是和一般人不一样！所有的东西都靠钱来维系，所有的事情都靠钱来主导！我的家族就这么糟糕！”张世君忽然低声咆哮起来。

韩敏被吓了一跳，朝他瞥了一眼，见他的表情非常凝重，脸色微微有些苍白，握紧的拳头不停地颤抖着，这才明白他现在很伤心，不禁心生歉意。原来他不理家族的事情不是关心，也不是蔑视，而是对家族的现况感到很痛心，所以刻意逃避。

“对不起……”韩敏走近他低声说。

“没事！”张世君咬了咬牙，又勉强挤出笑容，“我先把这些糟糕的亲戚介绍给你认识。那个率先向我老爸发难的，就是我之前给你提过的三叔，叫张鹏宇。他主管一个药厂，还有相关的药店。他的身边是我三婶，叫蓝映雪，平时不大爱说话，其实很刁毒，比我老妈还厉害。他身后是他的五个儿子：高个的是老大，叫张世金，平头的叫张世木，戴眼镜的叫张世水，穿黑衬衫的叫张世火，厚嘴唇的那个叫张世土。”

韩敏皱着眉头把他们和记忆里的身影一一对应，忍不住说了句，“这名字怎么都这么怪啊？”

“五行啊！我三叔认为给自己的儿子取这些名字，就可以让他的好运如五行循环一样无穷无尽。”张世君嘴边挂着一抹轻蔑的冷笑。

“真是迷信啊……”

“你不知道，我爷爷是个迷信头子。听说他逢事必占卦，这个宅子是按五行方位严格建起来的！”

“天哪……”韩敏感到不可思议。

张世君脸上带着嘲讽的笑容，加重了语气继续说：“那个胖胖的是我二叔张鹏程，做餐饮的；他身旁的是我二婶杜兰诗，她倒是个烂好人；站在她身后的她的两个女儿，大的叫张世敏，小的叫张世惠，虽然都是女孩，争权夺利可比男的还厉害；那个眉毛奇浓的是我四叔张鹏映；旁边是我四婶孙照，她是续弦，和四叔的三个儿子关系不好。他的三个儿子你也看到了，个个都很丑。最丑的那个人叫张世锋，第二丑的叫张世尊，第三丑的叫张世强……”

“哎？”张世君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容方式让韩敏哭笑不得，只得在心里回忆比较这三个人中哪个更丑。

“好了，最后一个加入战团的叫张鹏飞，是我五叔；旁边的是五婶张庭芳；站在他们身后的是他们唯一的女儿张世琳。他们两个以前很忠厚，最近却倒向张鹏宇的阵营去了。那个张世琳一天到晚一副林黛玉的德行，相当讨人厌……”

忽然响起了敲门声，张世君极不耐烦地打开门。门口是一个清瘦的水灵女孩，她就是张世君所说的“林黛玉”。一瞬间，韩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就是似乎又想起了某段记忆，而且是恐怖的记忆。

“君哥哥，请问有时间吗？”张世琳怯生生地说。

“你想干吗？”张世君的眉毛一挑，语气很不客气。

张世琳一惊，眼中溢出了泪，“哥哥你生气了吧？我为我爸妈做的事感到抱歉……”

“好了！”张世君蛮横地打断她的话，“你能左右你父母的行为吗？不能左右就不要说废话！”说罢嘭的一声把门关上了。韩敏被关门声震得一抖，“你这是干吗啊，人家是来道歉的！”

张世君没有理她，而是重重地仰卧在床上，把头扭向一边。韩敏小心翼翼地看了看他，觉得这个家族的关系不是她能理解的，便吐了吐舌头不再管了。被张世君这么一吓，她也忘记了刚才张世琳带给她的不协调感。

很快便有女佣来喊吃饭。今天的晚宴出奇的丰盛，但是人人都食同嚼蜡。韩敏虽然有着旺盛的食欲，但在这种环境下也不敢大快朵颐。

“这鲑鱼真是太美味了，大嫂。”张鹏宇吃了一小块鲑鱼之后用餐巾擦了擦嘴，微笑着环视着在一旁侍候的佣人们，“吃着他们盛情准备的菜肴，再让他们在这里饿着实在有些过意不去呢。”

梅若芬意识到他这是要佣人们下去以方便谈事，便抬头对佣人们说：“你们也去吃饭吧。”

第29节：第九章 分家(3)

佣人们都欢天喜地地下去了。

张鹏宇的嘴边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继续低下头去吃鲑鱼。等到一条鲑鱼吃完，他用餐巾仔细地擦干净自己的嘴，像是准备再次发难。就在这时，餐厅里的灯忽然熄灭了！

张家人猝不及防，男人们跌跌撞撞地站起来，女人们则是一片尖叫。当他们忙乱的时候，灯忽然又亮了。正当张家的男人们迟疑着再次落座时，张鹏宇却又发出了尖叫。

张家人朝他看了过去，赫然发现他面前放了一块从窗帘上撕下的布，上面写了几行红字，正散发着呛人的血腥味。张家人凑近一看，个个脸上都没了血色。只见上面写道：你们手里的每一张钞票都沾满了鲜血，造物主要在这里让你们接受审判。你们今天晚上将在这个巨大的牢笼里等待死神的降临，死神会用他那带血的镰刀甄别你们的善恶！

牢笼？张世君眉毛一挑，忽然下意识地朝窗户看去，窗外赫然多了几十条铁栏杆！

“糟了！出不去了！”他失声叫了出来。张家人顿时都惊呆了。

韩敏又惊又疑地走到张世君身边，“怎么了？”

张世君盯着窗户解释着，“我家的房子装有一个电脑控制的应急系统。一旦这个系统启动，所有门窗的电子锁都会自动关闭，窗户和门前都会伸出铁栏杆。”

“啊？”韩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搞得跟军事基地一样啊？”

“没办法，我爷爷是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嘛。”

“赶紧去监控室！”梅若芬大叫。

张世君冷笑一声，慢悠悠地说：“没用的，启动这个系统的人一定把这个系统破坏了。”

张家人听到了这句话之后呆若木鸡，仍有几个人不甘心地朝监控室跑去。剩下的人则纷纷拨打手机和电话，还有人去电脑。

张世君轻蔑地看着这一切，语调更加冰冷，“省省吧。这个系统还有个隐藏的子系统，可以自动切断电话线，屏蔽一切信号。那个家伙既然要关住我们，这个子系统他不可能不启动的。”

打电话的人纷纷放下手机和电话，去找电脑的人也回来了。他们一个个面如土色，证实了张世君的话是事实。

“是谁装的这个系统？”张鹏举暴怒地吼道。

“当然是爷爷。”张世君冷笑着直视着张鹏举暴怒的目光，“我很早之前就发现了，和这个应急系统几乎是不可分的。”

“什么？爸爸？”张鹏举惊诧莫名，脸色一下灰了，“他为什么要安装这种……”

“谁知道呢？”张世君冷笑着低下头去，声音越来越轻，最后几不可闻，“也许他只是想给自己的儿孙们造一个巨大的囚笼，为这些被金钱豢养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唯利是图的儿孙们……”

张家人的脸上全都没有了血色。在这一瞬间，他们仿佛听到了张鸿图在地狱里的冷笑声。

监控室里主控的电脑已经被完全破坏。张家的老爷们暴怒地去找当班的守卫孙松，却发现他在下人吃饭的餐厅里和其他人昏迷成一堆。张家人惊骇地发现他们都已经人事不省。看来有人在佣人吃的饭里下了迷药，而且药量颇大。于是，这个房子从一定意义上就成了只囚禁张家人的巨大囚笼。

张家人陆陆续续地回到餐厅。一个个惊恐沮丧得如待宰羔羊。张世君把手插在裤兜里，又拿出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靠在墙上冷笑着。

张鹏举清了清嗓子，艰难地发话了，“大家先冷静一下。也许这只是个恶作剧呢？”他这种乐观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响应。

“呃，”张鹏举停顿了一下，已经干涩的嗓子让他说话更加艰难，“就算是真的有人要杀我们，但不管是一个还是几个，都不能一下杀了我们二十多个人，我们这里可有很多男子汉呢！我们应该聚到一起，相互保护对方的安全……”

四老爷张鹏映忽然爆发出一阵怪笑，之后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张鹏举，“大哥，你就别演戏了！”

“什么？”张鹏举猝不及防。

“这是你谋划的吧？你演出这一场戏，无非是想告诉我们所谓的‘兄弟一心’是多么重要吧？”

第30节：第九章 分家(4)

“你胡说！”张鹏举的脸气得煞白。

“这里可一直都是你在管理啊！出什么事情你都逃不了责任！”

“四弟，你太天真了！”张鹏宇忽然冷冷地插嘴，“我们的大哥演出这场戏，说不定是真要杀死我们呢！”他忽然扬声说，“你们难道没怀疑过爸爸和白芳芳的死和大哥有关吗？”

大家顿时一片哗然。

“你说白芳芳和爸爸都是我害死的？真是笑话！我为什么要害死他们？再说警察已经确认杀害爸爸的就是白芳芳了！”张鹏举的脸已经气得煞白，声音却仍然有力。

“如果白芳芳是唯一的凶手，那她被拘留之后为什么会死？因为争一个水龙头就会被杀死？谁信啊！至于你为什么要害死白芳芳和爸爸原因非常清楚，只有爸爸死了你才能成为一家之主，而白芳芳肚子里的孩子如果生下来就要分财产，你怎么可能让她平安地生下来？”

张鹏举盯着张鹏宇，眼中喷火，一句一句地说：“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你们这些急于要分家的人不是更有嫌疑？爸爸死了你们才能分家，多一个弟弟你们分得的财产就会更少！”

“你！！！”张鹏宇一时噎住。

“行了！”梅若芬及时地来了个狮子吼，制止了这场毫无意义的狗咬狗，“三弟，你有证据没有？没有证据就不要胡说八道！”

张鹏宇不说话了。其他几个兄弟对视了几眼，也不敢妄动。梅若芬像个母老虎一样看着他们，“大家都冷静一点儿，都到自己的房间里好好待着吧。注意安全，等天亮了再想办法！”

第31节：第十章 巨大的密室(1)

第十章 巨大的密室

韩敏也惊恐地看着他。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想到了什么。张鹏宇不让大家聚在一起的目地，恐怕就是想把他们分散开来各个击破！是想要做布条所预告的事情：杀人！

关上房门后，张世君的表情就变得无比凝重，和刚才那种置身事外的神情大不相同。

韩敏还在冥顽不灵地拨着手机，一边拨一边孩子气地咕哝道：“加油！加油！”

张世君被她逗笑了，静静地看着她专注地拨着手机，脸上忽然现出难以言表的温柔。

韩敏失望地合上手机翻盖，“果然是一点儿信号都没有啊！”

张世君静静地走到她身边，忽然嗔怪起来，“你看看你，妆都掉了！快补补！你想在大家面前现出真面目吗？”

“什么？”韩敏一惊，伸手摸脸。张世君微笑着看着她慌乱的样子，冷不防一把抱住了她，然后把她压在床上。

“你干吗啊你！”韩敏又惊又羞，用力地捶打着他，“你不是说你不会用暴力的吗？”

张世君把她压倒之后却没有继续做什么，只是抱着她而已。他忽然低低地说：“我害怕。”

“啊？”韩敏一惊。

“因为想到亲人们当中可能有人会被杀，所以很害怕。”

韩敏听张世君说出这种话来，便怔怔地放下了捶打他的手。仔细一看，他的眼神恍惚，不知看向何处，神情就像个受了伤的孩子。看来他虽然表面上对亲戚们不屑一顾，甚至充满了反感和仇恨，其实还是对他们有亲情的。韩敏不禁心生怜惜，轻声安慰他道：“没关系的，我们很快就能想出解决的办法的。”

“好。”张世君像个乖孩子一样从她的身上爬了下来，盘腿坐在她的面前。韩敏舔了舔嘴唇，喉咙有些干涩，“好了，我们从最先发生的事情开始捋。最先发生的，就是你爷爷的死。”说到这里韩敏小心翼翼地看了张世君一眼，果然看到他的脸上浮现出了深沉的悲哀。看来他对爷爷也不是没有感情，之前嬉笑着不承认，现在才露出来。

韩敏把张鸿图是死于意外的推测跟张世君说了一遍，然后很不自信地看着他。张世君果然不大相信，他下意识地揉了揉鼻头，“如果这样的话，后面的一系列事件就没有发生的必要.....尤其是大厨，干吗要把凝香丸偷出来毁掉？”

“对呀.....”韩敏苦恼地说，“芳芳在我家藏了一张纸条，其他的字迹都被水浸了，只能看到‘因为孩子.....要杀我’.....这个案子应该不是这么简单.....案情的关键就在这个孩子身上.....”

不合时宜地，她想象起了张鸿图和白芳芳在床上的样子，眼前又浮现出张鸿图在录像带里那诡异的模样：僵硬地走来走去，再蹲下来伸胳膊伸腿，就像要下水打捞什么一样。他的姿态就像幽灵一样寒气森森，给韩敏一种非常强烈的可怕感觉，就好像他要下水打捞的是尸块一样。听说梦游者行动时都是和自己的梦境相应。不知这张鸿图日复一日做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梦境，为什么会给人如此恐怖的感觉？

听到白芳芳留下纸条的事情时，张世君露出了惊骇的神色。他怔了片刻，脸色忽然开始急剧地变化，好像想起了什么，却没有开口。

韩敏忽然感到了一阵彻骨的寒气，仿佛再想下去墙角就会有幽灵忽然伸手出来抓住她一样。她换了个姿势，又继续分析孩子，“奇怪的是之前她为什么一直保密呢.....难道.....”她想说“难道不是张鸿图的孩子”，却怎么都开不了口。因为她一直觉得白芳芳不会新婚就偷汉，但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孩子不是张家的血脉。她一偏头忽然发现张世君神色有异，害怕他也如此认为，心虚地问道，“你想到了什么？赶紧说出来！”

张世君犹豫再三才忸忸怩怩地说：“我好像.....听大厨在醉酒的时候提到过这事.....爷爷在用什么特殊的方式让白芳芳受孕.....当时我追问他，他非常害怕地停止不说了.....是不是这个方式太.....太那什么了，白芳芳感到害怕和抵触，不愿意说出来？如此说来.....那个凝香丸说不定是爷爷特意让她吃的.....”

“呃.....”韩敏忽然感到一阵恶心。虽然无法猜到张鸿图到底对白芳芳做了什么，但她似乎触摸到了铺天盖地的污秽和黑暗，可联想白芳芳到她家之后的状态，又不像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可是看白芳芳的样子不像是有这么压抑的.....”

说到这里她忽然愣住了，感到一阵彻骨的冷风从背后吹来，似乎看到了白芳芳正躲在黑暗里，眼睛闪着幽幽的碧光，朝她冷笑。那种状态.....会是真的吗？会不会是精心伪装出来的假面？既然有了假面，那么事实也许.....

韩敏忽然战栗起来，她感到一只恶魔的大手正在为她打开一扇恐怖之门。她的眼睛茫然地瞪着，喃喃地说：“也许.....也许.....我从头到尾都被白芳芳骗了。她如果能发现张鸿图令她受孕的方法，就一定能发现张鸿图梦游.....那么因为不知道他梦游而吓怕了他致其死亡的说法就是谎话.....也许.....也许她是故意到我家来召开那吵死人的聚会，再在那里讨人厌地哭闹，好引诱我说出那类似教唆的话——她毕竟和我一起长大，知道我在那个时候会说什么话.....然后找个时间杀了张鸿图。也许那方法真的很可怕，可怕到她恨不得杀了张鸿图。她跑到我家来求助，捏造出那段张鸿图意外死亡的话，然后装作无意地引导我去注意凝香丸，也许目的不仅仅是想诓骗我收留她，还想引导我或是警察去调查，如果能得出‘张鸿图是死于意外’的结论，她就可以减罪或是脱罪.....”

“那她为什么要逃呢？一逃不就是加大了自己的嫌疑吗？如果想为自己脱罪的话，直接说谎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兜这么大的圈子？”张世君努力地跟着韩敏的思维转动着自己的大脑，提出了这么个疑点。

“可能是觉得张家人不会站在她这一边吧.....甚至还会立即对她不利，所以逃走比较安全.....”韩敏颇为不满地看了看张世君，他显然这是这个群体的一员。

“我.....我不会目无法纪的！”张世君不好意思地揉了揉鼻头，连忙岔开话题，“可是她藏起那张纸条又是为了什么？既然她为了脱罪已经做到了这个分儿上，干吗又要写这种纸条呢？这不是暴露自己的动机了吗？”

“大概她写的是真相，怕自己忽然遭遇不测，大家就不知道张家人对她做了什么了。也许她很为自己抱不平呢！”韩敏的思维已经越来越顺畅了，想到这里她不由得又黯然神伤。

“哦.....”张世君的眼珠飞快地转动，思绪已经飞快地到了下一步，“可是谁会为了孩子杀她呢？就算是怕分财产，也不会到要杀死这个孩子的地步啊！”

第32节：第十章 巨大的密室(2)

韩敏苦着脸笑了一下，“这就想不出来了……不如我们先想下一个案子。这种连环案件，只要解开其中一环，其他环也会迎刃而解了。”

“哈？”张世君觉得有些好笑，但目前来看似乎只能这样，“我们先从大厨的案子谈起吧……嗯……”他雄心勃勃地开始了推理，却没说几句就尴尬地停了下来，因为对于大厨那个案子他一筹莫展，只好临时改口，“要么先从瘦老虎谈起……瘦老虎可能被收买了，对凶手承诺不向任何人说是谁杀了大厨……而凶手却一直不放心，就把她灭口了……从胃里出现的那个特殊的胶囊来看，我三叔张鹏宇最有作案的嫌疑……”

韩敏接着开了口。只要不谈白芳芳的事情，她的思路就是清晰的，“如果这些凶案是联系到一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被困很有可能是之前的凶手所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这么多连在一起发生的事情不会是毫无联系的。”

“你的意思是……”张世君微微眯起眼睛，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你觉得我们的被困是餐厅之外的人做的手脚，对吧？”

“是啊，显而易见。”

“可是，”韩敏把下巴抵在手背上，“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要特意让大厅里的灯黑一下再送上写有恐吓语句的布条呢？我在你家传过菜，发现你家传菜的环节很多，厨房里总是闹哄哄的，要找个机会往菜里面放点儿什么很容易。如果送恐吓信的人是餐厅以外的人，把恐吓信塞在食物里送过来不更便利吗？为什么要特地把灯灭掉，然后摸黑冲进来放呢？人的眼睛对黑暗的反应都是一样的，这样很可能出意外。”

“的确如此。”张世君的目光剧烈地闪烁起来。

“所以，”韩敏抬起头盯着他的眼睛，露出寻求认同的目光，“我觉得往餐桌上放字条的人，应该是餐厅里的人。因为他需要掩护，所以

要把灯灭掉。”

“的确如此，”张世君冷笑起来，他已经猜到韩敏的意思了，“今天叔叔们是忽然上门的，除了他们之外，应该没人知道我们张家人今天会在这里聚齐。所以发动机关把我们关在这里的有可能是我这几个要求分家的叔叔。而照你所说，黑暗中如果把布条放远一些，很可能出现碰翻东西之类的意外，最保险的方法就是……”

“放在自己面前。”韩敏点点头说，“把我们困在这里的人就是你的三叔张鹏宇！佣人们先去用餐也是他的提议，这可能是暗号，叫同谋者展开行动，也是给他提供便利。迷药恐怕老早就下到了饭里。当佣人们都被迷昏后，他的同谋者才能毫无顾忌地行动！还有，从佣人们的昏迷程度来看，这迷药肯定不简单。这种特殊的迷药也只有开药厂的张鹏举最容易弄到！”

“是啊。”张世君愤愤地笑，“没想到他能想出这么多花样，还学起侦探小说玩密室杀人了……”说到这里他忽然顿住了，脸上现出大片的阴霾，“对啊，杀人……我一直很奇怪他为什么忽然要牵强地说是爸爸害死了爷爷和白芳芳，现在看来很可能就是要制造恐慌……为了不让我们聚在一起，而不让我们聚在一起的目的……”说到这里他忽然瞪大了眼睛惊恐地向朝韩敏看了过去。

韩敏也惊恐地看着他。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想到了什么。张鹏宇不让大家聚在一起的目的，恐怕就是想把他们分散开来各个击破！是想要做布条所预告的事情：杀人！

忽然一声尖叫声传来，张世君和韩敏都被吓得浑身一震。刚想到张鹏宇可能要杀人就听到如此惨叫声，此时的感觉就像已身陷梦魇却忽然被惊醒一样。

他们艰难地移动被惊吓得有些酥软的腿走出房门，发现大家都在朝一个房间跑。他们赶紧冲进那个房间，赫然发现地面一片鲜红。张鹏宇躺在地上，已经死了，头盖骨被打得凹陷了下去。他的老婆蓝映

雪正伏在他身上号啕大哭，他的五个儿子则呆呆地站在他身边，表情看起来就像是爆发前的野兽。

一看到张鹏宇鲜血淋漓地躺在地上，韩敏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一脚踏空，坠进无尽的迷雾中。她和张世君刚刚推理出这一系列事件的幕后黑手就是张鹏宇，分析出他把大家分散开后就要暗杀某人，没想到第一个被杀的人竟是他自己！这个诡异的转变让她感到无比迷惑。而张世君却没有迷惑，因为他根本来不及迷惑——张鹏宇那五个儿子近乎丧失理智的神情告诉他，他和他的家人可能要有麻烦了。

第33节：第十章 巨大的密室(3)

“是你们杀的吧？”张鹏宇的大儿子张世金率先发难，径直冲向了张鹏举和张世明。张世明畏缩地向后退去，张世君却冲上来拦住了张世金，“你干什么？”

“不用抵赖了，承认吧！”张世金拼命地推搡着张世君，额头上爆满了青筋，眼睛也涨得血红，“我爸爸是分家的主导者，一定是你们怕我爸爸真的能促成分家，所以把他杀了……”

“你不要胡说！”张鹏举怒吼起来，“你有什么证据没有？”本来张世金的几个兄弟已经摩拳擦掌地准备上前，被他一吼倒不敢动了。

梅若芬也抢上来说：“我不是叫你们好好地待在房间里不要走动吗？你们叫你爸爸自己出去乱走这算什么事儿……”

张世金一时语塞。此时张世君的五叔张鹏飞出来说话了，“大家都冷静一下。还是照大嫂说的，等天亮再说。如果能找到办法出去，就让警察来调查到底怎么回事。大家先退出去吧，不要再继续破坏现场了……”说罢下意识地环视屋里。虽然这么说，可这个屋子里恐怕也没什么证据可以被破坏了。一听到尖叫声所有人都冲了进来，把血迹踩得一团糟，连尸体都有不少人摸过碰过，明天即使警察能来，恐怕也是一无所获。

张世金他们扶着抽抽噎噎的蓝映雪往外走。张鹏飞走到她身边柔声说：“三嫂，你要节哀，明天还要靠你跟警察说发现三哥的情况呢……”

韩敏听说她是第一发现者，不禁对她多看了几眼。只见她抽噎着身体已经抖成一团，断断续续地说：“我见他这么久没回来就出去找他，看到这间房的门开着就走进进去，没想到……”

“世琳，你怎么不出来？”张世君二叔的女儿张世敏忽然叫了出来。大家往屋里一看，张世君口中的那个“林黛玉”张世琳正站在窗户边，一动不动地看着斜上方。

血淋淋的死尸就在她的脚下，她却毫不在意地站着。再加上她那僵硬的姿势和表情，不由得让人觉得分外诡异。张鹏飞也感到有些悚然，低声说：“世琳……”

“有人在上面哦。”张世琳指了指斜上方，喃喃地说，“有人在爷爷的房间里，身上好像还有血。”

大家顿时一片哗然，都下意识地朝窗边走去。张鹏举更是环视众人，大声喝问：“有谁不在吗？”

大家一听号令立即相互扫视，几秒钟之后便确认，所有的人都在。但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这就意味着这座大宅里还有一个或是几个他们完全不知道的人在活动。

大家顿时恐慌起来。张世君却不相信张世琳的话，走上前厉声喝问她，“你在说谎！对不对？”

韩敏很惊讶他为什么想都不想就否定她的话，便朝他看了几眼。

张世琳没有回答他，而是继续看着上面，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可能要跑了吧……”

大家对望了几眼，还是往楼上跑去，噤噤地冲进张鸿图的房间后，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第34节：第十一章 神秘人(1)

第十一章 神秘人

画忽然迅速地向旁边移过去，露出一个用砖头砌成的入口。里面赫然是个点着小灯泡、只铺着草席的小房间，一个衣着朴素的男人正慢慢地从草席上站起来。

“果然什么人都没有吧！”张世君很生气地大声说。

“也许是跑了。”张世琳的神情竟是波澜不惊。

“算了吧！”张世敏忽然阴阳怪气地说道，“你这次肯定又在说谎，对吧？！我记得你从小就喜欢用说谎来吸引别人的注意，是不是呀？”

张世君二叔的另一个女儿张世惠也来帮腔，“没办法，我们琳小姐需要人注目嘛。”

张世琳没有说话，嘴边却浮起一丝诡异的笑容。

“会不会是藏到哪里了？”张世君的二叔张鹏程下意识地打量着房间，张家人立即在房间里一阵乱翻。他们一共有二十多人，很快就把房间里翻了个遍。韩敏看着他们翻动屋子里的东西，下意识地在屋子里转起了圈，一幅画突然引起了她的注意力。这幅画不知是哪个形象派大师的作品，大块的颜色杂乱地拼凑到一起，让人觉得混乱、窒息和焦躁。画中有两块鲜红的颜色，它们一个是连在一起的两个圆圈，一个则是个三角形。

韩敏出神地凝视着这幅画，它正慢慢地与她曾经看过的一个影像相重叠。那是大厨房间里的那张纸条，上面画的图案和这上面的颇为神似。

韩敏走到画前，愣了几秒，忽然伸手在画面上按了起来：纸条上还画着一个窗户呢，那个窗户在哪里？

大家都停止了翻找，呆呆地看着韩敏，似乎已经预感到韩敏将揭开一个天大的意外。

韩敏很快就摸到了一块凸起的颜料，用力地一摁。画忽然迅速地向旁边移过去，露出一个用砖头砌成的入口。里面赫然是个点着小灯泡、只铺着草席的小房间，一个衣着朴素的男人正慢慢地从草席上站起来。他看起来大约五十多岁，面目清秀，个子很矮，大约只有一米四左右。

韩敏脑中嗡的一响。她忽然明白了张鸿图那个让白芳芳受孕的特殊方法是什么，还有白芳芳为什么会对肚里的孩子这么抵触。事实不像她想的那么玄妙，但远比她想的要肮脏。

她如同一头愤怒的野兽般朝那个男人冲了过去，一时间只想把他当场打死。张世君连忙抓住她。韩敏失去理智般地挣扎，嘶声叫着说：“你难道还不明白吗？你爷爷找人借种啊！”

张家人见到有密室出现已经惊讶无比，一听韩敏如此说更如遭雷击，纷乱地朝那个人吼道：“你是什么人？”

那个人满不在乎地打了个哈哈，深不可测地笑着说：“正如那位小姐所说，我是你们后妈肚里孩子的亲生父亲，也许还是你们张家所有财富的缔造者。”

“什么？”张家人也呆了。过了半晌，张鹏程、张鹏映才语无伦次地大吼道：“你说什么？我家的财富是你缔造的？你胡说什么？你到底是谁？”

张鹏举和张鹏飞却默不作声。

那人冷笑着说：“信不信由你们。”接着便高傲地一翻眼皮，不理不睬。张鹏程、张鹏映气得正要上去殴打他，张世君忽然叫了出来，“难道你是爷爷口中的神算子？”

张家人飞快地对望了一眼，脸色都有些发白。他们想起了张鸿图曾经乐此不疲地说过的一个故事：他年轻时得一神人相助，所有事情都可事前算出，逢凶化吉，所向披靡……

听到张世君说出“神算子”这三个字，这个男子立即露出了自得的笑容，“是的，在下正是你们口中的‘神算子’。”

张家人更惊骇了。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张鹏映率先叫道：“你胡说！你看起来才不过五十岁而已，我爸说的那个……那个神算子可是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和他在一起的！”

“当然了。那个‘神算子’是我爸爸，他已经被张鸿图杀死了！”那男子冷笑着，眼中溢出浓浓的仇恨，“也许你们不知道，你们那英明果敢的张鸿图大人其实是个极端不自信，一直都焦躁不安的家伙。他干什么事情如果不事先知道结果就无法安心，于是我父亲便借此接近他，为他算每一件事的结果。我父亲一开始只是想从他那里得到点儿好处，时间一长就成了被长久供养的搭档了……”

“你就少吹牛了！”张世君冷笑着打断了他，“这世上根本没有人能算出每一件事的结果！所有算命的都是骗子！”

那男子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开口时的语气却很释然，“是啊，我们都是骗子。占卜其实就是用文字来诈骗。比如我说‘财运大好，防口舌，戒小人，处事谨慎，便可成功’。如果成功了，固然是我算对了；如果失败了，就可以说是行事不够谨慎，有小人作祟，或是暗处有口舌而导致失败。这几个因素是很难界定的，不管怎样都能靠到它们身上去。哈哈，其实算命的任何结果都是正反两方面都能站住脚的。也不是很高明的骗术，可就是有人愿意受骗……”

韩敏呆呆地看着张世君和神算子对话。虽然张世君大声指斥神算子是在骗人，但仍没有减少她?荒谬感。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这帮人，一时间只觉得自己身在梦中。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这一家人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

听着神算子自嘲式的剖析，张家人的脸色越发难看了。那男子嘲讽地笑了笑，既像是在嘲讽张家人，又像是在嘲讽自己。接下来便讲到那深重的血仇，他的眼里陡然充满了红丝，“人只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享乐。我父亲和张鸿图后来因为利益的分配而产生了矛盾，于是我父亲威胁他要离他而去，原本只是希望他能多给一点儿钱，没想到竟惹来了杀身之祸。张鸿图在一个黑夜里，把我父亲扔进水里溺死。

因为我父亲能算命，他又怕我父亲有什么异术能大难不死，还把尸体再捞上来，补上几刀。”

第35节：第十一章 神秘人(2)

听到这里韩敏顿时一凛，眼前陡然浮现出张鸿图梦游时的怪异举动——蹲下、摇晃脑袋，伸胳膊伸腿。她一开始不知道这是在做什么，现在才醒悟过来那是在岸边准备下水的动作。看来张鸿图杀害上代神算子后心理上受了很大的刺激，因此得了梦游症，还一直在梦游时重复同样的动作。她忍不住朝张世君投去了同情的目光：生在这样黑暗的家族，有钱又能如何？忽然间，她可以理解张世君为什么这么怪诞了。

“我爸爸死了，张鸿图却不能没人给他算命，便把那时还年轻的我囚禁起来，让我来帮他算命。我以前是被囚禁在一个山洞里，后来这房子建成了，我就被囚禁到了这里。这样的日子很难过啊，我也因此得了癌症，活不久了。张鸿图很惊慌，惊慌得连梦游症都复发了。我便乘机骗他说我家人算命准是因为我家的血缘，他想要继续拥有神算子的话就要给我找个女人留下个血脉。于是他就娶了一个老婆进门来给我留血脉，让我的孩子生下来之后就以他儿子的身份活下去。哈哈！”说到这里，男子颇为得意，竟然放声大笑起来。

张家人一个个羞惭得无地自容，张鹏举和张鹏飞已经面如土色。韩敏则在他的笑声中涨红了脸，又起了冲上去打死他的冲动。她忽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连忙大声喝问：“说什么被囚禁……你自己能从这里自由出入吧？否则豢养你的张鸿图死了，又没有其他人知道你的存在，你在这里早就饿死了！”她的嗓门陡然提高，“张鸿图是你杀的吧？你那么恨他……今天的一切都是你搞出来的吧？”说这番话时，韩敏并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她之所以脱口而出，是因为她心里还希望白芳芳是无辜的。

张家人如一群恶狼般朝他盯过去。那男人不慌不忙地打了个哈哈，“杀张鸿图的不是我，是那个女人白芳芳。她发现了借种的秘密，非常生气，便趁张鸿图梦游的时候把他推进了水里。不过有件事你说

错了，并不只有张鸿图一个人知道我的存在，张鹏举和张鹏飞都知道啊。”

韩敏全身一震，用力地咬住了嘴唇。说实在的，她并不确定芳芳是无辜的，但是既然找到了另一个可能犯案的人，就不能轻易放过。她忽然发现他的话里有一个漏洞，立即下意识地朝张鹏举和张鹏飞看去。

他们……好像是敌人吧，怎么可能这么安静在一起分享这么大的秘密？即使张鹏飞是最近叛变的，也不对劲啊？

大家骇然地盯着张鹏飞和张鹏举。张鹏飞低着头不做声，张鹏举则面如死灰，喃喃地说：“老父糊涂，做下如此丑事……我们做儿孙的只有想办法把它永远隐藏起来。对于这个活证据，我们也只能把他囚禁到老死……”

听起来像是那男人无法自由行动，韩敏却不愿就此罢休。她飞快地转动着脑筋，很快便发现另一个问题，大声叫嚷起来，“你还是能自由行动的！否则你怎么会知道白芳芳是‘趁张鸿图梦游的时候把他推进了水里’？”她说这句话时又是恼怒又是庆幸，差一点儿就被这家伙给骗了。

“是啊，我花了好几年才想出在里面触动机关的办法，”男人倒是轻松地承认了。

“那么……”韩敏得意地冷笑起来，既然他可以自由行动的话，他的嫌疑就不能说没有。不过大家谁都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他们关注的只是这个家伙可以从里面触动机关，那他为什么不逃走呢？

“那你为什么不逃走？”张鹏飞颤抖着声音率先发问。

“没办法，我毕竟被你们囚禁了这么多年，已经丧失了在这个时代生活的能力。除非待在这里，否则我没法活下去。”男人狡黠地斜睨着张家人，语气中充满了嘲讽，突然又得意地怪笑起来，“我每天晚上都贴着墙脚在这座房子里游荡，偷窥着你们所有的秘密。你们为了保护

自己的隐私，不将摄像头装全，却让我把你们的秘密偷窥了个够，哈哈！”

张家人愕然，张世娟的脸色最为难看，她在想自己裸泳时……恐怕也被看到了！

在张家人呆呆地看着神算子怪笑的时候，张世君却在低头沉思。他想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脸色已经变得一片苍白。

第36节：第十一章 神秘人(3)

“爸爸.....还有五叔.....”张世君抬起头来，直直地盯向张鹏举和张鹏飞，“大厨.....该不是你们杀的吧？”

既然大厨知道毁掉凝香丸，就证明他也知道这个秘密。而张鹏举和张鹏飞这么努力想隐藏家丑，为绝后患，说不定会把知晓这个秘密的他给杀了！

张鹏举和张鹏飞脸色都有些发白，嘴唇动了几动，却没有开口。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时间有了令人窒息的几秒空白。

“别瞎猜了！”韩敏忽然打破了寂静，“不可能是你爸爸和你叔叔杀的！你还记得大厨身上的刀口是斜向上的吧？证明凶手比大厨矮！你爸爸你叔叔都比大厨高得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韩敏一眼就能看出问题的关键，而张世君却被亲情蒙住了眼睛而无法冷静判断。

张世君连忙在心里做了一番比较，发现果然不假，思忖着说：“那会是谁呢？”

“很显然！”韩敏指着那个男人，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来，“只有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有嫌疑！知道秘密的人当中，只有这个家伙比大厨矮！”的确，这个男人五短身材，的确比大厨矮得多。因为对这男人怀着特殊的厌恶，所以韩敏观察他观察得特别仔细。

那男人一怔，不屑地笑了笑，“你厉害，小姑娘！的确，大厨是我杀的。他可是这个秘密的核心人物呢，给白芳芳吃的凝香丸就是他调制的。张鸿图怕白芳芳不愿意借种，就每天晚上用药把她迷倒。他有没有勒索张鹏举我不知道，但是他来移走凝香丸的时候被我发现了。我一直想找机会问问他想干什么。一天夜里凑巧发现他在花房里，我便问他偷偷转移凝香丸是不是打算跟警方告发？这件事对我来说不痛不痒，反正我已经得了绝症了，什么都无所谓。但我还是想在张家多过几天安乐日子，便劝他如果要告发的话请三思，没想到他劈头盖脸对着我好一通臭骂，骂我是废物，还辱没我的亡父。我一怒之下，就

把他捅死了，用的就是我为了保护自己从餐厅偷来的餐刀。”他说着朝席子下面一指，张家人赶紧冲过去，果然从席子下面翻出一柄沾着血迹的餐刀。

张鹏举脸色发白，低低地冷笑着，“是我叫大厨把凝香丸转移毁掉的，倒不是为了告发。大厨骂你大概是因为讨厌你吧，没想到会因为这个而送了性命。”

韩敏哑然。没想到大厨竟是死于胡乱骂人，她本来以为大厨的死大有文章，原来竟是一起冲动性杀人。她不禁猜忌地朝张鹏举和张鹏飞望去，他们为了隐藏家丑就想方设法隐瞒神算子的存在，那极有可能是他们杀了瘦老虎。想到这里，她的心里竟隐隐有些难过。张鹏飞还好说，张鹏举……她有点儿不希望张世君的父亲是凶手。

第37节：第十二章 柳暗花明(1)

第十二章 柳暗花明

这五兄弟，行事真是颠三倒四，刚才还说那神算子是凶手，怎么没过几小时就说张鹏飞是凶手了？

张世金五兄弟围着餐刀看了又看，忽然一起跃身朝那男人扑去。

“你们干什么？”张鹏举连忙喝止他们。

张世金他们已经把那男人按到了地上，眼睛里充满了血丝，“当然是给我爸爸报仇！今天这一切显然都是他搞出来的！他这么恨我们张家，那个带血的布条肯定是他送过来的！灯熄灭的时候我们都在餐厅，佣人们又都被迷昏了，除了他不会有别人，没错的！”然后恨恨地把那男人的头往地上按，粗声喝道，“你承不承认？”

那男人被激怒了，大声道：“是我杀的我会承认，但要不是我杀的我坚决不会承认。今天这出闹剧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敢抵赖？”张世金凶狠地朝那男人捶了一拳。张鹏举大声喝止，可他们就是不听。蓝映雪虽然还沉浸在悲伤里，脑子还是清楚的，连忙喝止五个儿子，“住手！一切等联系到警察来再说，你们现在如果把他们打死了，只会给自己找麻烦！”

张世金等人这才住手。张鹏举叫大家把那男人捆起来，带到一个储藏室里，叫大家轮流看守。张鹏映的那三个丑儿子值第一班，其他人便各自散去休息。

韩敏紧皱着眉头看着张家人散去，自己却站在原地不动，竟有种不想就此离开的感觉，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秘密没有解开。比如张鹏宇的死，她总是觉得张鹏宇不会是神算子杀的。就像神算子说的，他现在要靠张家生活，绝不会如此惹麻烦。张鹏举和张鹏飞也似乎没有杀他的动机，那会是谁杀了他呢？

见她一副沉思的样子，张世君忍不住叹了口气，正想在她的肩膀上轻拍一下，让她去休息，没想到手刚举起来她便开口问他：“喂，我

说，你真的以为那个什么二代神算子是把我們困在这里，再杀了你三叔的凶手吗？”

“我觉得不像。别的不说，被关在斗室里这么多年的人会使用电脑吗？启用那个系统要经过非常复杂的操作，没有人教他是绝对做不到的。我爸爸和叔叔绝对不会教他使用电脑，再说他们自己也是个电脑盲。”张世君思忖着说。

“我觉得也是……”韩敏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轻轻地叹了口气提议说，“我们去看看张鹏宇的死亡现场吧，看看能找出什么蛛丝马迹。”

“你不去休息休息吗？”张世君可不想叫她累坏了。经过那剧烈的情绪波动，她的脸色已经惨白惨白的了。

“没办法，不能等到天亮啊。我总觉得天亮之前总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好吧……”张世君本想让她去休息，自己来继续调查的，可是想到现在两人在一起更安全些，于是便和她一起回到了张鹏宇被杀的房间。他们遵循着张鹏飞临走时说的话，踮着脚小心翼翼地进去，尽量保护现场。可是现场早已被破坏殆尽，已经没有什么可保护的了。

张鹏宇直挺挺地在地上躺着，身体已经僵直。他的眼睛如死鱼一般瞪着天花板，嘴惊恐万状地张着，可以让人清晰地感觉到他死前是多么的惊恐和迷茫。他头上的伤口已经被凝血糊住，微微凹陷的形态可以让人想象到殴打他的人是多么强壮，而他死前的痛苦又是多么剧烈。看着那已经变黑的凝血，韩敏忽然感到胸口一阵翻涌，差点儿当场呕出来。在电视里看到那些侦探检看尸体如同翻书，可是轮到自己时才发现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张世君怜惜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微笑着叫她靠后，自己忍着刺鼻的血腥味在尸体旁蹲了下来。他虽然装出了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其实心里还是发毛的，因此在检看尸体的时候根本不敢看脸，目光只是往他的手脚上溜，倒因此发现了一个藏得非常隐秘的重要证据。

“哎？这是什么？”他发现张鹏宇攥着的手中好像有异物。他用力掰开张鹏宇的手，拿出了一张小纸片——那是一张崭新的钞票残片。

张世君拿着这张钞票残片反复观看，思考着它代表着什么意义。韩敏则出神地盯着它看，眼中渐渐放出了光亮。

“快！”韩敏忽然叫了出来，急急地说，“快看看他的钱包还在不在？”

“在啊，怎么了？”张世君掏出他的钱包，打开一看，发现它几乎空了。

“还不明白吗？”韩敏看着空空的钱包，露出惊喜的神色，激动地说，“今天把我们困在这里的，就是张鹏宇！”

“什么？”张世君皱起了眉头，显然还没反应过来。

“你还记得《尼罗河上的惨案》吗？”因为过度激动，韩敏还被口水呛得咳了几声，“知道了自己的主人就是凶手的女仆勒索她的主人，结果被她的主人灭了口，侦探波罗靠残留在她手里的钞票残片锁定了凶手！”

“你是说三叔在勒索某人？”张世君皱起了眉头，他不相信。因为对他们张家人来说，只用一只手就可以拿住的钱实在太少了。

“不，是反过来的！可能是他在给某人钱的时候……就是在背对着某人数钱的时候被敲死了，然后凶手就从他已经僵硬的手里拽走钞票，留下了这么一小张残片！还有……”韩敏激动得又咳嗽了一下，“既然已经有不明人士下了死亡威胁，他为什么还敢若无其事地到处乱走呢？除非他知道这件事对他毫无威胁！而他在这个时候要偷偷去见谁呢？”

第38节：第十二章 柳暗花明(2)

“那.....那个他要见的人.....那个拿他的钱的人，就是.....”张世君也有些懂了，飞快地转动着眼珠。

“就是他的同谋者！”揭出真相的兴奋令韩敏说话的语速很快，“我们之前不是推定他最有条件和动机把我们困在这里吗？把我们困在这里的确实是他！他被杀只是因为和自己的同谋者发生了摩擦，原因可能是钱，也可能是其他原因.....这只是一起发生在计划外的谋杀！”

“哦.....”张世君转动着眼珠，顺着韩敏的思路想了一想，果然不错，不过他没有就此停止思考，而是继续往下摸索，“这么说.....他把我们关在这里还是想谋杀某人.....他要谋杀的人，应该是.....”想到这里他忽然脸色剧变，猛地朝走廊扭过头去。也正在这个时候，走廊上又传来了喧哗声。

韩敏和张世君赶紧朝声音的源头冲去，那正是张鹏飞的房间。张鹏宇的五个儿子正围着张鹏飞推搡，一面推搡一面大吼道：“快承认了吧！是你杀了我爸爸，对吧？”这五兄弟，行事真是颠三倒四，刚才还说那神算是凶手，怎么没过几小时就说张鹏飞是凶手了？张世君口中的忠厚人张庭芳只是缩在一边噤若寒蝉，而那个张世琳却在那里旁若无人地玩着针线盒。

张鹏举赶到了，厉声喝道：“住手！你们说你们五叔是凶手，有证据吗？”

“大哥！”蓝映雪冷笑着开了口，眼里闪着像猫头鹰一样的光，“你就别装了，说不定杀我老公你也有分儿！”

张鹏举脸涨红了，嗓门更大，“莫名其妙！弟妹，你一直是个明白人，怎么现在也跟着血口喷人起来了？”

“就因为我一直是个明白人，我才能看出你们的诡计！”蓝映雪冷笑着说，“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就都说了吧。爸爸那档子荒唐事，我们家也知道！这次原本就打算通过揭露家丑让你失去所有的公信力。

我原本还很奇怪，老五一直都是维系这个家的死硬分子，怎么会忽然投靠到我们这边来呢？你们一起分享这么重大的秘密，关系一定很铁吧？那他就是你的卧底啊！我那个死鬼老公见他来投靠还挺高兴，为了拉拢紧他就把准备揭露家丑的事情告诉了老五。哼哼，你和老五这么想维护家丑，当然就会合谋把我老公杀了啊！”

“你……”可能是被气得太厉害了，张鹏举一时想不出回应的话。

张鹏飞脸色蜡黄，喃喃地说：“我混入你们当中的确是设法维系这个家族不被分裂，知道你们密谋揭露家丑的时候，也的确想阻止你们，但我的确没有杀三哥……”说着郁愤地看了张世琳一眼。张世琳还在那里闷声不响地玩着针线盒，好像一切都和她无关。

其实他和张鹏举在屋子变成密室之后就发觉事情不妙，想趁大家各自回房间休息的时间悄悄地把神算子转到另一个地方，只是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动手张鹏宇就忽然被杀，家里乱成了一团。紧接着张世琳就发现了神算子，还立即指了出来，结果一切都暴露了。

“你就抵赖吧你……”蓝映雪嘴边浮起了狠毒的微笑。张世君冷冷地盯着她，忽然大声冷笑起来，“三婶，你不要再装了。设机关把我们困在这里的人，就是你们吧？”

蓝映雪猛地朝他扭过头去，张世金五兄弟也通通呆若木鸡。

张世君用冰刀一样的目光扫视着蓝映雪他们的脸，把他们刚才的推理跟大家说了一遍，然后轻轻扬起手中的钞票残片，“你们也可以说三叔要见的同谋者就是五叔，但五叔是不会找三叔勒索这么点儿钱财的。因此，杀三叔的只可能是那个趁我们吃饭时在餐厅启动应急系统的人，也就是另一个同谋者！至于那个人是谁，我想三婶你们应该知道吧？”

蓝映雪和她五个儿子面面相觑，看来他们也没想到杀张鹏宇的会是那个人，脸上的神情都是惊骇万分。

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静等着他们报上那个人的姓名。蓝映雪的嘴唇嚅动了半天，却吐出一句令人匪夷所思的话，“我们不知道

那个人是谁！什么同谋者，不知道.....”

第39节：第十二章 柳暗花明(3)

“你胡说！”张世君忽然愤怒起来，“你不愿说出实情，是因为怕你们的阴谋暴露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蓝映雪的脸色更苍白了。

“你不用装了！”张世君冷笑着说，“仅仅是揭露家丑是不能让我爸爸失去公信力的，你们的目的恐怕是想杀了我爸爸，然后再把罪责推到那个神算子头上，对不对？”如果张鹏宇要杀人的话，他要杀的只可能是张鹏举，因为那个时候张鹏飞还没暴露呢，而杀了人肯定需要人来顶罪，怎么看都是那个藏在密室里的家族公敌最适合。

张家的其他人顿时一片哗然。蓝映雪和她的儿子们在大家愤怒的目光中低下头去。差点儿被杀的张鹏举自然不用说，张鹏程和张鹏映虽然也想分家，但还没有杀死大哥的想法，所以对张鹏宇的阴谋同样感到很愤怒。

张世君愤怒地冷笑着，看着已经如同斗败了的鸡一样的蓝映雪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沉着嗓子继续指控，“还有大厨的老婆也是你们杀害的，对吧？！”

蓝映雪等人的身体齐齐颤动了一下。

“知道这件事的一开始应该只有我爸爸、爷爷、五叔、神算子、白芳芳，还有大厨六个人。他们是不会告诉你们的，但大厨是个妻管严，不排除在老婆面前露出了蛛丝马迹而被逼招供，而你们是从大厨的老婆那里知道这件事的，因为她需要钱，很可能向人售卖这个秘密！可能是后来她对你们勒索无度，你们就把她杀了！”

这是他听蓝映雪说那件家丑他们家也知道后忽然想到的。他们凭什么知道这件事情？只可能是从瘦老虎那里知道的，那么瘦老虎的死就显而易见了。他和韩敏一开始以为瘦老虎是看到了大厨被杀而被灭口，现在看来可能不是这样。当然她也可能看到了大厨被杀的经过，

但张鹏宇叫她不要说出来，因为要让神算子在这个宅子里留到被栽赃的那一天。

蓝映雪的脸已经苍白得像石灰，可是还在负隅顽抗，“好玄妙的想象啊！你有证据没有？”

“当然有！”张世君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大厨的老婆是被人用包着乌头碱的胶囊毒杀的。而那个胶囊材质特殊，只有你们的药厂可以生产！”

“这你可说错了！”蓝映雪大笑起来，“那种一个小时才溶解的胶囊随便哪个药厂都可以做……”话出口之后才发现失言，她惊恐地捂住嘴巴，但已经来不及了。

“哈哈，露馅了吧？！我只说那种胶囊材质特殊，没有说它一个小时才会溶解啊。你自己招认了，怪不得我吧？”张世君露出了胜利的笑容。终于抓住了这个狠毒的女人的痛脚，他感到非常快慰。

“不……不是的！我是从警察局打听到的！警察局里有我的熟人……”蓝映雪真是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到现在还在顽强抵抗。

“那就只有让警察来调查了。”张世君轻蔑地说，“到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罪，自然见分晓！”他已经完全占据了优势，表现得有些居高临下。

“好的！自然见分晓！”蓝映雪毫不示弱，但是那中气不足的声音已经让她的惶恐暴露无遗。

“对不起了，弟妹，”梅若芬如恶狼一样逼了上来，她早就忍不住想插一脚了，“现在大家都对你们不放心，如果你们还能自由走动，大家都会坐立不安的。”

“那你想怎么样？”蓝映雪翻着白眼，满不在乎。

“只有把你们锁起来了。”梅若芬狠笑着说。

张世金五兄弟开始躁动，蓝映雪却喝住了他们。大概是觉得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们还安全。她故作镇静地大声说：“悉听尊便！”

“那就请了。”梅若芬骄矜地一摆手。

把蓝映雪他们锁起来之后，张世君如释重负地出了口长气。张家人的其他人却仍然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原因很简单，杀害张鹏宇的那个人不知所终，很可能还在这个房间里。把人的头盖骨都打陷下去了，可见他有多凶狠。无论如何，和这么一个人共处一宅，实在是让人害怕的事情。

“儿啊，他们是被锁起来了，可是你三叔的那个同谋者呢？”梅若芬贴近看起来已经很疲倦的张世君，低声下气地问。她对这个儿子本来就宠溺，现在见他像侦探一样解决了一个案件，不知不觉中对他有了种敬畏。

“对啊，”韩敏愁眉紧锁地应和，“虽然不知道那个同谋者为什么要杀你三叔，但我总觉得他会有下一步行动。侦探小说里不有很多这样的情节吗？一个人在一个家族发生内讧的时候假装帮助其中一方，把合作者利用完了就杀死，因为他的目的是毁掉这整个家族……”她这番话立即在张家人当中引发一阵恐慌。

“这个啊，不用担心！”张世君赶紧稳住大家，有些恼怒地瞥了韩敏一眼，“马上就能解决！”

张世君带着大家浩浩荡荡地来到佣人们吃饭的饭厅，数了数，人数不少——除了一直在房子外面的看门人，然后拿把大锁就把饭厅锁了，“好了，不管凶手是谁，一定是佣人中的一员。他在吃饭的时候为了行动肯定没有服下迷药，杀了三叔之后很可能也服下迷药混在其他中间，也可能在那里假昏迷。不管他是真昏迷还是假昏迷，现在都已经被锁住了，大家可以高枕无忧了！”

这时他才算卸下所有的重负。

第40节：第十三章 特殊的爱恋(1)

第十三章 特殊的爱恋

韩敏吓了一跳，条件反射般往前冲了几步，额头撞到异物眼冒金星，往后退了几步背又重重地撞到了墙上。什么？对面是实的？她被关起来了？

“累死了累死了！”张世君打着哈欠走进房间，夸张地捶打着自己的后颈，“总算可以休息了！”回头却瞥见韩敏仍然是一副愁眉紧锁的样子，装作不满地明知故问，“还有什么担心的啊，你？！”

韩敏咬着嘴唇，飞快地朝他瞥了一眼。她的目光很奇怪，就好像在看心怀叵测的陌生人。张世君假装没看见她的目光，继续喊着累，重重地往床上一躺，“不管你在担心什么，我可要睡了。”忽然抬起身子，嬉笑了一下，“你不累吗？我批准你和我一起睡哦！”

韩敏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张世君早就料到会如此，自嘲地笑了笑，一言不发地倒头就睡，很快就响起了鼾声，眼睛却依然是睁着的。

韩敏坐到沙发上，把腿蜷到上面，抱着膝缩成了一团，眼睛只顾盯着他看。她觉得张世君肯定知道她在想什么，他是在刻意回避。现在并不是一切都清楚了，买凶杀害白芳芳的凶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不过凶手是谁恐怕已经昭然若揭了。

从动机上来讲，最可能杀害白芳芳的，就是张鹏举和张鹏飞。他们是维护家族证据的死硬分子，是绝不会放任白芳芳这个最有力的活证据活下去的。

张世君不打鼾了，取而代之的是均匀的呼吸声，他这才是真正睡着了。韩敏轻手轻脚地下了沙发，走出房间——她决定一个人再调查调查，一定要给白芳芳一个公道。

在跨出房门的一瞬间她忽然感到一阵恐惧。张鹏飞还算罢了，如果凶手是张世君的爸爸张鹏举的话，她该怎么办呢？

走廊里并不暗，可韩敏感觉阴影重重，就像她心中的彷徨和犹豫。冷不丁一串细碎的脚步声响起，一个清脆如银铃的声音滑进她的耳朵，“可以跟你说说话吗？”

韩敏倒抽了一口冷气，像被钉子钉住一样停住了。回头一看，发现正是那个“林黛玉”张世琳。她一袭白衣在那里站着，怯生生，但是亭亭玉立。一双大眼睛像玻璃珠一样闪闪发光。

韩敏吞了口唾沫。她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不太光明磊落的想法：看来张世琳是那种不谙世事的大小姐，应该很好骗。说不定能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发现张鹏飞是凶手——不知不觉间，她已经希望凶手是张鹏飞了。

“那好……请问想跟我说什么？”韩敏僵硬地假笑。

“请问……你是君哥哥的女朋友吗？”

“哎呀，这个……”韩敏微微有些慌乱，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仔细一想如果回答不是的话，很可能会拉远和对方的距离，所以只好干笑着说，“哈哈，算是吧。”

“真羡慕你。”张世琳凄凉地一笑，眼睛微微有些湿润，看起来就像两颗浸在深潭里的玻璃珠，“做君哥哥的女朋友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我的梦想让你实现了哦。”

你们应该是近亲吧……韩敏在心里嘀咕着，但想到这也许是开玩笑，再说小时候的思想大多荒唐，连想当自己亲哥哥的女朋友的小女孩都有，于是便也用开玩笑的语气对她说：“那我可就对不住你喽。”她丝毫没发现张世琳的眼底隐藏着无比认真的怨恨。

第41节：第十三章 特殊的爱恋(2)

“你这么晚在干什么呢？”张世琳不动声色地收起刚才那份怨恨，浅笑吟吟地问。

“啊，这个……”韩敏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冷不防张世琳飞快地接了一句，“是要调查，是吧？”

“啊，这个……不是……”韩敏吓了一跳，说话也结巴起来：她发现我的真实目的了？对了，刚才自己跟张世君分析案情的时候有些忘乎所以，暴露了自己之前偷偷伪装成佣人来调查的事情，心思稍微缜密点儿的人恐怕早就知道她是谁了。如果白芳芳之死真是和张鹏飞有关，而他的女儿张世琳又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恐怕就什么也不会告诉她了！

“调查这里有没有什么秘密通道，对吧？”张世琳莞尔一笑。韩敏怔住了，不解地朝她看了看。

“君哥哥说爷爷安装应急系统可能就是要给我们准备一个惩罚房间，这个我是相信的。我们家的人其实在爷爷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争权夺利了，爷爷对此很伤心，也怕这些斗争会伤害到他。不过我觉得爷爷一定还会在这个房子里建一个逃生通道，因为总要防止系统被误启动或是被别人启动了。就算对我们失望了，他也要顾着自己啊，对吧？”

韩敏顿时松了口气，简直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朝张世琳用力地点着头。她现在才发现这个小女孩思路还真是清晰，对她爷爷也真是了解。不过被自己的子孙了解到这个分儿上，张鸿图也真够悲哀的。

“我本来想一个人把它找出来，给君哥哥一个惊喜。既然你也出来了，我们就一块找吧？”张世琳的眼里满是纯净无瑕的热情。

“呃……好……”韩敏觉得现在也许找到出口最重要，再说跟她一块调查，说不定能套点儿近乎，套出点儿白芳芳死亡真相的蛛丝马迹。

“好了，你觉得如果是密道的话，会在什么地方呢？”张世琳问韩敏，她的声音透明飘忽，轻松得像在进行一个游戏。

“呃.....我觉得，应该在隐蔽的地方，像那个藏着神算子的密室一样，前面有什么遮挡.....或是有什么可以启动机关的按钮或把手.....”

“那就是地下室。我们去地下室看看。”张世琳微笑着说。她的语气很平淡，一点儿都不像在推理。

地下室里堆满了杂物，墙壁上到处都是青苔，让人觉得又湿又冷。韩敏和张世琳开始分头寻找机关，韩敏立即像只老鼠一样一阵狂翻。张世琳似乎没有认真翻找的意思，翻了几下就开始自顾自地说起了话，“君哥哥.....其实很讨厌我。你也知道吧？”

“啊？”韩敏猝不及防，怔了片刻之后才干笑着安慰她，“不是的.....他没有.....”

“你不用安慰我啦。”张世琳看起来很坦然，“我清楚他们对我的看法。我被讨厌也是应当的，因为我爱说谎。”韩敏一怔，看向她的时候却发现她整张脸似乎都要滴出泪水来，却是哀而不伤，“我知道说谎是不好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希望能有人注意我。你也看到了，我的父亲一直在维护家族的完整。他和君哥哥的爸爸不一样，他是全心全意的，一点儿都不顾自己的，所以在家族的争斗中他总是一让再让，被欺负得很惨。作为他的女儿，我自然也是一样。从小到大亲戚们都不理我，我想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便开始说谎，结果谎话被拆穿之后就被欺负得更惨。我的心情一直很压抑，身体才会很不好。”

韩敏咬了咬嘴唇，她已经快要掉下眼泪了。张世琳的遭遇本来就悲惨，而且她的声音和表情特别有感染力，搞得她也感同身受、深受其苦似的。她知道也许没什么用，但还是柔声安慰她，“没关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张世琳不以为然地一笑，低声说：“也许吧。不过我的生命也许没多久了呢.....”

“啊？”韩敏一惊，低头猜测她这到底是哀叹身体不好，还是一如既往地在说谎。张世琳却把目光转向别处，接着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叫了起来，“你看，那个砖块！”

韩敏朝她指的方向看了过去，却没有发现满墙的砖块有什么异常。

第42节：第十三章 特殊的爱恋(3)

“你看看这里。”张世琳走过去，用手指点住一个砖块，“满墙的砖块只有它没有结上青苔，应该是被人经常摸。”她拔下发卡，用力地在砖缝里撬。韩敏也学她拔下发卡，可还没等她上前砖块就脱落下来，里面露出一个按钮。

“就是这里了。”张世琳面露喜色地一按，旁边的墙上赫然出现一个大洞。

“是这里了！”韩敏惊叫出来，把发卡都丢到了一边，接着欢呼雀跃。张世琳也很高兴，往前跨了一步，却只跨了一步就停在那里不动了。

韩敏以为她怕黑，朝她理解地笑笑，率先走了进去。这密道里还真是黑，虽然地下室的灯光透了少许进去，可还是什么都看不清。

忽然轰的一声，连这一点点的光亮都不见了。韩敏吓了一跳，条件反射地往前冲了几步，额头撞到异物眼冒金星，往后退了几步背又重重地撞到了墙上。什么？对面是实的？她被关起来了？

韩敏回过神来之后立即扑到墙上大喊：“外面怎么了？快放我出去！”

外面没有人应声。韩敏更加惊慌了，用力地拍着墙壁。手撞到墙上碰脱了皮，胸口也开始憋闷。仅仅是几分钟而已，韩敏就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

在紧张的气氛中，韩敏觉得时间像麻花一样扭曲着冲刺。她在狭小的黑暗中感到了异常的恐慌，觉得身体也被慢慢地扭成麻花。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张世琳是误操作了还是……抑或是这根本是个梦？

说起梦，她忽然想起自己看到张世琳时的感觉是什么了。那是因为张世琳给她的感觉酷似那个先在地下室消失又在她家附近出现的那个魅影般的身影！这是……怎么回事？

韩敏在墙上发了疯似的捶打，眼前的那堵墙忽然移开了，韩敏哇的一声向前倒去，一头倒在一个人怀里。她惊慌地抬头一看，发现搂住她的人正是张世君。

老实说，现在他在韩敏心中并没有被捧到很高的位置，但韩敏在这个时候看到他就像见到了天神一样。

“你怎么会在这里？”看着满脸灰尘的韩敏，张世君还是惊魂未定。

“呜……我……张世琳……”受到重大惊吓的韩敏说话都囫圇了。一听张世琳这个名字，张世君的脸色陡然变了，竟然大叫起来，“你怎么会和她在一起？怎么会和她在一起的？”

韩敏被吓了一跳，从他怀里挣脱了出来，呆呆看了他几十秒才怯生生地说：“她说要和我一起找通往外面的秘密出口，所以就……”

“你太糊涂了！怎么可以随便相信别人呢？她会杀了你的！”张世君简直可以说是气急败坏，甚至比韩敏还激动。

韩敏怔住了。

张世君似乎觉得自己失言了，下意识地摸了摸嘴，最后一横心，“好，我也不向你隐瞒了。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讨厌她吗？”

“因为她喜欢说谎？”韩敏小声接腔。

“不是！”张世君抿了抿嘴唇，用了很大的力气才说出来，“那是因为她从小就对我有……特殊的欲望！根本不顾我们是近亲。”说到这里他的脸刷的一下涨红了，说话也更加艰难，“就在前几个月，她还约我去她家……说是谈事情……没想到去的时候她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她竟披着浴巾出现在我面前，然后手一松，浴巾、浴巾就掉下来了！”说到这里他停住了，虽然已经过去几个月了，可如今想起来还是让他那么难堪，停了半天才再度开口，“我被吓坏了，转身就跑了出去。之后她就打电话到我家里来，恶狠狠地说如果我以后交女朋友，她一定要杀了她！”

韩敏骇然。此时她才明白张世琳跑到她家附近就是为了窥视她，她仿佛看到了张世琳满脸狰狞和怨恨地躲在角落里偷看她的样子，感到了一股莫大的恐惧，就像在恐怖片里看到那种貌似纯洁实则狰狞的娃娃鬼怪一样。张世君用力地揉了揉头发，低下头盯着地下室那灰尘堆积的地面。韩敏静静地看着他，忽然感到很愧疚。他把这么隐秘的事情都跟她说了，她却因为害怕他会包庇他的亲人而一个人秘密地调查。

第43节：第十三章 特殊的爱恋(4)

“我……”韩敏犹豫着开了口。

“干吗？”可能是心情还是很坏，张世君的语气很不耐烦。

韩敏一惊——她现在特别容易受惊，本来想剖白心迹的，却临时转了话题，“你……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哦，这个是完全是碰巧。我发现你不见了，就害怕你会被谁劫到哪里杀害了，这里最隐蔽的地方就是地下室。我走进来之后发现地上有你的发卡……”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发卡。韩敏赶紧摸鬓边，果然发现发卡不见了。她顿时感到脸颊一阵火热：这么不起眼的东西，难得他能记住是我的……

张世君发现了韩敏脸上的红晕，微微有些得意，装作没看见继续说：“然后就看到灰尘上有一串脚印，”说着朝地面上一指。地上的灰尘中有一串脚印直通墙壁，“我走过去之后发现墙上有个砖块稍微凸出一点儿。因为我看过我爷爷房间里的机关，有经验了，便把它拔出来，发现里面有个按钮，一按就发现你了。”他的语气起来很轻松，其实他刚才找不到韩敏的时候魂都要吓掉了。

韩敏下意识地摸了摸脸，像是掩盖自己的羞惭。见他如此关心自己，她的心里稍安定了些，终于开始剖白心迹，“其实……我和张世琳套近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怀疑杀我朋友的幕后黑手……有可能就是你父亲和你叔叔……其中之一。”其实两人合谋完全有可能。但是韩敏却说是之一，因为这样张鹏举是元凶的可能就只是百分之五十。

“的确。”张世君的喉结僵硬地颤了几颤，表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声音却迅速地沙哑了，“不过，不是我维护我爸，说实在的，我爸爸不是那种为了家族利益而犯罪的人，他无论何时都会注意自保。所以，嫌疑最大的，只可能是我五叔。”

韩敏仔细想了想，也许是这样。今天傍晚的时候就有人指责过张鹏举，说他管产业的时候也在偷偷捞油水。而张鹏飞为了维护家族不

惜玩起无间道，有这种热情，当然也可能杀人。但是她怕自己的判断不够客观，于是低声说：“等警察来调查吧。”

“是啊！等警察来调查。”张世君长出了口气，看向墙洞里面，“当务之急还是怎么出去啊。如果我们出不去，警察恐怕也来不了。你刚才说你是在调查密道是吧？”他对这个墙洞很感兴趣，似乎已经发现了什么。

“这已经证实是个陷阱啦。”韩敏沮丧地说。想想刚才被关在里面的感受，她到现在还是手脚发麻。

“不，这也许真是个密道。我爷爷是不会在这里开一个毫无意义的墙洞，还加上这么玄妙的机关的。”张世君从地下室的角落里翻出一个手电筒。还是他熟悉这里，照了照里面，里面横七竖八塞满了砖块，走近砖块一看，眯起眼睛，“从缝隙看过去那边应该有很大的空间……”说着用力踹了一下堆积的砖块，可是砖块纹丝未动。张世君微微有些沮丧，沉着嗓子说，“塞得还真是紧……这下彻底出不去了。张世琳恐怕是碰巧发现了密道，打开一看却发现已经被塞住了，于是将计就计，就把你关在这里了。”

韩敏忽然想起那天晚上，也许她看到的就是张世琳在什么人的陪伴下来找密道。因为他们走进密道不见了，所以她才以为他们消失了，被吓得半死。

张世君迫不及待地想要洗清他爸爸的嫌疑，“我们立即去调查五叔吧！”

“好吧……我们该怎么做？”韩敏犹豫着说。她怕自己会不由自主地偏袒张世君的爸爸。

“去找他问问吧。看看能不能像对待蓝映雪一样诈出点儿什么……”

韩敏和张世君轻轻地走到了张鹏飞房间外，他们的脸色都不大好。

“五叔，开开门，我有事要问你！”张世君用力地敲起门。韩敏则暗暗咽了口唾沫，她已经有些紧张了。

“五叔？怎么了？五叔！”张世君敲了半天门不见有人回应，顿时紧张了起来，更加大力地敲起房门来。房门被敲得一下一下地颤抖，可就是没人来应门。张世君惊惶地看了看更加惊惶的韩敏，用肩膀用力地撞开了门。

第44节：第十三章 特殊的爱恋(5)

啊！张鹏飞！还有张庭芳！全部都昏倒在那里，一个坐在椅子上，一个坐在床沿上，已经僵硬如死尸，身旁是茶杯的碎片！

“这.....这是.....”张世君呆呆地看着他们，已经被完全震懵了。

“这是什么？”韩敏此时倒比他冷静得多，发现张鹏飞膝盖上有一张纸条，立即冲过去拿起了它，把张鹏飞另一只手里拿着的书也碰掉了。

“啊！”韩敏看了看纸条，立即惊叫起来。纸条上面是两串意义不明的数字，一个七位，一个三位。还有一句话：张春杏，找大嘴。

韩敏此时激动得全身都颤抖了起来。张春杏就是那个杀了白芳芳的女囚。这个七位数的数字很可能是电话号码，而那个三位的数字很可能是囚犯编号。下面的那个“大嘴”，恐怕就是找张春杏的中间人，而那串电话号码，就是他的联系方式！

没错的！这个纸条是什么人告诉张鹏飞如何找杀害白芳芳！这就是张鹏飞是杀害白芳芳的凶手的铁证！

“你看！这是你五叔谋杀白芳芳的铁证！”韩敏赶紧把纸条递到张世君的面前，把自己的看法说了一遍。张世君的脸色变了变，茫然地看了看张鹏飞和张庭芳，神情还是恍惚着，“那他们.....这是服毒了？畏罪自杀？”

“有可能。”韩敏叹了口气，“很可能是感到我们已经发现他们了，知道自己很快要被揭发，所以畏罪自杀了。”

张世君的眉毛跳了一跳，忽然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

“怎么了？”韩敏发现了他表情的异常。

张世君抿了抿嘴，忽然把头偏向别处。因为他知道自己说的话肯定会引起韩敏的暴怒，“我不认为被我们发现了他就会去死。因为以我们家的势力，只是被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的话.....不一定会被.....”

韩敏呆了。她知道张世君是什么意思。他说得没有错，对于这种人家来说，即使警察开始调查也可能被半路勒令停止。如果调查还没开始的话，绝对可以让调查永远都不开始。她呆呆地看着张世君后退了几步。虽然他没有说自己会保护张鹏飞，也只是在分析案情而已，但她还是对他萌生了很强的距离感。

第45节：第十四章 投毒(1)

第十四章 投毒

她想起了那个陪伴在张世琳身边的身影，她现在似乎在那个身影上嗅到了一股血腥味。也许那个身影就是.....

她茫然看着张世君向后退，忽然踩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是一本书，封皮上赫然写的是“隋唐演义”。韩敏忽然感到心头一颤，接着眼前雷轰电掣般出现了一个画面。那是刚才她第一眼看到张鹏飞时的样子，他是倚靠在椅子上，左手垂向地面那一地碎茶杯片，右手里拿着的.....就是这本书！

“你说的是对的。”韩敏呆呆地看着脚下的书本，“你五叔的确不是畏罪服毒。刚才你五叔手里拿着这本《隋唐演义》是吧？证明他在喝这杯子里的东西的时候还在看书.....有人会在服毒自尽的时候还看小说的吗？”

张世君脸上的肌肉剧烈抽动了一下，脸色更加灰暗，“这么说.....他们是被人下了毒.....”他忽然想起什么，冲向高高隆起的被窝，把它掀开后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韩敏知道他是在找张世琳。看来他虽然很讨厌张世琳，但对她还是有些亲情的。看到张世琳不在她也感到很恐慌，一个恐怖的预想渐渐在她的脑海里浮现：她不会是.....被什么人拉到别的地方.....残忍虐杀了吧？

张世君呆呆地看着空空的床铺，忽然慢慢把目光移向不远处的桌子。韩敏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发现桌子上只有一个空空的茶盘。

“有茶杯.....应该有茶壶的吧.....那茶壶到哪儿去了？”他喃喃地说，眼睛瞪得几乎从眼眶中凸了出来。

韩敏隔了几秒才听懂他的意思，顿时低声惊叫了一声。是啊。茶杯里装的东西是从茶壶里倒出来的。他们喝的是毒茶水，那么茶壶里装的肯定也是毒茶水。壶如果还在，还可以说是他们自己下毒给自己

喝的，可壶不在了，不只是证明他们是被人投毒这么简单……如果投毒者的目的已达到，那么完全可以把茶壶留下来，而把茶壶带走，就是说明……他要继续投毒！

“现在已经没有佣人了……给他们倒茶的人只可能是……”张世君脸色灰白地说着，忽然拉起韩敏，一口气跑到了张鹏宇陈尸的地方。韩敏看到那僵硬的尸体之后还是很害怕，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张世君却一头冲到了窗户边。他把脸靠在玻璃上，用力地挤靠着，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怎么了？”韩敏被他的怪异举动吓了一跳。

“从这里根本看不见爷爷房间里面！”张世君大声说。

韩敏赶紧绕过尸体走了过去，她现在已经顾不得恐惧了，学着他的样子把脸贴到窗户上一看，果然，虽然从这里可以看见斜对面张鸿图房间的窗户，但游泳池里的波光反射出来，只能看见窗户上一片波光粼粼！

张世君之所以要来确认一下，是因为他忽然记起张世琳当时说她在窗户里看到神算子身上有血。而他记得神算子被发现的时候，身上根本没有血！

“这么说她是故意让神算子暴露的……”张世君恍然大悟，喃喃地说着，因为这真相太恐怖，他显得有些恍惚，“而我五叔一直致力于隐藏家丑……这么说她在和我五叔唱反调……那毒……天哪，是她下的……”

“啊！”韩敏低声惊叫了一声，“而那张纸条则是她故意翻出来放到你五叔膝头上的！她这么做，是为了让你五叔暴露，因为她讨厌你五叔做的事情！”

韩敏说着说着，忽然想到一件更可怕的事情。那个东西就像个怪兽一样在脑海中蠕动变化，渐渐塞满了大脑。她想起了那个陪伴在张世琳身边的身影，她现在似乎在那个身影上嗅到了一股血腥味。也许那个身影就是……

“也许……”韩敏惊恐地瞪着眼睛，低低地说，“我也觉得这很令人惊讶，但是很有可能……她知道神算子事情……也知道密道……也许她知道张鹏宇今天要把我们关在这里……这么说，杀张鹏宇的人……”

张世君抽搐了一下，用力地咬住嘴唇，脸色也变得更加苍白。他明白韩敏的意思了，“你是说……也许杀了张鹏宇的那个神秘人，表面上听命于张鹏宇，实际上是听命于张世琳。她可能是要利用张鹏宇的计划达到某个目的。等到目的达到了之后，就让那个人把张鹏宇给杀了！可是杀张鹏宇对她毫无益处啊？！”

“啊！”韩敏惊慌地掩了掩口。她终于想起那个身影是谁了，“我想起来了……孙松曾经陪伴张世琳一起找密道！”

张世君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动了一下，今天当班的守卫就是孙松！

“这么说，这个密道十有八九也是她堵起来的……而她堵起密道的目的……”张世君忽然说不下去了，感到胸口一阵窒息，惊慌失措地朝韩敏看了一眼。韩敏也是一脸看到地狱般的惊恐。

他们的眼前都浮现出了那张鲜血淋漓的布条。虽然那张布条未必是她写的，但也和她写的没两样，因为它暴露的恐怕就是她的心声！

如果张世琳只是对父亲不满，那么毒杀他一个人就足够了，根本不需要毒杀母亲。而且她之前还指使人杀了根本不必杀掉的张鹏宇。现在，她又拿着装着毒物的茶壶不知所终……显然她仇恨的远不止张鹏飞一个人，她仇恨的是整个家族！她分明是要毒杀全族！

“我们赶快出去看看。”张世君朝门外冲去，没想到脚刚跨出门槛就哎哟一声倒在门边。

“怎么了？”韩敏赶紧去看，刚走出门就感到腰间一阵滚烫，接着全身都没了知觉。

张世琳慢慢地从门边的阴影里走了出来，面无表情地把一根电棍挂到自己腰间，然后双手端起一支猎枪，声音像冰锥一样冰冷犀利。

利，“不许动！”

黑洞洞的枪口正指着韩敏的眉心。韩敏吓坏了，垂死挣扎般扭动着已经完全麻痹的身体，本能地发出一声尖叫。

“你尽管叫吧。”张世琳的脸上露出狠毒的微笑，将那张原本清秀的脸扭曲得宛如恶魔，“现在张家所有的人都喝了下了毒药的茶水，恐怕已经走到奈何桥边了！”

“什么？”张世君失声叫道。虽然已经想到张世琳可能是要毒杀全族，但在亲耳听到的时候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声音顿时颤得不成样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可都是你的亲人……我们即使对你不好，也罪不至死……还有你的父母呢？你为什么要……”

第46节：第十四章 投毒(2)

“父母，哼哼，父母……”张世琳奸笑着，眼中的怨毒忽然泛滥，如同小兽般地咆哮起来，“我最恨我的父母！为了家族什么都愿意做的父亲！！一直跟在我父亲身边忍气吞声的母亲！！！……我的父亲眼里只有家族利益，不管自己的利益被侵蚀成什么样子，不管自己的妻女被欺凌成什么样子，甚至连杀人的大罪都可以为家族犯……为什么要傻成这个样子呢？如果你们这么热爱家族，自己去受苦受辱不好吗？为什么还要连累我……”说到这里张世琳的嗓音撕裂了，像只受伤的小兽一样喘着气。

张世君和韩敏骇然相视。没想到这个娇滴滴如林黛玉的小姑娘还能爆发出如此的愤怒。可是即便这样也犯不着要谋杀全族啊！韩敏在感到不可理喻的同时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顿时惊得浑身一颤：难道说……是因为……

张世琳猛地抬起头来，头发也被牵动着一甩。她的表情已变得肃杀冷酷，如僵硬的鬼面，嘴边挂着一抹令人毛骨悚然的笑意。任何一个罪犯，到了他（她）拥有绝对控制的能力的时候，都会想好好地炫耀一下，“既然要杀死我的父母，家族的其他人就更不能饶。我的悲剧可是这个该死的家族共同造成的，我一直计划着怎么把这个该死的家族彻底毁掉。说来也巧，叔叔们当中的野心家——张鹏宇准备设局杀了你爸爸。而他找的同谋者，竟然是那个天天守着监控室的守卫孙松。他可是我的裙下之臣啊，只敢一相情愿地偷偷给我写情书，像个傻瓜一样把他所有的事告诉我。哈哈！他把这件事在信中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犹豫着该不该加入。我命令他一定要办，不过要暗中听从我的命令。”说到这里，她笑得是那么得意，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毁掉的，可能是份多么诚挚的爱情。

“我叫他先帮着张鹏宇施行他的计划，趁他不备把他杀了，然后再吃下迷药混在佣人们中间。我知道你们很快会反应过来，把他控制

住。哈哈，我是故意放弃他的，因为这样亲戚们才会放心，放心喝下我亲手调制的毒茶水，哈哈哈……”说到这里她得意地放声大笑起来，声音诡异恐怖，宛如枭鸣。

想着现在可能已经全部毙命的家人，张世君愤怒焦急到了极致，拼命地用仍然酸麻的手撑着地面，想要站起来，可是一一次次都徒劳地摔倒在坚硬的地面上。虽然到了这个分儿上，他对张世琳还是不无惋惜和同情，痛心疾首而又迷茫地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你觉得你以前的生活悲惨，你可以逃离并重新生活啊！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张世琳怔住了，眼中现出了凄怆的神色。韩敏的脸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脸，同样现出了凄怆的神色。虽然命在旦夕，但想清楚她这样做的原因之后，韩敏还是深深地为她感到难过。

她低低地说：“她这样做……恐怕是因为和神算子一样，也得了绝症吧。因为没有未来，所以才不能原谅张家……”说到这里她的耳边仿佛又响起张世琳所说的那句话：不过我的生命也许没多久了呢……

张世君猛地朝韩敏扭过头去。张世琳沙哑着喉咙大笑起来，笑声像哭一样凄惨。

她笑够了，耷拉着眼皮，轻轻地捋了捋头发，忽然抬眼盯住韩敏，眼中射出刀子般的冷光，“难得你还真有心呢，只是一句话而已，你就记住了。是的，前一阵子我才被诊断出得了肺癌。医生说我这极有可能是心情长期压抑造成的。哼哼，这么说来张家所有的人都是害我得病的凶手！”说到这里，她看向韩敏的目光忽然怨毒无比凶残至极，“我不该把你只关在里面就走人的，应该当场就把你杀了。省得你妨碍我和君哥哥在一起……算了，现在就取你性命！”说着就把枪口慢慢地指向韩敏。

“别……”韩敏呆呆地瞪着那黑洞洞的枪口，挣扎着往后退。

“住手！”张世君暴喝出来，面孔都有些扭曲。他撑在地上的那只手在无助地颤抖，还是动弹不得。

“你放心，君哥哥。”张世琳微笑着朝张世君转过脸去，眼中竟是爱怜无限，“虽然你一直很讨厌我，骂我，疏远我，但我仍然很喜欢你。等一会儿我会陪你一起走，不会有痛苦的……”说着对着韩敏恶狠狠地眯起眼睛，慢慢地扣动了扳机……

第47节：第十四章 投毒(3)

砰的一声，子弹深深地穿进了天花板。楚飞从张世琳的身后冒了出来，一把夺走她的猎枪，然后闪电般把她按在了地上。

韩敏和张世君呆呆地看着从天而降的楚飞，一时间只觉得像在做梦。

楚飞对着他们露出救世主般的笑容，骄傲地说：“你这下可不会说我们警察没用了吧？”

韩敏和张世君却仍是呆呆地看着他，没有丝毫的惊喜和感激崇拜的神情。他们都还没来得及从惊恐中走出来呢。

楚飞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忽然间感到非常羞恼。

楚飞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这还得感谢英雄的韩妈妈。她在家里左等右等都不见韩敏回来，便打电话给楚飞问清了韩敏到底在干什么，然后自己一个人杀到了张家。碰巧今天堵车，她来到张家时已是星光满天。她到这里之后发现门卫昏倒在传达室（他也吃了屋里送出去的饭），房子则到处都像堡垒似的，觉得不对，立即报了警。警察到这里来之后见了这个阵势也不敢贸然行动，先悄悄地在屋子周围侦察，硬是用高科技手段突破了一个窗户，冲了进来。

张家诸人立即被送往医院急救。在屋子里乱转的神算子也被逮捕——他在看守他的张家人喝下毒药倒下之后逃了出来，可是不知道怎么出去，被逮了个正着。

罪恶深重的张世琳立即被逮捕。她戴着手铐走入警车的时候脸上竟没有任何的悔意，甚至还在轻轻地哼着歌儿，冷酷得令人骇异。

韩敏看着中毒的张家人如一具具直挺挺的尸体般被抬入警车，不由得脸色苍白地护住了脖子。她仿佛感到有一只有力的大手正掐着她的脖子，忽然间她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回过头去呆呆地看着沉浸在黑暗里的张家大宅。现在是最黑暗的凌晨，张家大宅在这片黑暗里就

像一只张大的巨口，这个巨口已经吞噬掉了很多条人命，还有一个少女本该纯洁的心。

沉睡吧，不要再张开了，韩敏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你吞噬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不管你是为了什么，你都应该收口了。坐着警车离开后，韩敏最后一次回头看张家，忽然觉得它方方正正特别像古代钱币中的方孔。韩敏忽然明白了，这张大口到底为什么一次次地张开。

因为张世琳对毒药的用量不是很懂，下得偏轻，中毒的张家人十有八九被救回来了。张鹏飞因为张世琳的事情万念俱灰，爽利地承认了买凶杀害白芳芳的罪行；那个神算子也因为杀害大厨而被指控，其他的喽啰就不必赘述。这个豪门大族里发生的连环血案，就这样落下帷幕了。

第48节：第十五章 白痴的诅咒(1)

第十五章 白痴的诅咒

午后的雨哗哗地下，浓重的湿气，像坏心情一样阴冷黏稠。韩敏找了个街角的咖啡馆，点了一杯浓咖啡，坐到靠窗的一个座位，看着雨景发愣。

“你天天就知道写写写！就算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写，也写不来多少钱！还不如好好地去找个男人，在家坐着吃都比这个强！”一直支持韩敏写作的韩妈妈，忽然在七月六日下午三点，史无前例地对正在专心写作的韩敏发火了。

她那圆胖的脸膛此时正涨得通红，沁满了细汗的鼻翼在不停地抽动，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充满了美梦破灭的痛心疾首。

一个月前的六月六日，对她而言是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一天里，她的女儿被卷进了一宗豪门连环凶杀案里，被困在豪门的变态家主设置的堡垒一样的房子里差点儿丧命——这本来应该是讨厌的一天，但韩妈妈却感到非常愉快。因为她意外地在女儿身边发现了两个可以成为好女婿的男孩！一个是优秀的人民警察楚飞，一个则是家财万贯的公子哥儿——天哪，后者简直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韩妈妈美滋滋地等待这两位男孩继续跟韩敏发展，但很快发现事情不妙。不管是楚飞还是那公子哥儿，那天之后都不露头了，她叫女儿主动去联系女儿也不听，到今天她已经是整整一个月没有听过他们俩的消息了。她那美好的梦想在无情现实的挤压下终告破灭，于是便有了今天史无前例的咆哮。

韩敏只是用眼角瞥了瞥老妈，连打字都没停下，吊儿郎当地说：“妈呀，你女儿就是找不到好男人嘛，所以才要一天到晚地写啊。”她知道老妈咆哮的原因。她对会出现这个局面毫不意外。她从小就没有男生缘，这点她一直都知道。她只是因为被卷进了案子，才暂时被两个男人注意罢了。当案件结束后一切便结束了，她还得回到现

实中来。只是，虽然她认为自己应该不在乎的，况且她觉得他们对她来说也没什么重要的，但是，忽然被他们两个抛到了脑后，还是感到很不舒服：你们的热情转得也太快了吧？

也许她若主动联系一下他们，局面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但她早就不会主动联络男生了。

午后的雨哗哗地下，浓重的湿气，像坏心情一样阴冷黏稠。韩敏找了个街角的咖啡馆，点了一杯浓咖啡，坐到靠窗的一个座位，看着雨景发愣。满屋子的说话声杂乱地灌进她的耳朵，听起来是那么琐碎。忽然间，她从这些琐碎的说话声中发现一个熟悉的声音，迅速地扭过头去，接着颇有些恼怒地笑了。

真是巧啊！楚飞正坐在不远的座位上，对着一个女孩含情脉脉呢。好嘛，又在相亲？

坐在楚飞对面的女孩看起来相当娇柔，就像存放在柜子深处的雪白书卷。楚飞跟她说话的语气也格外柔和，“关于人生，我的看法和你差不多，你把人生看成一朵花，我则把人生看成一棵树。不管经历多少风吹雨打，都有长成参天大树、能给别人遮风挡雨的那一天……”

韩敏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忽然间生起气来，冷笑着站了起来，自己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径直走向楚飞，扬声打起了招呼，“你好啊……”

“哎呀，韩姐，我正要找你呢……”忽然从旁边跳出个姑娘来，一把抓住韩敏的胳膊，韩敏对她的脸毫无印象，感到很奇怪，正要发问，冷不防旁边又蹿过来个小伙子，抓住她的另一个胳膊，“对啊，韩姐，我们找你有重要的事情……”

“你们……”韩敏觉得有些不对头，顿时惊慌起来，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被这两个人架到了咖啡屋外面。

“你们……”韩敏大叫出来。那个女孩赶紧捂住了她的嘴，惊慌地朝咖啡屋里看了看，确认跟楚飞相亲的女孩没有注意他们之后才心有余悸地说：“你干吗啊？嫂子，楚哥是在执行任务啊！”

一听“嫂子”这个词，韩敏忽然记起这两个年轻人好像是和楚飞一起办案的警察，恍然大悟楚飞可能是在办案，竟不知不觉地松了口气。连忙给自己辟谣道：“你别听楚飞胡说，我和他八字还没一撇呢！”想起这两个小年轻会忽然想起来喊自己嫂子，肯定是因为楚飞在警局里胡说八道，真让人又生气又……好像又有些开心。

既然知道楚飞是在办案，韩敏的心里就安稳了好多，以离开咖啡屋来表示她对楚飞工作的绝对支持。她打着伞刚走了几步，竟看见张世君正打着伞表情紧张地把一个女的送进车里，那女的卷发披肩，从背后看起来好妩媚……

韩敏眉头跳了跳，再次恼怒地笑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些家伙一个一个……逗我玩的吗？不知这个家伙和这个女人是……哼哼，他可不是楚飞，不需要办案，又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

韩敏忽然感到非常愤懑，忍不住做了和刚才一样的事情——怪笑着，扬起手迈着大步朝张世君走了过去，“你好啊！”

“哦，是你啊！”张世君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匆匆地朝韩敏一挥手，“我现在忙，之后再给你打电话！”说罢上车绝尘而去，把韩敏晾在雨里。

韩敏呆呆地看着张世君的车远去，忽然感到空前沮丧：怎？感觉像被这两个家伙抛弃了……什么跟什么啊？他们凭什么抛弃我啊！他们是我什么人啊？

雨后的大街并没有像某些文人描述得那样格外的清新。反而因为积满脏雨水而显得额外肮脏。韩敏拎着一个塑料袋晃晃悠悠地走在大街上，满脸都是愤愤不平，昨天那被“双向抛弃”的感觉还在她的心头久久不散。

一个高大的身影朝她跑过来，脸上带着奇怪的谄媚。韩敏撇了撇嘴，回过头去，想装作没看见他，就此溜走。不知为什么，虽然知道楚飞当时是在工作，没什么可埋怨的，但她的心里就是不舒服。

“你好！”楚飞竟一个箭步冲到了她的面前，谄媚的感觉更浓了，看来他很有决心和她搭讪。韩敏没办法了，爱理不理地耷拉着眼皮，“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大忙人？”

“呃，暂时闲了一点儿……”楚飞的表情微微有些惶恐，“其实我今天是想请你帮个忙……”

“干吗？办案？”韩敏的声音微微有些刺耳。不提办案犹可，一听是为了办案才找她，韩敏感到异常愤懑。

第49节：第十五章 白痴的诅咒(2)

“是啊.....”楚飞察觉出了韩敏的愤懑，不禁更惶恐了，“也不是什么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希望你能请你的文友，呃，那个写《茉莉之殇》的黄梅去见见昨天跟我相亲的女孩.....”

“哦.....”韩敏明白了，故意拖长了声音，“争取她的好感是吧.....可是你那个相亲对象是什么身份呢？小偷？强盗？我可要为我文友的安全负责.....”

楚飞意识到韩敏这是叫他告诉她案情，微微有些为难。但考虑到她以后可能会掺和进来，如果不告诉她什么她恐怕会惹出什么乱子，只好指了指停在不远处的警车，脸色凝重起来，“到那里去说吧？”

韩敏忽然为自己的莽撞感到有些后悔，但好奇心还是让她跟在楚飞后面上了警车。楚飞关上车门，坐到她身边，虽然离她很近，还是压低了嗓门儿说：“我这个相亲对象叫杜明明，我调查她已经好久了。这次是以相亲为名来接近她，连警察的身份都隐藏起来了。现在的我是个保险推销员，在花旗人寿工作，以后你见到我时可要记住了。”

“唉哟，这么隆重啊？”韩敏皮笑肉不笑地说。不知为什么，她的态度就是有问题。

楚飞倒没有在意，笑了笑继续说：“其实我调查的重点不是她，而是她的家族。”

“家族？”韩敏一惊，不由得又想起张世君那乱七八糟的家族，吐了吐舌头，“又是像张家一样的阴暗豪门？”

“这倒不是。”她提起张世君的时候楚飞脸上现出了一丝怪异的神色，“她的家族只是个普通人家，算是个中医世家吧。不过怪异全出在她身上。你知道吗？她已经交了七个男朋友了，全以失败告终。”

不知为什么，听说这个女生如此倒霉，韩敏格外幸灾乐祸，嘴角已经忍不住翘起，“怎么，她如此没魅力？看起来也不像啊.....”

“倒不是她没魅力，”楚飞的脸上忽然浮起大片阴霾，“而是男方出事了。所有的男生，在和她交往一个月后全都……”

“死了？”韩敏想起了推理小说里的经典桥段，又害怕又有点儿兴奋。

“不，是全都变成了白痴！”楚飞的脸色阴霾到了极致。

“什么？”韩敏反倒有些想笑，“这技术含量很高啊。”

“是……是啊。”楚飞对韩敏的黑色幽默很不以为然，皱了皱眉头，“而且都是莫名其妙地在精神上出了问题，既没有被人谋害也没有遇到意外。不仅身上没有伤痕，抽血化验也没有发现异常。”

“哦……”韩敏还有些想笑，忽然体味到了其中隐藏的巨大的恐怖，连忙说，“那你得小心点儿。需要我做什么？”

“你帮我联系一下黄梅就好。”楚飞颇为不放心地看了看她，“这次你可绝不能再自己调查了哦。如果再出上次一样的意外，我可能帮不到你！”

“你放心！我不会胡来的！”韩敏答应得很干脆，其实她根本没想过要去调查。这么恐怖的事情，她躲还来不及呢！楚飞把韩敏送到了她的小区外面就走了。不知为什么没有把她送到小区里面，也许是想避嫌吧，臭小子！韩敏愉快地想，其实这根本就是越抹越黑嘛，呵呵呵……

韩敏低着头傻笑着朝小区里走，忽然一阵劲风扑面，一个高大的人影又从旁边跳了出来，“SURPRISE！”韩敏再次本能地抱紧了胳膊。一束散发着香气的玫瑰花已经送到了她的鼻子底下。鲜红的花瓣后是一张笑得很灿烂的脸——又是那位张世君驾到了。

“这玫瑰是送给我的吗？”韩敏明知故问，硬装出来的爱理不理早已掩盖不住她的惊喜了。

“当然是送给你的了。除了你有谁配得上这玫瑰花吗？”虽然有些肉麻，但张世君这句话还是把韩敏逗得心花怒放。她得意扬扬地偷偷打量着他，还是他上道一点儿哦……

“干吗要送给我啊？无功可不能受禄哦。”韩敏继续摆谱。

“这是向你赔罪的。昨天我不是很失礼地把你丢在雨里了吗？”

难得他还记得这个，韩敏感到非常高兴，但还是忍不住问了令自己颇为在意的事情，“昨天那个女的是谁啊？朋友？同学？”

第50节：第十五章 白痴的诅咒(3)

“都不是啦。是证人。”

“证人？”韩敏一惊，不禁感到很担心，“你惹上官司了？”

“哪儿啊！”张世君笑了笑，笑容中带着一丝负担，“是我们家终于要分家了！上次出了那种事，张家这个大家庭再也没法继续维系了，因为爷爷没留下遗嘱，现在正为财产争得不亦乐乎呢！”他说得轻描淡写，其实事实远比他说的麻烦。那简直是一场旷世难见的狗咬狗。他剩下来的两个叔叔和蓝映雪、张庭芳两个婶婶一起告了他爸爸，而他们自己之间又有连环官司，混乱得一塌糊涂。那位老好人张鹏飞，因为女儿的事大受刺激，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让妻子奋不顾身地投进了争产的官司里，所有人当中就属他们闹得最凶。

“哦……”韩敏默默地点了点头，还是为有些为他担心，“那形势……”

“放心啦！我家最有利！”张世君显然不想多谈这些事情，朝她粲然一笑，“有空吗？一起放松一下怎么样？”

“哦……好……”虽然韩敏觉得贸然接受他的邀约恐怕有些不大合适，可这时她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张世君径直用车把韩敏拉到了本市著名的月之上宾馆。韩敏本来以为他会带她去逛市中心，没想到竟被带到宾馆来了，忍不住猜测起来：他是要来这里拿什么东西吗？比如照相机什么的，带我去市中心的景点照相。还是他在这里藏了什么礼物带我来看看？想到这里不由得想入非非。又或者……该不会是要我来这里唱卡拉OK吧？

张世君打开房门，拧亮了屋里的灯。好一间豪华的套房，布置得颇有些宫殿的感觉。韩敏迟疑着走了进去，她忽然有了种不好的预感。张世君关上房门，笑咪咪地把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你先去洗澡好不好？”

韩敏立即明白了他带她来这里的目的，刚才那美好的愿望（和他这真正的目的比起来算是美好的了）全部化为乌有，羞恼到了极致，“你这个人渣！”

张世君还是笑嘻嘻的——虽然脑子里装了不良的臆想，可他的笑容就是清爽纯净得很，像花朵一样。唉，据说真正的色狼其实都是要多清爽有多清爽。

“你现在才知道啊？我还真没想到呢。一般来说，女人跟着男人进了宾馆就应该知道是要做什么了吧。”

韩敏无话可说，接着羞愧得无地自容。不知从何时开始，也许是因为和他共同经历了那惊险的案件吧，竟对他一点儿都不设防了。

张世君好像想到什么，笑容中忽然带了些邪气，“不过呢，按照世俗的眼光，你既然愿意跟我进宾馆，就代表什么都愿意跟我做了。现在无论我对你做什么都是……”

“做梦吧你！”韩敏被吓坏了，用力地推了一下他的肩膀。

“哎呀呀……”张世君竟夸张地捂住肩膀叫了起来。

看他这副模样韩敏又好气又好笑，“你就装吧你！”

“不是啦！”张世君皱着眉头揉了揉肩膀，“你碰到我针灸的针孔了！它可是连着神经的……”

“哦，对不起……”韩敏感到了几分歉意，忽然想到他去针灸可能是得了什么病，不禁格外担心，“你身体不好吗？”

“不是啦。”张世君笑着吐了吐舌头，“针灸美容啦。”

“美容？”韩敏撇了撇嘴，“你一个大男人还美容？”

“欧美的男士都美容！”张世君不服气地抗议，然后殷勤地介绍起来，“很神奇很全面的哦！可以抗皱、去痘、美白，斑痕和死皮也会自己消退……我这阵子要参与家族的官司，压力大，长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找杜大夫针灸过之后什么都没了，肤质比以前还好些。”

“这么厉害？”韩敏有些心动了。

“要不我带你去试试？”张世君看出了她在想什么，狡黠地眨眨眼睛，“这可是绿色科学，由内而外的美容，是那些化学美容所不能比的！”

“哦，好……”韩敏沦陷了。他们好像已经忘了刚才的桃色话题。张世君果然只是说说而已，不会真来。韩敏也对他的行为一如既往地不在意，闹过笑过就忘了。该怎么说他们这种默契呢？

第51节：第十六章 大哥的问题(1)

第十六章 大哥的问题

韩敏忽然感到似乎有两道锋利的目光直戳向她的后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笑容也僵在脸上。她战战兢兢地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张世君开车把韩敏拉到了他所说的杜大夫的诊所，又让韩敏大出意料。这是一个规模不大，但干干净净的小诊所——这和韩敏想象的差别并不大，只是在诊所里坐堂的人……把诊所里的气氛一下给搞黑暗了。

坐堂的杜大夫大约五十多岁，高高瘦瘦的，脸枯皱得像老树皮，嘴角绷得紧紧的似乎不会笑；眼睛周围有着浓重的黑眼圈，眉毛稀疏得几乎看不见。那个眼神啊，别提有多诡谲阴森了，简直让人起鸡皮疙瘩。当然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手里的那些银针。别人的银针至多只有几寸长，而他的银针竟然像筷子一样长。一想起这么长的东东马上就要刺进自己的身体深处，韩敏不由得有种战栗的感觉。

“杜大夫，为这位小姐也做一下针灸美容好吗？”张世君笑着对他说。

杜大夫缓缓地点了点头，点头的时候脸上的肌肉竟纹丝不动。他指了指自己对面的椅子，对韩敏说：“请坐。”

韩敏犹豫着坐了下来，这一下就要近距离地面对那张阴森的脸，她竟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杜大夫先用他那枯枝一样的手指给韩敏切脉，眼睛微闭着冥思了片刻，然后把韩敏请进里间。那里有一张干净的木床，这木床没有床头床尾，只有一片光光的床身。韩敏一瞬间竟觉得像睡在太平间的停尸台上。

“好了，请你把上身衣服脱掉。”杜大夫指了指韩敏的肩膀。

韩敏本能地有些害羞，“都脱掉吗？”“是的。”杜大夫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仿佛韩敏是个没有生命的娃娃。

韩敏迟疑着撩起自己的衣襟，忽然发现张世君在旁边磨蹭着不走，顿时恼了，“你赶快出去！”

针灸的过程很短，也比韩敏想象的要轻松。虽然那筷子一样的长针几乎有一半插进了韩敏的身体，她竟没感到痛。从床上下来之后，韩敏的确觉得身体轻松多了。

“我没有说错吧？”张世君见韩敏出来了，便笑咪咪地走到她身边，故意仔细地看了看她，“脸上的皮肤好像已经有了些变化呢，过几天身体部分的皮肤也会有变化。”忽然把嘴唇贴近韩敏的耳朵，轻声说，“什么时候给我看看？”

“啊，这个……”韩敏愣了愣才省悟过来张世君是叫她脱了衣服给他看，当即恼了，正准备开口骂他，冷不防眼前一个人影闪过，顿时愣在那里。

一个少女款款地走了进来，黑发披肩，白裙过膝，竟是跟楚飞相亲的、那个曾让七个男人离奇痴呆的杜明明！

这里……就是楚飞所说的怪异家族？韩敏顿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您好。”杜明明已经开始跟她打招呼了。天哪，只是一个照面，她就记住自己了？

“您……您好。”韩敏无处可躲，只好也跟杜明明打起了招呼。

“上次太仓促了，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杜明明微笑着露出牙齿，皓齿如珠似玉，“您和楚飞是朋友吗？”

“是……是的。”韩敏干笑起来，“他是我的……我的哥们儿，他这个人傻乎乎的，你要多包涵，哈哈……”

“哥们儿啊……”张世君在一旁眯起眼睛，“他什么时候成了你哥们儿了？唉哟……他好像也不是傻乎乎的哟……”

韩敏怕张世君会说出什么不适当的话，连忙抱住张世君的胳膊，用力地把他往门外扯，回过头干笑着对杜明明说：“我们有事，就先走了，再见！”也没来得及听杜明明说再见她就扯着张世君逃了出去。

“哎呀呀，你这可是第一次抱我的胳膊啊。今天怎么对我这么亲热？是不是怕我说出什么不适当的话……”出了诊所张世君还在那里酸味冲天。韩敏回过头，见杜明明并没有跟出来，才轻轻地一捶张世君的胳膊，“你在那里混说什么啊！你不知道！这家人有鬼气！”

“什么？”张世君皱了皱眉头，显然不相信她的话，“今天应该是你第一次见他们吧。你什么时候学会‘望气’了？”

第52节：第十六章 大哥的问题(2)

“哎呀……”韩敏把耳朵贴近张世君的耳朵，惊恐地说，“你不知道，杜明明是楚飞的调查对象！”

“什么？”张世君吓了一跳，“她怎么了？杀人抢劫了？”

“不是……比那个还可怕……你知道吗？她曾经交过七个男朋友，这七个人都变成了白痴，而且看起来都不像是有外力作用……楚飞怕他们家有什么问题，所以才以相亲为名接近她来调查的！”

“这还真有些邪门儿……”张世君的脸上忽然浮现出大片的阴霾，“其实……我大哥正偷偷地和杜明明交往！”“什么？那可真是撞到枪口上了……”韩敏的眼前立即浮现出张世明那富态如猪的样子，忽然对他的情事很感兴趣，“为什么要偷偷地交往呢？你哥这么好的条件……”虽然他哥长得难看些，但有道是“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只要有钱就行了。封建社会的规则，现在又适用了。不过韩敏自己是绝对不会认同这个规则的。

“你不知道，”张世君脸上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情，“那个杜大夫有怪癖，要求女婿必须得是瘦子。如果是胖子，他连进门都不让进。”

“那可真是……”韩敏也觉得哭笑不得，忽然想起正经的，“哎，我说，也许我多嘴了，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让你大哥暂时不要和杜明明交往。虽然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她家有什么问题，还是小心点儿好。”

“是啊是啊，我马上就回去跟大哥说。”张世君对他大哥还是很关心的。

“嘿嘿，就算没什么问题，你大哥也要小心那杜大夫的银针！”想起杜大夫那恐怖的样子，韩敏忍不住开了个玩笑。

“也是。”张世君抿嘴笑了起来，看来他对杜大夫那副德行也早有腹诽。两人逗乐之时没有注意说话的音量，韩敏忽然感到似乎有两道锋利的目光直戳向她的后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笑容也僵在脸上。

她战战兢兢地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发现，顿时感到有些毛骨悚然。她扯了扯张世君的衣襟，“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张世君把韩敏送回家之后就去游说大哥。张世明是张鸿图教养的第一个孙儿，也颇有些迷信。张世君本以为很轻易就能说服他的，没想到一贯迷信的大哥，却不满地眯起了眼睛，“弟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张世君对张世明这种问法猝不及防又茫然不解，“我是在跟你说实际情况啊！”

“坊间这种传闻最没有谱了，弟弟你居然也会被骗住，我还真是意外。”张世明仰脸打了个哈哈，眼中溢出了浓浓的猜忌和不满。

“可是……一连七个男人都出了事，大哥你不觉得奇怪吗？”张世君急了。张世明却冷笑着挥手截住了他的话，“弟弟，你不觉得你该适可而止吗？”

“你说什么？”张世君一头雾水，“什么适……”

“你就不要演戏了！”张世明的声音忽然提高了，多年来的不满如决堤之水喷涌而出，“我知道你的心！你一直被女生众星捧月般地围着，当然有资格鄙视一直只被女生盯着钱包的我。可是你也不能为了维持你这种优越感，就连我唯一美丽的爱情都要破坏吧！”

张世君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完全被震懵了，半晌才回过神来，“哥，不是这样的，你别误会……”

张世明却不再理张世君，站起身摔门而去。张世君站在那里干瞪眼：我有鄙视过他吗？我有吗？没想到大哥心里竟然一直是……

清晨，韩敏又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出来买油条。昨天被扎过的肩膀现在倒是有些酸痛。她轻轻摸着这些针孔，又想起昨天那些闪闪发光的银针，正在一点点回忆它的冰寒的时候，忽然一阵劲风刮过头顶，吹得她的头发都飘起来了。

韩敏想都没想就往旁边一让。一个花盆哐的一声打在了她的脚边，摔得粉碎。好险！简直是贴着她的脸砸下去的。韩敏仰头看了看

空荡荡的楼顶，低声骂了句倒霉，心里忽然涌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韩敏不祥的预感很快就应验了：张世明忽然失踪了。因为他是本市的大人物，市里出动搜救队，上山下海地找，结果找到了一下午还是没结果。

第53节：第十六章 大哥的问题(3)

等到大家都快急疯了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农民来报告说在自家的鱼塘边发现了张世明。万幸的是他没有痴呆，但就是昏迷不醒。

杜家有问题，这一点儿已经是毫无疑问了。

张世君和楚飞皮笑肉不笑地互相问候着。

“不过还真是意外呢，您家那桩案子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天又见到您了。您的家族还真是与众不同啊。”楚飞挖苦的意味相当明显。

“这可不一定。这也许只和您负责的那件案子有关。也许我哥哥只是碰巧在您解决那件案子之前邂逅了杜明明，所以才出事了。有时候人的运气就是这么坏……”张世君反击的水平也很高。

楚飞的眉头恼怒地跳了几跳，他知道张世君这是在讽刺他办案不力，老实说他也对案情迟迟没有进展感到很窝火。杜家几乎到处都弥漫着诡异的气氛，可他就是抓不到蛛丝马迹。杜大夫老实木讷，也从来没听人说起他过问过女儿谈恋爱的事；杜明明也是正常到不能再正常了，并不见她对男性有任何异常的嗜好和仇恨；而她家也清贫得很，根本没什么东西能惹人眼……他的调查完全进入了僵局，这简直都快让他疯掉了。

“好了！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楚飞颇有些恼怒地转变了话题。老实说，他对张世明的事情是否是杜明明案的一部分感到很怀疑。因为之前的几个男人一律是痴呆，而张世明却是昏迷，因此要不要并案处理还要另说。

张世君对他的语气很不满意，绷着脸说：“警察同志，请你注意，我是受害人家属，不是犯罪嫌疑人！即使是犯罪嫌疑人，你这种语气，按照国际惯例，也是……”

“你哥哥什么时候离开你家的公司的？”楚飞打断了他的话，语气更显恼怒。

“不知道！”张世君的嗓门也提高了。

“什么？你怎么不知道？”

“你一开始就不该问我！”

在一旁记录的小女警惊讶地看着已经近乎拌嘴的两个人。在她的印象里，楚飞大哥在讯问时从来没有心浮气躁过。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个俊俏的男人好像和“嫂子”一起出现过，难不成是他的情敌？

张世君在警察局磕磕绊绊地录完了证词，然后怒气冲天地开车去医院看张世明。他也不记得自己到底说了什么。还能说些什么啊，气都气死了！他推开张世明病房门的时候心里还气鼓鼓的。可是推开门之后看到张世明床头的花瓶里放了一束鲜艳的花，心情竟忽然平复下来。

“这是谁拿来的？”他的声音此时分外柔和。

“是韩敏小姐。”吴妈答道，一如既往地偷偷揣测着主人的心思。

“哦。”张世君微笑着，只觉得一股清香飘过心田，简直有些心旷神怡。这只是很普通的鲜花，可他看到心里就是格外快慰。老实说，他对韩敏感兴趣一开始只是因为猎奇——曾拒绝了他最讨厌的人嘛，现在却开始真的喜欢了。

他把目光集中到张世明的脸上，心迅速地沉了下去。张世明还是那样安详地睡着，如果不是脸色过于苍白，就和平时一样。张世君静静地注视着他的脸，忽然感到一阵害怕。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离哥哥是这么远。他从来不曾想到，原来哥哥竟一直深深地嫉妒他。有时候家人之间因为离得太近了，有些东西反而看不到了。比如韩敏一眼就可以看出，张世明对张世君的复杂情绪。

傍晚，楚飞气定神闲地走出警察局，顺着喧嚣的街道慢慢地走回家。弃车步行，是他缓解压力的好办法。

一辆闪着迷人光彩的宝马缓缓地停在他的身边，从车窗里探出一张俊秀干净的脸——张世君。小开们的脸总是这样高贵纯净得欠扁。

“一起去吃个饭好吗？”张世君轻轻地说。他的脸被都市的霓虹照得色彩诡异，不知在想什么。

“好吧。”楚飞的神色隐讳地一动，似乎已经看出了张世君想干什么。

楚飞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这桌山珍海味。张世君动作优雅地给他斟上红宝石色的红酒，轻声缓语地说：“这酒的口感还不错，好像已经有五十年了。”

“这酒我可消受不起。”楚飞的嘴边浮起一丝冷笑。

“你不喜欢洋酒的口感吗？也许，换上白酒……”张世君反应倒是挺快。

“不，我是说我不配享受这种酒，还有这些菜。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消受不起这些。”楚飞嘴边的冷笑荡漾开来。

“怎么可以这么妄自菲薄呢？”张世君微笑着说，脸上毫无愠色。到了这个分儿上还能这样，他的应酬本领还是不错的。

“你就直说了吧，请我吃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目的？”楚飞绷着脸沉着嗓子说，一点儿面子都没给。

“我哥哥的案子是否能破可全靠你啊，我向你表示一下倚重之情有什么不可以呢？”张世君还在微笑着，眉宇间却已微见愠色。

“你就别演戏了！”楚飞哈哈大笑起来，躬着身子盯向他的眼睛，“你是想知道案情的内幕，然后再自己偷偷摸摸地调查，对不对？”

张世君的脸瞬间僵硬，确实是被楚飞说中了心思。他怔了片刻之后还想再说什么，没想到楚飞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怪癖，但我要告诉你。福尔摩斯的时代在现实社会里从来没有存在过。相信警察，老老实实地等待结果是你唯一的选择。如果你执意调查的话，我也不阻止你。只是假如你遇到了什么意外的话，我也只能说抱歉而已！”说罢毫不留情地站起来，推开椅子，一阵风似的朝饭店门口走去。

“哎呀……你等等！等等！”张世君连忙追出来，见他根本不理他，只顾往前冲，情急之下竟喊出了，“我……和韩敏已经去过宾馆

了！”

第54节：第十七章 强暴案(1)

第十七章 强暴案

是了，从车窗里看去，副驾驶的位子上有一抹黑糊糊的东西，仔细一看副驾驶位上应该有人，这团黑糊糊的东西应该是他的发顶。而这个人显然是刻意想避开摄像头，在通过关卡的一瞬间藏了下去。

楚飞像被钉子钉住一样停住了，慢慢地回过头来，“你说什么？”

张世君看着楚飞气急败坏地朝自己走来，反倒故意不理不睬。他现在占了优势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忽然说出这种让人乱想的促狭话，但有一点儿可以肯定，并不只是为了让楚飞回头，应该还有看着他如此强势，要狠狠地挫一下他的锐气的意思——对于情敌。

“你对她干了什么？”楚飞冲到张世君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张世君任由他抓着衣领，挑衅地看着他，“哎哟哎哟，警察老爷，你怎么这么愤怒啊？我只是跟韩敏找个僻静的地方聊了聊天而已，你想哪儿去了？”

“少说瞎话了！”楚飞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对她干什么了？”张世君睁大了眼睛，一副无辜的样子，“真的只是纯聊天啊，你说还能干什么？”

楚飞已经看出他在耍他，一时气得没有办法，扭紧了他的衣领，“你这浑蛋！”

张世君感觉对方正死命地揪紧他的领子，像要勒死他一样，不由得又惊又怒，“你放手！”

楚飞却充耳不闻。

忽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其中还夹杂着隐约的骂骂咧咧的声音。楚飞和张世君不约而同地向旁边一看，只见一群人正拿着棍棒砍刀，杀气腾腾地朝他们走过来！

楚飞以为这是张世君埋伏下来对付他的，不由得气得额头上青筋暴突，“你这王八蛋！”张世君却是一副茫然的神情，眼中充满了无

辜，“我不知道啊！”

“呀——”此时一个人已经挥舞着砍刀，朝他俩冲了过来。楚飞一把推开张世君，头一低避过刀锋，一拳打在那人的肚子上。那人哎呀一声瘫倒在地，楚飞已经拔出了腰间的佩枪，对准那群人大喝道：“不许动！”

那群人呆了，互望了几眼就恐惧万分地一哄而散，只剩下那个被打倒的人还跌跌爬爬地站不起来。楚飞把枪对准了他的眉心，狠狠地瞥了一眼还是一脸茫然的张世君，用最狠的声音逼问他：“是谁派你来的？派你来干什么？”他要让这家伙当场招供是被张世君雇来袭击他楚飞的，看这个卑鄙无耻的张世君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第55节：第十七章 强暴案(2)

那人显然被吓坏了，上下牙齿一个劲儿地打架，“我.....我.....我是.....”

“是什么？”楚飞现在一脸的凶神恶煞，已经完全丧失了冷静。

“我.....我是.....四老爷.....派来.....派来.....派来对付三少爷的.....”那人被吓得脸都黄了，结结巴巴地说出这么一句话。

楚飞像被泼了一瓢凉水似的，猛地回头看向张世君。张世君也是一脸的骇然，却也有些恍然大悟般的神情。

他们明白了，这些家伙是张鹏程雇来袭击张世君的。又是那该死的豪门的恩怨！可怜楚飞运气不好被卷了进去，还白白给张世君当了一回保镖。

张鹏程很快就被带到了警察局。即使是被两个警察挟着走，他还是一副气定神闲、万事不惊的高贵样子，可一见到张世君就忽然暴怒起来，冷不丁地朝张世君冲了过来，“你这个禽兽家庭！”

跟在他身旁的警察赶紧拉住他。张世君感到茫然不解又愤懑莫名，“你在说些什么胡话啊？是你派人来打我杀我的吧？！”

“哎呀，你好无辜，你好无辜啊！”张鹏程此时被警察一左一右地扭着膀子，还在死命地扑腾，脸涨得红得吓人，“你们家装蒜的本事还真是高啊，竟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我告诉你，人在做，天在看，你们家干的那些缺德事儿，别以为别人不知道！”

“你倒说说我家做了什么缺德事啊！你说啊！”张世君彻底火了，“我还真不知道我家做了什么缺德事，你今天倒给我说说清楚。我就不信我家还能比你家缺德！”

“你说什么？”张鹏程这一声叫得惊天动地，脸瞬间被憋紫了，忽然像要下什么决心似的用力把头别下，然后猛地把头抬起，爆发似的朝警察们吼出一句话，“我报案！张世君.....他或是他的家人.....指使人强暴了我的女儿张世敏！”

“什么？”张世君的下巴差点儿飞出去，茫然地向楚飞看去，目光像在说：这又是怎么回事？事情的发展太出乎他的意料，他已经被完全震懵了，不知不觉也对人民警察产生了依赖。

楚飞可比张世君清醒多了——因为不是他家的事嘛。他已经发现了张鹏程话中的漏洞，“你说是‘张世君或是他的家人’，也就是说你完全不确定是吗？”

张鹏程的锐气顿时泄了下去，“确实不是很确定……不过除了他们家，没别人会这样做！就为了让我没精力再打官司！”

“冷静一下。”楚飞颇有力度地摆了摆手，“你知道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吗？”

“不知道……”

“有什么证据证明就是张世君的家人指使的？”

“没有……”张鹏程的声音越来越小，却仍不甘心地说，“总而言之肯定是他们家的人指使的，除了他们家，实在想不出谁会对我家的人下毒手！”

“得了吧你！”张世君冷不丁地插了进来，“你自我感觉还挺良好呢！你忘了前阵子那次食物中毒事件了？光那件事，被你引来的仇人就不止十个！”

“你……”张鹏程急了，扑过来要撕扯张世君，警察赶紧把他们隔开，“好了好了……”

“哎呀！”张世君忽然又叫了出来，眼里陡然爆出了愤怒的火花，“那我大哥是不是也是你指使人害的？”

“切！”这下轮到张鹏程嘲讽他了，“我可没碰你大哥！你怎么自我感觉也这么好了？你家的人多行不义必自毙，谁知道是什么人替天行道的！”

一听张鹏程说张世明的受害是某人替天行道，张世君感到浑身的血都冲上了头顶，恼怒之下竟也去揪张鹏程的领子，“你胡乱诬陷我家

的人也就罢了，我大哥已经受害了，你怎么还能这样说他？做人不能太黑心了！我告诉你，从今天起我没你这个叔叔！”

“我早就没你这个侄子了！”张鹏程毫不示弱，红着眼大声说。

“好啦！好啦！”被他们两人夹在中间的警察们脸已经涨得通红，竭尽全力地把这两个接近疯癫的男人拉开，“都冷静一下！到底谁是真的无耻真的黑心，调查一下才能见分晓啊！”

张世君被拉到另一个房间里之后久久不能冷静，激愤万分地对楚飞说：“楚飞，这虽然是亲戚之间的纠纷，但法律没有规定法不责亲吧？关于他指使袭击我的这件事情，我要起诉，我坚决要求严惩凶手……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全抓住，一个都不要漏……”

第56节：第十七章 强暴案(3)

“是，是！”楚飞小心翼翼地看着他涨得通红的脸，含混地应着，“你放心，一定会的！”没想到奶油塑就般的小开发起怒来也一样火爆啊。不过这些破事肯定是另案处理，他是不用管了的，所以他现在什么都可以先答应着。

“啊！”张世君忽然想到了什么，低声惊叫了一声。

“又怎么了？”楚飞被他吓了一跳。

“哎呀！”张世君一拳砸在了桌子上，“刚才还说要一个都不漏呢！差一点儿就出了个漏网之鱼！”

“啊？”楚飞听他这话似乎有贬低警察的意思，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张世君浑然不觉，仍是激愤万分，“他们看到你掏出枪之后就害怕地逃了，证明他们不知道你是警察……而我是在警察局门口截的你……他们只可能是在饭店盯上的我！鲁森！你这个浑蛋！”

张世君口中的鲁森，就是刚才他请楚飞吃饭时的侍者领班。因为张世君是那家饭店的常客，鲁森几乎固定伺候他，如果说有谁给那帮人通风报信，倒是他嫌疑最大。

楚飞赶紧卖力回忆。说起来刚才他和张世君到饭店的时候，是有一个一脸鼠相的侍者领班招呼得很殷勤，张世君对他的称呼，好像就是鲁森。

鲁森被带来之后，张世君上来就揪他的领子。这阵子屡被算计，他早已无法维持风度了。

鲁森本能地往后一撤，张世君却已经扯开了他的领子。只听一声脆响，一个小小的金盒子从他的领口里飞了出来，砸在了站在不远处的楚飞的身上。楚飞利落地接住它，随手打开一看，脸色刷的一下凝重了，目光森然地看了看脸色苍白、继续和张世君揪扯着的鲁森。

这下楚飞不问张家的破事不行了，这个金盒子里装的，竟然是杜明明的照片！。

张家的案子孙雄交给了另外一组警察处理，并让他们随时把案件的进展告诉楚飞。调查张家案子的第一步就是找强暴案的受害人张世敏询问情况。张世敏的精神恍惚，说话也没有条理，描述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的时候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警方只能得知她是傍晚时分被强暴的，犯罪嫌疑人身材瘦高，作案时蒙面，身上有浓重的麝香味儿。至于作案现场，对不起，因为张世敏和他的家人一开始就打算隐瞒，所以在张世敏仓皇逃回家之后，现场早已被公园的清洁工清扫得面目全非了。至于张世敏受害时穿的衣物，对不起，也被渴望忘掉那段遭遇的张世敏小姐销毁得一干二净了。

至于对鲁森的讯问则非常顺利。他对收了张鹏程的钱、提供消息给那伙人的罪行供认不讳。只是在问他为什么把杜明明的照片装身上的时候，他说她是他许久之前的暗恋对象，现在虽然不联络了，但还是把她的照片带在身上。这显然不是真话，但又不能撬他的嘴。

对张世明的案子的调查也是困难重重。经过调查，张世明在失踪的前一天上午一直在公司办公，中午在公司的餐厅吃了午饭，然后便开车出去，走之前没有跟任何人说明他的去向。他在路上碰到了已退休的老职员，就把他载到他位于新城区附近的家，并与他亲热地聊了会儿，之后便开车驶入新城区，不知去向。第二天他便被确定为失踪，下午在城外的池塘边被发现时已经昏迷不醒，车也不知去向。他在新城区遭遇了什么事情，在城外遭遇了什么事情，全是谜，而它们恰恰是揭开真相的关键。

警方在新城区的排查毫无结果。因为新城区刚建立不久，人不多；即使人多，也很少会有人记住来往的车辆。还是楚飞想起新城区通往高速路的各个路口都有收费站。如果张世明自己驾车驶出新城区的话，收费站的闭路电视应该可以拍下他的身影。警方立即到那附近

的收费站调查，果然在录像里发现了张世明的身影。从录像画面上看，张世明坐在正驾驶的位子上，正驾驶着车子驶过关卡。

楚飞把录像带回警察局，慢放，截图，反复地检查。看着录像里定格的张世明微向右偏的脸，他陷入了沉思。如果真如张世君和张鹏程所说，对方攻击自己的家人是为了扰乱那场争产官司，让对方无法集中精力而使自己获利，那么张家剩下的那些人个个都有嫌疑。虽然是其他的老爷和太太们出来告张鹏举，但他们之间也有连环官司，所以这些人其实都互为敌人。对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来说，兄弟的家人出事，不管是哪一个，都对自己有利。如果这么说的话，嫌疑人的范围大致可以划定。问题是，张世明的受害只是因为财产问题吗？

第57节：第十七章 强暴案(4)

楚飞揉了揉已经发酸的眼睛，正打算把电脑关掉，忽然发现了画面有一处不对的地方。他连忙把画面放大，再放大。

是了，从车窗里看去，副驾驶的位子上有一抹黑糊糊的东西，应该是某个人的发顶。而这个人显然是刻意想避开摄像头，便在通过关卡的一瞬间藏了下去。楚飞兴奋了——这个人极有可能是杜明明！

楚飞更加仔细地检查起画面，希望能发现其他的蛛丝马迹。忽然注意到张世明的手边有一抹绿油油的颜色，还闪着圆润的光。他连忙将画面局部放大，发现这好像是一颗碧绿色的玉珠。楚飞把画面放到最大化，发现这颗玉珠后面有一段红色的绳子，一角手机的轮廓在张世明的手边若隐若现。虽然被张世明的手挡住了绝大部分，楚飞还是确定这颗玉珠是系在手机链上的。他怀疑这条手机链是女性使用的，因为这颗珠子看起来非常柔润俊秀，还刻满了女性化的花纹……啊！楚飞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接着喜出望外：他好像记得杜明明那手编的手机链的尾部，就坠着这样一颗珠子！出事当天，杜明明陪在张世明身边的可能性非常大！

夜幕如同一块黑厚的纱巾一样无声地飘落下来，把世间万物罩得模糊不清。韩敏一个人走在寂静的小巷里，身后被昏暗的路灯拖出一条长长的影子。她一只手拎了满满的一兜水果，另一只手则捏着一部手机，打开，又关上。

不知为什么，今天晚上她特别想和张世君联络。按理说，她和张世君只隔了一天没见面而已，她没必要这么急躁。只是不知为什么，她一直有种很不祥的预感，好像马上就会有危险降临到他或是她的身上。

忽然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韩敏回过头去，发现不远处昏暗的路灯下有一个模糊的身影，高高大大，看不清头脸。韩敏看到

这个身影的时候心里竟涌起一股暖流，笑逐颜开，“你不要跟踪我了！我看见你了！”她还以为是自己正在想的那个人呢。

那个人没有回答，快步朝韩敏走了过来。韩敏忽然看到他的手中晃过一道亮光，而他的头脸也似乎在灯光下现出灰色的光泽。

天哪，他手里正拿着一把刀，头上则套了裤袜！

“啊——”韩敏吓得大声叫了出来，丢下水果就跑。她的鞋子踢掉了，却仍然跑得快如风。身后的脚步声也陡然响亮紧凑起来，那人也追上来了！

扑哧！咔嚓！韩敏身后传来水果被踩碎的声音，使她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身体被刀子劈得粉碎的样子。她张开喉咙拼命地大叫，叫喊声尖锐地划过夜空。附近的人被惊动了，陆续地赶了过来。等到身边已经站满了人时，韩敏停下来喘了几大口气，才敢战战兢兢地回头看——不知何时，那个人已经消失了。

第58节：第十八章 重出江湖(1)

第十八章 重出江湖

楚飞的眼睛已经如猎犬一样盯到了她的手机上，接着便是失望。手机链上那招眼的珠子还在！不过这并不能代表她就没有嫌疑。

“哎呀呀，该怎么说你好？真是真是，被人袭击了竟然不先打电话给警察，先打给这个家伙……可是这个家伙又能怎样？还不是要打电话报警？！”楚飞站在昨天韩敏被袭的小巷口，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心有余悸的韩敏和站在她身旁的张世君。那笑容里的酸劲简直可以去拌黄瓜。

“对……对不起。”韩敏赶紧道歉。她身旁的张世君却是一脸胜利的笑容，挑衅地看着楚飞：哈哈，怎么样？我赢了。她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可是我哦。

“算啦算啦！”楚飞一挥手，低头避开张世君挑衅的目光，扭头朝巷子里走去，“反正养成这个坏习惯最后吃亏的还是你！”

其他警察已经在巷子里勘察了。楚飞弓着身子，勘察得格外仔细。本来他可以不过来的，然而为了韩敏，他可是在办大案的时候抽出时间过来的啊！可是这家伙竟然一点儿都不领情，竟然先打电话给那个混账小开……楚飞已经逻辑不清了，没办法，太愤怒了。

他心里怒着，手脚就会下意识地动几下。不知不觉中，楚飞脚就贴着地面踢了起来，忽然感到脚尖好像触到了什么东西。楚飞赶紧把已经踢出一半的脚收了回来，几乎是趴到了脚下的草丛里，从方才脚边的位置捏起一颗碧绿的玉珠来！

楚飞的脸顿时变了颜色，不知不觉地捏紧玉珠。他记得张世明车里的手机上拴的珠子就和这个一模一样！难道说……袭击韩敏的和袭击张世明的是同一个人？

“袭击你的会不会是个女的？”楚飞慌忙问韩敏。

“不可能！”韩敏断然否定，“一定是男人！他的衣服、姿势、体态.....还有他很高，绝对不会是女人！”

楚飞皱紧眉头陷入了沉思。即使韩敏这样说，他仍觉得杜明明还是有重大嫌疑。首先，杜明明并不矮，穿上男式的增高鞋的话完全可以变得很高。再穿上男人的衣服，头上套上裤袜，完全可以把自己伪装成男人。只是如果袭击韩敏的人是她的话，她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女人？”张世君凑近看了看楚飞手中的玉珠，“不能仅凭一颗珠子就断定携带者是女人吧.....”忽然看到楚飞脸上的表情异常凝重，顿时恍然，“天哪！你别告诉我你怀疑这是杜明明的东西！”

“啊！啊呀！不.....不是！”楚飞没想到张世君感觉会如此敏锐，连忙搪塞，“我只是在充分考虑每一种可能性！”

“实话实说吧，楚飞老大。”韩敏轻轻叹了口气，耷拉下眼皮，“你根本就摆不了扑克牌脸！你心里想的已经全在脸上曝光了！”

“你们怎么猜是你们的事！”楚飞脸红了，赌气似的把头扭向别处，一副死守纪律的样子。

“喂，我说，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好不好！”张世君看着他那副样子，不满地大声抗议，“警务纪律是要求你们对案情保密，但也有相关人员可以配合调查的条例吧？我们都是相关人员！即使只叫我们提供情况，也是在充分了解案情之后才能想起更多有用的东西吧？！”

“不，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证明这个案子和杜明明有关，你哥哥的案子也是。至于杜明明的案子，和你们完全没有关系。等到什么时候你们和杜明明的案子沾了边，再找你们配合调查好吗？”楚飞傲然抬着下巴说。也许是因为上次张家的案子警方一直跟着张世君和韩敏的后面走令他很不爽，所以这次他一定要自己只依靠警力解决这件案子。他对此也很有自信。

张世君露出轻蔑和嘲讽的笑容，不说话了。韩敏则失望地低声骂了句：“自负的家伙。”

楚飞冷笑了一下，背过身去不理他们。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如何去杜明明那里确定她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这条手机链到底是不是她的了。没办法，得加油干了。

一个普通的办公楼下已经围了一圈人。他们都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那个捧着花的小伙子。他手里捧着一捧鲜红的玫瑰花，仰着头微笑着，以不变的姿势看着楼上，丝毫不在意身边人的目光。

楚飞。他那热情到夸张的笑容其实隐藏着不易察觉的怒意。他并不是不觉得丢人，而是觉得丢人丢惨了！谁让他不善于追女人，只能从那种恶俗的韩剧里直接拷贝一些肉麻的浪漫。不过据说这种方式虽然是男性的梦魇，但对女性很有效。

杜明明终于下来了。她看到楚飞这副模样高兴得整张脸都放出了光彩，正要向他冲过来，忽然间想起了什么，站住脚掏出了手机，“你这个样子可真经典，我来给你拍张照片！”

楚飞的眼睛已经如猎犬一样盯到了她的手机上——接着便是失望，手机链上那招眼的珠子还在！不过这并不能代表她就没有嫌疑。如果这条链子是新的，那就代表她又去买了一条相同的链子！

“好了。”杜明明低头把照片存进手机，嘴边浮出一抹陶醉的笑意。楚飞赶紧凑上前，微笑着把花送上去，同时仔细看了看她的手机链。事实这次没有让他惊喜，这条手机链已经很旧了，玉珠上也有磨损，绝不可能是新换的。

杜明明把花接过来，脸上浮起一片红晕，“谢谢。”

“哈哈……”楚飞不知如何应答，只好傻笑。

“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看我？”杜明明低头嗅着花香，甜甜地问。

“啊……因为想你了嘛，所以就过来了……”楚飞讲着这些肉麻的话，觉得牙齿都要酸掉了。

第59节：第十八章 重出江湖(2)

“你的嘴好甜啊。”杜明明笑得更陶醉了。

“这不叫嘴甜，这是我的心声，”楚飞觉得自己的牙都快酸得化掉了，赶紧转到正题上，“说起来，我昨天晚上也想你了，你在干什么呢？”

“我晚上六点之后就在佩佩家玩，那时好像也想你了哦。”杜明明也跟着他肉麻起来了。

“哦.....”楚飞转了转眼珠，想去佩佩家不露痕迹地核实，又转向另一个重要话题，“你这手机链是自己编的？这珠子好漂亮，在哪里买的？我妈妈正想要这样的珠子串佛珠呢。”他觉得这应该是她自己编的。如果她说这样的玉珠谁还有，那就能初步确定嫌疑犯了。

“很好买啦。”杜明明莞尔一笑，轻轻地抚摩着手机链，“就在文华商厦的一楼，有个卖玉器的，那里有一柜台呢！”

楚飞的心猛地一沉。完了，一下把他踢到茫茫人海里了。他顿时感到非常烦躁，想就此结束这次谈话，可又怕仓促结束谈话会引起她怀疑，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一时黔驴技穷，竟指着不远处的拉面馆说：“我们到那里去坐坐？”

要知道现在可是下午三点，而且是初夏。

“你说明明啊？是的，她昨天晚上是在我这里，你怎么忽然想起来打听这个啊？是不是不放心啊？男人啊，不要疑心太重了.....”电话里佩佩的声音在楚飞的耳边绕来绕去。天知道她哪儿来这么大的浪劲。

“是啊是啊。”楚飞一面揉着灌满了热面条的肚子，一面假笑着应着。杜明明不愿跟他去拉面馆，他就自己去吃了个痛快。他中午没有好好吃饭，刚刚一下子吃了三碗。

“那你怎么还问？”

“这不是因为才刚谈上嘛，我很没有自信哦，像明明这么漂亮的女孩可是很少见的.....”楚飞嘴里说着肉麻的话，心里却在大吼：见鬼去

吧！

楚飞回到警局时，协同办案的警察已经把张家人排查得差不多了。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并没指使人强暴张世敏或暗算张世明，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做过。楚飞和办案的警察一起研究了案情，提出张鹏程一口咬定张鹏举家是他女儿强暴案的幕后黑手，却又说不出明确的理由很奇怪，因此很可能是受什么人教唆。如此说来也许有什么人先暗算张世明，再暗算张世敏，调唆张鹏举和张鹏程相斗，再从中得利，因此嫌疑就集中在了张家其他那些人身上。警方决定一方面继续对张鹏程加大攻势，力求尽快让他说出是谁教唆的他；另一方面加大张世敏这条线上的调查力度。

楚飞亲自去嗅了张世敏所说的高级香料——麝香，原以为会是多么高级的香味，没想到刚一嗅就觉一股怪味直冲脑门儿，还有股说不出的膻味，熏得他连打了好几个喷嚏。哇，这种香料还能被尊称为香料之王？有钱人这是什么癖好啊！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楚飞颇不耐烦地拿起来一听，打电话来的正是他现在最讨厌的人——张世君。

“案情有进展了吗？伟大的警探？我们和杜明明的案子沾上边了吗？”

“还没有！”张世君提到“我们”，令楚飞非常不满。这个“我们”显然指他和韩敏了。他和韩敏什么关系啊，凭什么一上来就说“我们”？

“不过我有问题要问你，”楚飞想起那怪怪的麝香，“你们家族的人，谁和麝香有联系？”

“哦？这么说强暴我世敏老姐的人身上有麝香味？”

“谁告诉你的？”楚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失声问道。

“谁告诉我啊？是我推理出来的！”听到楚飞如此惊骇，张世君不禁有些得意，“目前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就四个人：我、韩敏、张世敏，还有我大哥。我从头到尾都没闻过什么麝香的味道；韩敏在案发之后

把全部情况都跟我说了，她同样也没闻过什么麝香味；我大哥被发现的时候身上没有麝香味，之后他昏迷不醒，更不会对警察说什么麝香了；因此和麝香味有关的只可能是我堂姐张世敏了，再联系案情，只可能是强暴她的人身上有麝香味了。”

“原来你是猜的啊，还真恭喜你猜对了呢！”楚飞故意没有用“推理”这个词，张世君的快速反应让他心里酸酸的，忍不住揶揄他，“看不出来你的反应还挺敏捷呢，有没有想过当警察？”

第60节：第十八章 重出江湖(3)

“当警察太古板，我只想当侦探。”他赤裸裸地挑衅。

“你想当警察还没人请你当呢！”楚飞恨恨地说。现在还击是很不明智的，他马上就知道了。

“是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想必警察大人也不需要我告诉你我们家谁和麝香有关了吧？再见！”张世君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楚飞呆呆地听着电话那头传来忙音，恨恨地挂断电话，“你以为我真的没办法查到麝香的来历？我马上就能查出来！”愤愤不平的他尚不知道张世君给他造成的麻烦可远不止于此。

“谁呀谁呀？”睡午觉睡得睡眼惺忪的韩敏打着哈欠打开门，冷不防门缝里戳进来一团鲜红的东西。她吓得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本能地后退了两步。仔细一看发现那竟是一束鲜花，而捧着鲜花笑容可掬站在门口的，正是张世君。

“有时间吗？”他的声音像被仔细熨烫过，听来说说不出的受用。

“呃.....应该有.....”韩敏忍不住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

“那就好！”张世君狡黠地笑了笑，忽然煞有介事地绷起脸来，“那我们就出发吧？”

“出发？干什么？”韩敏一头雾水。

“我们.....”张世君正要细讲，冷不防韩妈妈正带着一脸夸张的笑容朝他走过来。他连忙侧过脸来报以一个灿烂的微笑。

“哎呀，张.....张先生呀.....”韩妈妈热情得有些让人害怕，刚才更是差点儿叫出张公子来，如果那样，可就是个特大乌龙了，“前天的事情真是谢谢你了。哎呀，这个丫头已经没事了，还劳烦你亲自跑来一趟.....”

“不，我要亲眼确认她没有受伤才能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张世君轻松地说。

“这怎么行呢？什么叫应该做的啊？我一定要好好地谢谢你！你先坐着，我去买菜，今天要好好做一顿大餐请你吃！哎呀，上次她三叔拿来的美国大杏仁被我放哪儿去了？”韩妈妈说着就去里屋一阵乱翻。

张世君朝韩敏挤了挤眼，偷偷地指了指韩妈妈，哧哧地笑了起来。韩敏羞愧得无地自容，正想找几句话搪塞一下，却看到张世君神秘兮兮地朝屋外指了指，韩敏立即醒悟，一声不响地跟着他逃出了门。

“现在该告诉我要干吗去了吧？”韩敏坐上张世君那闪亮的宝马。坐上他的车才问，她对他也真放心。

“我们去做一次侦探，看看我大哥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你就权当去取素材了，好吗？”张世君看着车窗，踌躇满志地说。

听张世君说要拉她一块去调查案子，韩敏先是一惊，接着便感觉为难。老实说，如果不是和自己有切身联系的案子，她还真不想招惹。

“不想去就算了，算我没说。”张世君的语气很温和，其中的失望却显而易见。那是最令人无法抗拒的语气。

韩敏有些不好意思，低声说：“倒也不是……”

“那就好。”张世君的声音听起来很开心。既然如此，韩敏就不好意思拒绝了，于是糊里糊涂地踏上了一条危险的旅程。

张世君欣慰地笑了笑之后脸色很快便变得凝重了。他已经把家族的官司全部托付给了别人，一心一意来调查张世明的案子。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这个案子他如果不调查清楚，就对不起他大哥。

韩敏和张世君很快就来到了杜家附近。他们下了车，躲到通往杜家的巷子口外面。张世君低声跟她说：“我觉得我大哥的案子一定和她有关。因为我大哥除了昏迷不醒外其他的状况和她之前的男朋友实在太像了——我认为弄晕和弄疯其实只有一线之隔。那个该死的楚飞什么都不愿告诉我，我们只有自己调查了。”

韩敏认真地听着，轻轻地点着头，听着张世君愤懑的语气，也跟着对楚飞不满起来。

“你和杜明明认识吧？上次你还跟她说楚飞是你哥们儿……”

韩敏红了红脸，立即想起了那天的尴尬，咕哝着说：“一面之缘而已……只能勉强说是认识……”

“那你就借着楚飞的人际关系接近她。你等会儿去拜访她，说你一直很关心楚飞，现在看到他和她谈上了朋友，觉得很放心……就一个劲地恭维她，让她对你失去戒心！”

“失去戒心之后……怎么办？”韩敏隐约感到了难度，为难地说。

“只要让她失去戒心就好了。今天不宜操之过急。”

“好……”韩敏稍稍安心了点儿，“那你呢？”

“我不便出面。我一出面她就会意识到我们是在查案。你放心，我会一直跟着你的。”正说着杜明明已经从家里走了出来，张世君连忙在韩敏背后轻轻推了一把，“去吧！”

第61节：第十九章 情敌(1)

第十九章 情敌

他们赶紧施救，庄挺很快就醒了过来，睁开眼睛看了看他们，忽然爆发出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他疯了！

韩敏迟疑着走进巷子。杜明明已经看见了她，微笑着朝她走过来。韩敏立即回以假笑，步伐僵硬地朝她走过去，“你好，我是专程来拜访你的……”

“一看就知道啊。”杜明明走到她面前，脸上的笑容春意盎然。

见她笑得如此热情，韩敏稍稍轻松了一些，“哦，我是楚飞的……”

“女朋友是吧？”杜明明抬头捋了捋瀑布般的青丝，抿起嘴来露出了狡黠的神情。

韩敏顿时呆住了。

张世君听到杜明明这么说也非常惊讶，正在思忖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那边韩敏已经开始辩解道：“你弄错了，我不是楚飞的女朋友，我是他的哥们儿，哥们儿！”

“哈哈。”杜明明低头浅笑了一下，接着用仿佛能看透一切的目光盯着韩敏的眼睛，“相亲的时候你是气冲冲地走过来的，对吧？如果你只是他的哥们儿，怎么会气冲冲的呢？”

韩敏一时语塞。张世君则躲在墙后一通乱猜：她见到楚飞相亲会生气吗？怎么会生气呢？难道她很在乎楚飞？那个又臭又硬的警察怎么会……这家伙！

“而且，”杜明明得意地看着沉默不语的韩敏，故意提高了声音，“之后我去找他的熟人套话，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竟然说你是‘嫂子’。哈哈，她是不小心说漏嘴的。正因为如此才更是真话，哈哈！”

韩敏顿时涨红了脸，赶紧低下头去。虽然她觉得自己和楚飞不是那种关系，但听到杜明明如此说还是一样的尴尬。忍不住在心里大骂

起楚飞来：你这个浑蛋！这么大的人还管不住自己的嘴啊？天天胡扯些什么啊！而张世君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几乎惊叫出声，只想立即抓着韩敏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好好谈谈，好吗？”杜明明深不可测地笑着，向韩敏伸出手来。韩敏看着她白嫩如葱管般的手指有些犹豫，但还是答应了，因为现在的形势不允许她拒绝。

楚飞和几个警察悄悄地摸到了一栋简陋的楼房下，仰起头来看着楼顶的那个房间。案情并没有什么突破性进展。他们这是来逮捕张鹏程联络那群暴徒的中间人庄挺。他虽然没什么大罪，但也要刑拘。据说这个人在黑道上很有地位，打起架来也非常厉害。他们决定由楚飞扮成查电话线的人先去确认庄挺在不在家。如果他在家，叫开门之后大家再一拥而上实施抓捕——庄挺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自然机灵得很。如果从猫眼里看到这么一群人来找他肯定不会开门。

楚飞提着一个空工具箱，装模作样地朝楼上走去。剩下的几个警察则躲躲藏藏地跟在他后面。快要走到那一层的时候楚飞忽然听到门铃声响，等走到庄挺门前时发现有人正攥足了劲地按门铃。

不巧啊。楚飞在心里说。这个时候竟然有其他人来找庄挺。

那个人听到背后脚步声响，本能地回过头来。他的眼神像蛇，目光很犀利，让人很不舒服。楚飞镇静地和他对视，忽然眉头一跳，因为他闻到这个人身上有股浓烈的麝香味！

这位不速之客好像也感觉到了什么，盯着楚飞打量了几眼之后忽然撒腿就跑！难道他已经嗅出楚飞是警察？

楚飞一声不响地朝他追过去，他怕大喊出声会惊扰到庄挺。在底下埋伏的警察早已严阵以待，一看有人跑下来立即逮住，发现此人不是庄挺，正面面相觑时楚飞跑下来说：“按住他！千万不要让他跑了！他可能是强暴张世敏的人！”身上有麝香味，见到他就跑——未免太可疑！

第62节：第十九章 情敌(2)

楚飞他们弄开庄挺家的门后，赫然发现庄挺直挺挺地躺在地面上，昏迷不醒。他们赶紧施救，庄挺很快就醒了过来，睁开眼睛看了看他们，忽然爆发出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他疯了！

楚飞他们面面相觑，全都呆了。虽然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他们都强烈地感觉到庄挺的疯癫和杜家有关！而之前那个强暴张世敏的嫌疑犯来找庄挺，显然也和他有关。如此类推，最近发生的所有案件，都和杜家有关！天哪！这个杜家到底是怎么回事？难不成隐藏着妖魔鬼怪？！

杜明明牵着韩敏的手，友好地请她在一个茶馆里落座。虽然她态度很客气，牵住韩敏的那只手也不紧，但却给韩敏一种被蛇精缠住了的感觉。

她给韩敏点了饮料之后没有立即落座，而是避到一边打手机。张世君趁这个机会也溜进茶馆，坐到和韩敏她们隔着一个盆景的座位上，透过树叶的缝隙悄悄观察她们。

杜明明打完电话后微笑着回到座位上时，韩敏正低着头用吸管搅着杯子里的苹果饮料。碧绿的液体在杯子里无声地旋转，被光线所切割，散发出诡异迷离的色彩。

杜明明嘴边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忽然趴下来透过通明的杯子看向她。韩敏猝不及防，猛地坐直了，把吸管丢到了杯子里，溅出几滴液体。

“哈哈.....”杜明明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若无其事地坐正了，又用那种仿佛能看透一切的目光看着韩敏。韩敏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咕哝了一句，“你看我干吗？”

“好了好了不看了，我们就开门见山吧。”杜明明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穿透力，“你很爱楚飞对吧？一直守护在他身边对吧？只是一直得不到他的承认，才自欺欺人地把自己当成是他的哥们儿，是吧？”

“这个……啊……”韩敏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真有些佩服杜明明的想象力。

看着韩敏呆滞的样子，杜明明非常得意地笑了，说了一句更让人惊讶的话：“也许你不知道，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默默守候着楚飞。要不要我介绍你和她认识？”

事态的发展越来越出乎意料了！韩敏低着头，眼珠乱转，正在思考如何应对这种变局，杜明明却已经朝着门口扬起了手臂，“这里！这里！”

韩敏顺势往那边一看，顿时如遭雷打般僵住了。来者是个漂漂亮亮的年轻姑娘，一身米色裙子，梳着一个清清爽爽的小辫儿，正是那个称呼她为嫂子的小女警。

小女警看到韩敏时也是一惊，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韩敏更是如坠冰窟：难道杜明明已经发现楚飞在偷偷调查她了？那她把自己和这个小女警叫到这里来是……

杜明明优雅地招呼小女警落座，脸上的微笑已经有些让人害怕，“我相信你们应该认识吧？都是守候在楚飞身边的人。”

韩敏和小女警都僵硬地笑了笑。韩敏的心里早已叫苦不迭：什么叫认识啊？她连这女孩儿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杜明明扭头去叫服务员。韩敏趁此机会赶紧问小女警——她根本不敢发出声音，只是用口型提示她：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女警显然没反应过来，用眼神向她质询。杜明明已经回过头来，韩敏连忙闭上嘴巴。因为嘴闭得过急，显得整张脸都有些痴呆。幸好现在杜明明的注意力全在小女警那里，并没有发现韩敏的异样，“你虽然一直叫他大哥，说他是你的偶像加老师。但是我觉得你还得给他加一个身份，那就是爱人，而且是至死不渝深爱着的人，对吧？”

小女警脸红了，低下头去玩着自己的裙角。韩敏听杜明明这样说到感到非常惊讶，不由得盯着她多看了几眼。不知为什么，听说她这么

爱楚飞——虽然知道这可能有杜明明的夸张，但还是有些不舒服。

小女警还在那里羞答答地玩着裙角，忽然瞥见韩敏正呆呆地盯着她看，连忙坐直了，像要暗示什么似的对杜明明说：“明姐，你误会了，我江菲才没有那么傻呢，什么叫一直守候在他身边啊？如果我要喜欢他，早就把他抓过来了！我除了卖保险的时候陪着他，其他时间一分钟都不愿跟他多待！我说他是偶像加老师，其实也是恭维他啊。你也知道，新人嘛，就得对前辈恭敬些……”

第63节：第十九章 情敌(3)

韩敏抿了抿嘴，目光微微闪了几下。江菲不但不露痕迹地告诉了她自己的名字，还告诉了她自己的身份并没有暴露。没想到这小丫头还挺聪明的。韩敏想着想着忽然瞥见江菲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像是在渴望什么东西，立即醒悟，也微笑着说：“是啊，我也没那么傻，那家伙傻乎乎的，凭什么叫我暗恋他，还守候他啊？”她把手慢慢地移到桌子上面，隐秘地对江菲做了个OK的手势。江菲立即心领神会，飞快地给了她一个收到的眼神。

如此和人偷传讯息让韩敏感到很刺激，也因此兴奋了起来。心里模模糊糊地有种感觉：也许江菲是故意让杜明明觉得她在暗恋楚飞，莫非这也是他们行动的一部分？

“你不必再隐瞒了，我早就看透了。”杜明明轻蔑地看了看江菲，“你还记得我和楚飞在街上巧遇你的那天吗？你一眼就看见了他肩膀上的线头；在为他买快餐的时候没有询问就买来了他最喜欢的口味；更重要的是，在他额头出汗时第一时间递出了男用手帕。你不会说你一个女孩子，要准备男用手帕给自己擦汗吧？身上一直带着男用手帕，随时准备为他擦汗，如果不是爱他爱到极致，是万万做不到的！”

江菲脸红了，有些慌乱地偷偷看了韩敏一眼。韩敏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这的确是暗恋，不必怀疑。

张世君隔着盆景，躲躲闪闪地看着韩敏她们，不知道她们为什么都沉默了，不禁有些紧张。正当他眯起眼睛想再看仔细一点儿的时候，忽然一个软绵绵的女声在他耳边响起，“你在这儿啊，还真是凑巧呢！”

张世君刚听见这个声音就知道不妙，回头一看更是呆如木鸡：这可真是祸不单行，这个女人现在怎么会在这里？

眼前的人一脸脂粉，卷发披肩，正是前些天韩敏在雨中看到的那个女人。她的确如张世君所说，是官司的证人，不过是很麻烦的证人。

她叫罗桦，是张鹏宇药厂的会计，当初张鹏宇和财务总监合伙瞒报利润的时候她知道很多内情。现在请她出来作证，是希望能把这部分钱从张鹏宇应得的遗产中刨出去——张家的官司属于家族官司和企业官司相混合的官司，所以特别复杂。

为什么说她是麻烦的证人呢？问题就在于她的人生追求上。她的人生追求就是以富豪作为自己成功的高速电梯。她之所以知道这么多内情，是因为她和张鹏宇的关系很暧昧。蓝映雪恨她已经很久了，张鹏宇一死立即把她赶了出来，没想到被张世君乘虚而入，捞了她做证人。

罗桦追求这个目标可谓非常狂热，以至于三十多岁了还没找对象。既然狂热就会不论大小，此时她已把张世君纳入了自己的狩猎范围。更糟糕的是她对自己的外貌过于自信，因此异常恐怖。

张世君一直都巧妙地敷衍她，从来没有怯场。可是今天情况特殊，他竟有些惊慌失措。

江菲像做了什么错事一样羞愧万分，低着头红着脸用眼角偷瞥着韩敏。韩敏的脸则是微微涨红。按理说她和楚飞并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根本没必要为他的感情事烦心，可忽然发现楚飞还有一个红颜知己的时候，她就是感觉异样。她还对一件事情特别在意，那就是江菲既然爱着楚飞，干吗还要那么殷勤地喊自己“嫂子”？

杜明明居高临下地瞄着她们，那神情仿佛自己是操控命运的女神。看着她们越来越尴尬，杜明明微笑着捋了一下头发，轻声缓语地说：“看看我们三个吧，两个是默默守候在男人身边却一直不被他正眼相看的人；一个则是被善于玩弄女人心的男人欺骗了的人。我们都是同样可怜。你们想过为什么都是我们女人可怜吗？”

“为什么？”韩敏微微有些恼怒地说。虽然她和楚飞之间不是那么回事，但还是被杜明明引导着往下走了。

“因为我们女人太善良了。我们应该狠狠地还以颜色，这样男人们就不敢欺负我了。”

“啊？”韩敏和江菲都有些紧张，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她之前痴呆的男友和现在还昏迷不醒的张世明。

“不想给那个玩弄女人心的楚飞一点儿惩罚吗？”杜明明玩弄着她那细长的指甲，“让我们来给他开个严苛的玩笑。”

第64节：第十九章 情敌(4)

“你好，今天的你很漂亮。”那边张世君已经强笑着跟罗桦打起了招呼。他应付女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是吗？”罗桦骄矜地捋了捋头发，一扭腰坐到了张世君的身边，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娇滴滴地说，“你今天嘴怎么这么甜呢？”

“你一直都很漂亮啊，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张世君用眼角瞟着还在静默不语的韩敏她们——杜明明的话显然让人无法回答。

“嗯——”罗桦把头朝张世君靠近了些，把手指点在嘴唇上，狡黠地眯起眼睛，“让我看看你眼睛里的秘密——你今天这么谄媚一定是有求于我。不过你求我的事我已经全部答应了，那就是还有什么事情……是什么呢？”说着张扬地四处张望起来。张世君害怕她会惊扰到杜明明，一时冲动竟用手掌夹住她的脸，扭了过来。出手之后才发现自己有多么愚蠢，但已经来不及了。

罗桦呆呆地看着他，目光似乎很愤怒。张世君尴尬地笑笑，忽然一把搂住她。罗桦的眼睛里冒出一个笑泡，抱着他开心地笑了。张世君抱着她那有些臃肿的肩膀，脸上却是一脸苦笑。没办法，只有这样了。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难道还要继续那愚蠢的善良，被男人欺负吗？”杜明明看着低头不语的韩敏和江菲，似笑非笑地说。

“哦……采用暴力是不好的……”江菲苦笑着说。她已经认定杜明明要施展她家那能把人变疯的大法了。

“不，谁要使用暴力了？只是使用技巧给他一个教训。放心，他被我们教训过后，心地会变得非常纯洁。”杜明明的话似乎很有玄机。

“这个嘛，我觉得……男女之间……”韩敏开口也要劝她，忽然瞥见张世君正躲在盆景后面搂着一个女人，顿时觉得浑身的血都涌上了头顶——其实她应该分析一下，张世君是来监视她们的，断不会有兴

趣撩女人，他这么做肯定是另有隐情。可是女人在很多时候都是不理性的。

“是的！男女之间就是不平等的！我们的确要狠狠地给他们一个教训！”

韩敏忽然改口，把江菲吓了一跳。糟了，她把对张世君的怒气错误地发泄到楚飞身上了。

第65节： 第二十章 迷药和人皮(1)

第二十章 迷药和人皮

她忽然被屋里墙上一个古怪的东西吸引住了，那是一张人形的东西，看起来像是双层，是个什么东西的套子，有些像橡胶，但质地更娇嫩；有些像皮革，却又太轻薄。

韩敏把话说完之后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惊慌地捂住了嘴。但说出的话如泼出去的水，韩敏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说：“但是我们得一起行动。一来我们都是被楚飞骗了的受害者，二来我们女人都是弱小的……”这是以防杜明明一个人对楚飞施展致疯大法，有人牵制她总好些。

江菲被韩敏吓得一愣一愣的，用一种不敢相信的目光盯着韩敏，脸都有些黄了。

“好啊。”杜明明似乎大悦，但眼中还有那么一丝不可捉摸的隐光，“我们当然要一起行动。一个人审判总是有失公允的。”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韩敏挤出一丝笑容，因为惊慌而显得谄媚。

“这个嘛……”杜明明把手指点在嘴唇上，歪着头想着，“我要思考一下……”忽然露出诡异的笑容，“过几天我给你们打电话吧，有了主意我们再好好合计。”说罢自顾自地站起来，替韩敏她们付了账，飘然而去。

韩敏和江菲呆呆地看着杜明明走出去。等她的背影终于消失在茶馆的玻璃门外的时候，江菲忽然发难，“嫂子！你怎么这样啊？就算我喜欢大哥，那也只是我自己的事情，和大哥无关啊！你要是不高兴就全冲着我来，怎么能连大哥也一起报复呢？”

韩敏对她的话充耳不闻，只是恨恨地看了看还被罗桦搂住不放的张世君，冷冷地说：“我们走！”说罢也自顾自地朝门口走去。江菲茫

然不解，一面跟上一面咕哝道：“这一个个都犯的什么病啊，全都大摇大摆站起来就走……这样很酷吗？”

张世君见韩敏气冲冲地走了就知道事情不妙，赶紧挣脱罗桦的怀抱，丢下撅着嘴的罗桦追了出去。

韩敏把江菲拉到街心花园里坐着，故作深沉地说：“我问你，假如你现在面对着一一条蛇，你是要一动不动地等着它攻击你呢，还是先下手为强，先引诱它来攻击你，等它暴露出七寸之后再把它置于死地？”

“当然是第二种……”江菲思忖着说，忽然眼睛一亮，“对啊，杜明明也这样，对不对？”

“聪明！”韩敏煞有介事地说。其实她刚才在叙述的时候玩了点儿文字技巧，是人都会选第二种。

“引她主动出手，而楚飞哥已经有了准备，那要抓住她就容易多了！是吗？”江菲高兴地说，眼中竟露出了崇拜的光。韩敏不动声色地看了看，心里却在大声叫苦，“娘呀，这孩子怎么这么纯真啊！”

“那我赶快给楚飞哥打电话！告诉他这都是嫂子你的主意……”江菲兴高采烈地打开手机，忽然想起现在再称呼韩敏为嫂子已经不妥，不由得尴尬地朝韩敏看了看。韩敏装作没有看见，若无其事地走人。她已经没法再在这尴尬的气氛中待下去了。

刚走不远楚飞就打来了电话，手机里的声音简直是在咆哮，“你在搞什么啊！”

韩敏还沉浸在被张世君“背叛”的不快里，对他也有些不满，便爱理不理地说：“你在说什么啊？我听不懂！”

“别想再耍赖！你怎么又和杜明明搅一块儿去了？是不是又在偷偷调查了？”楚飞还真一猜一个准。

“哎呀，”韩敏翻了翻白眼，阴阳怪气地说，“对不起了，这次可不像你想的那样。是因为你那调查对象想象力丰富，看到我上次找你就以为我是一直被你辜负的红颜知己，找我去一起商量怎么整你呢！”

楚飞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继续吼道：“那.....还是你的责任！如果那时你不跳出来，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韩敏轻蔑地撇了撇嘴，不耐烦地说：“那你就一直追究到底是谁的错吧！小孩！”

楚飞不好意思再说了，停了片刻之后才说：“那.....你先来警局，我们来合计一下该怎么办.....”

韩敏撇着嘴挂断电话，对着手机说了好几句，“坏蛋坏蛋坏蛋！”正打算把手机放进口袋的时候，手机又响了，打开翻盖一开，是张世君的来电。韩敏嘟起嘴关了机，不管他刚才是因为什么抱女人，反正她一想起来就有气。

韩敏大摇大摆地走进警察局，冷冷地斜睨着警察们，就像这满屋的警察欠了她很多钱。她可以想象警察们天天都在背后议论她。和楚飞一起办案的大刘悄悄地问楚飞，“你怎么得罪她了？”

“不知道啊。”楚飞苦笑着，看了看韩敏，也把脸绷了起来——他生性不喜欢示弱。“呃.....你没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合计过了.....”

韩敏的鼻子里哼了一声。她知道这帮警察肯定又是坚守纪律，只叫她办事而不告诉她部署。

楚飞装作没有听见，继续说：“你要做的事情很小，就是杜明明只要一约你见面，你就立即通知我们。我们会偷偷跟在你身后，必要的时候就对杜明明实施抓捕！”

“好。”韩敏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句，脸上的寒气更重了。

“那你就回去安心等杜明明的电话吧。”楚飞继续交代她，终于对她的态度忍无可忍，“你到底有什么不满啊？就像我们全体警察都欠你钱似的！”

韩敏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看起来很愤怒。警察们有的很惊讶，有的则捂着嘴偷笑。江菲则如遭雷打般僵住了，担心地看了看楚飞。

“你们倒没欠我钱，但是欠我名誉！”韩敏皮笑肉不笑地说，忽然伸出手指来指着他，“你身为人民警察，难道不知道诽谤人是可以构成犯罪的吗？你到底跟你的同事们说了什么，为什么江菲会一口一声喊我‘嫂子’？”

听韩敏如此说，江菲的脸刷的白了。楚飞错愕万分，脸也猛地涨红了，停了片刻才冲着江菲吼道：“你胡说什么啊你！我什么时候和她.....你这完全是造谣！”

江菲不敢应答，委屈地低下头来，眼泪在眼睛里打起了转儿。她没有说话，旁边的几个小年轻却帮她说起话来，“楚哥，你就别装傻了，我们都知道了。”

第66节：第二十章 迷药和人皮(2)

“是啊，心照不宣的事，你就别追究了！”

楚飞脸涨成了猪肝色，说话也不利索了，“你，你们胡说什么？什么，什么心照不宣……”

“我们都知道你们关系暖……关系很好，我们私底下都叫韩姐‘楚哥家里的’，江菲对韩姐尊敬些，称呼她‘嫂子’也很正常啊。”

“你们……”楚飞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韩敏怒笑着撇了撇嘴，扭头走出了办公室。“家里的”比“嫂子”难听多了。

“你……你听我解释，”楚飞赶紧追出来，“这是他们胡乱说的！”

“他们胡乱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吧。”韩敏斜着眼看着楚飞，一脸不屑。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样说……”楚飞急得几乎要高血压了。其实也怪不得他，他的确没有跟同事们说什么。那同事为什么要胡说呢？这就得归咎于他给同事的特殊印象——他在警察局可以说是最帅的，却又是最木讷腼腆的，简直像天生不知男女之情似的。这种奇特的反差使人们对他的恋爱特别感兴趣，因此发现他对韩敏有那么一种感觉的时候，大家空前兴奋，瞬间就议论开了。一议论多了心理上就会下意识地把她当成楚飞家里的，但也只限于背后称呼。江菲当面就叫是有些过火。

“你真的不知道吗？”韩敏眯着眼睛，脸上演绎着夸张的鄙夷。老实说，她被如此称呼虽然感到挺恼怒，但也隐隐有些高兴，因此并不想太挤兑楚飞，便故作宽宏大量地说，“那好吧。你要是能跟他们澄清这件事情，我就原谅你……”

“好，好！”楚飞连忙点头，忽然发现身边已经藏了一圈警察，见他这样子立即哄笑起来。楚飞自然是不知所措，韩敏则红着脸低头就跑——完了，越描越黑了。

韩敏出了警察局闷头走了好远之后才想起张世君来，赶紧打开手机。刚一开机就嗡嗡嗡的一连接收了好几个短信。看来张世君打不通手机也没有放弃，接连发了好几个短信。

韩敏看着这些短信，虚荣心得到了很大满足，也有些感动，更有些歉疚，对他所有的怒气都散到九霄云外去了。正要打开短信看看，忽然一阵幽雅的香味飘然而至。

韩敏闻到之后就呆住了。因为这个香水味她特别熟悉，依稀就是杜明明的！等她转动已有些僵硬的脖子回头一看，发现杜明明正带着一脸捉摸不透的笑容站在她身后，“这么巧，又见面了。”

“啊……你好……”韩敏一下紧张得话都说不清楚了，偷偷四处打量，不禁在心里大骂起自己来：你怎么走路的啊，怎么又转回以前的茶馆了？

“见到你正好，”杜明明露出一丝神秘的笑容，眼中好像是哀怨和歉意，“省得你回家担心了。对不起，我为我刚才的莽撞道歉。又不是小孩子，情感上的事情怎么能孩子气的恶作剧呢？”

韩敏听到最后才明白她的意思，便试探着问：“这么说你……不打算报复楚飞了？”

杜明明轻轻咬住了嘴唇，摇了摇头，脸上的哀怨更重了。

韩敏顿时松了口气，但也感到有些不甘心——好不容易给楚飞定了个引蛇出洞的计划，这下全泡汤了。

“你可以帮我个忙吗？”杜明明伸手捋了捋并没有乱的头发，愁肠百结地说。

“啊……可以……怎么了？”韩敏连忙答应。她也可以不答应的，但不知是心里有鬼还是怎的，总觉得如果拒绝就会让她怀疑。

“我家里有些乱……心情不好，我想打扫一下吧，一个人又做不了，你帮我一下可以吗？”杜明明俨然是一副感情受挫、精疲力竭的样子。

“呃，好……”韩敏立即想起了楚飞交代的，只要杜明明一约她就立即通知警察。但是杜明明那双眼睛，不知怎的一刻都不离开她，再加上杜明明之前说了不再打算报复楚飞了，她便有些放松警惕。她心想先跟着杜明明走，再瞅机会给楚飞打电话。

杜明明的家里并不怎么乱。老实说，看过外面的陋巷，再看看杜明明的家，真有种踏入宾馆的感觉。

“你的家里也不算乱啊？”韩敏勉强地笑着，同时偷偷地四处打量。

第67节： 第二十章 迷药和人皮(3)

“乱的是我的房间！外面都是我父亲收拾的。”杜明明微笑着给韩敏倒了一杯水，“你休息一会儿，我先去房间把私密的东西收拾一下。女孩子嘛，总有很多东西不想让人看的。”

韩敏点头表示理解，一面喝着水一面看着杜明明走进房间。她忽然被屋里墙上一个古怪的东西吸引住了。那是一张人形的东西，看起来像是双层，是个什么东西的套子，有些像橡胶，但质地更娇嫩，有些像皮革，却又太轻薄。

韩敏忍不住目不转睛地看着它，忽然一个可怕的词语跳入她的脑海，“人皮？”

韩敏已经感到了一阵剧烈的恶心，等到再看它的时候，忽然发现它已经开始融化了……不对！不是它融化了，是她的视线模糊了！

韩敏一头栽到了地上，耳朵里嗡嗡作响，意识也迅速模糊起来。难道……她被下药了？天哪，还没来得及跟楚飞说……

救命……谁来……救……救救我……韩敏瘫倒在冰凉的地上，心底大声叫着，嘴唇却僵硬得一丝一毫都不能动。下药的人是杜明明，这是确定的了。既然把她带到家里再迷昏，就一定是对她不怀好意！天哪！难道是要杀了她？

一个人影慢慢地出现在门边，好像不是杜明明。韩敏拼命挣扎着，想让自己更清醒一点儿，也拼命地想再看看清楚。那个人的身体因为她视线的模糊已经看不清楚了，可是韩敏却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手边有一个闪亮的东西，仔细一看，那竟然是……一把尖刀！

韩敏大惊，清晰地感觉到心脏一阵狂跳，跳得她全身都失去了力气。一种空前的疲乏感袭来，她终于合上了那撑了好久的眼睛，昏迷了。

“咿咿……”楚飞像鲸鱼吸水一样吸着面条，腮帮子颇有节奏地一鼓一鼓。他的吃相显然很不雅观，但在江菲眼中却是赏心悦目的，她

一直在偷偷欣赏着他这副吃相。

她是很喜欢楚飞的，一直都很喜欢；又不敢向楚飞表白，一直都不敢。因为她觉得自己配不上他。她之所以要这么殷勤地称呼韩敏为嫂子，其实是为了给自己施压，向自己强调：楚飞大哥已经有主了，你不要再痴心妄想了。没想到却因此引来了麻烦。她一直想跟楚飞解释，又不知该怎么开口。

楚飞放下已经被吸空了的面碗，重重地出了口气。今天调查有了重大突破，虽然确认了在庄挺家门前逮到的就是强暴张世敏的人，但也使案情显得更加扑朔迷离。那人供认是受庄挺的指使。庄挺给了他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叫他什么都不要想，只管去干。而庄挺也是张鹏程雇人伏击张世君的中间人。

楚飞皱了皱眉，沉思了起来。案情由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表面上看那人似乎是在故意挑拨离间，可那人为什么要挑拨离间呢？他和张家的官司完全无关呀，难道还有什么人在指使他吗？

楚飞的手机忽然响了。他一激灵之后几乎是闪电般地拿起手机——现在是非常时期。

“喂——你好吗？”杜明明的语调正常，语气中却有种说不出的诡异和阴冷，“我没有打扰到你的工作吧？”

“没有，当然没有，”楚飞赶紧换了副谄媚的口吻，可怜的他以为这样就能讨好女人，“你无论什么时候打电话来都不会耽误我。”

“你的嘴还真是甜，”杜明明语气中的阴冷感更足了，“不过我不想再听到你这副谄媚的语气了。”

楚飞一凛，立即全神应对，假装惊讶地问：“怎么了？”

“我相信你心里都明白吧，你这个玩弄女人心的家伙！”杜明明忽然咬牙切齿，“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就快到我这里来，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楚飞敲着杜明明的家门，表情凝重得像沉在深水里。其他的警察则藏在屋外的树荫里。他们虽然被蚊子叮得七荤八素，但谁也没有

动。

杜明明带着莫名的笑容打开了门。屋里没有灯，她的脸孔被惨白而又明亮的月光映照着，看起来竟像被涂了一层石灰。

“你终于来了，速度还真快嘛。”杜明明皮笑肉不笑地说。

“因为你叫我嘛。”楚飞勉强地笑着，“你不是有重要的事情吗？”

第68节：第二十一章 怒火(1)

“哦，是有重要的事情，”杜明明眯起眼睛，那张脸显得更加诡异，“不过你来得太迟了。”

楚飞脸上的笑容迅速退去，忽然有了一种巨大的不祥预感，“太迟……什么意思？”

“在你来之前，韩敏已经在这个房子里，悲伤得自杀了！”杜明明移开身体，残忍地笑着。屋子里一片昏暗，只有窗户里能照进一点儿光亮。在那团鬼火似的光亮里，楚飞赫然看到了趴在地板上，身下已经溢出一片红的韩敏！

第二十一章 怒火

因为我连一起堂堂正正牵着手在阳光下走的权利都不给他。我当时只想着找个适当的时机跟他认错，不管他原不原谅我我都认了，没想到在我去认错之前他就出了事。

杜明明咬着牙，嘴角微微地向上扯起，就像在咀嚼着冰冷的火焰，“我曾经劝过她，但是没有办法。她是那么的伤心，伤心得想要一死了之。你现在知道玩弄女人心的下场了吧？”

楚飞忽然爆发了。他把杜明明摁在了墙上，同时掏出佩枪抵在了她的下颌上，沉着嗓子吼道：“你说谎！”在这一瞬间他愤怒得几乎失去了理智。

“大哥！”江菲赶紧冲上来抓住他拿枪的胳膊。其他警察已经闪电般冲了进来。

杜明明脸上露出惊骇的神色，但很快就恍然大悟，咬着牙狠笑起来，“原来如此。”

大刘和其他几个警察赶紧把一身红的韩敏扶起来。天哪，她的胸前和肚子上全是一片猩红，简直让人触目惊心。

“哎呀，这女娃子，失了这么多血……”大刘皱紧眉头紧张地在韩敏身上寻找伤口，忽然发现那些黏糊糊的血有问题。

“这是什么？番茄酱！”大刘惊叫起来。与此同时韩敏也发出了一声呻吟，幽幽地醒了过来。她看见周围的情况，便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你有什么地方痛吗？”大刘谨慎地问她。

“没……好像没……”韩敏茫然地看向一片猩红的身体，仔细感觉了一下后，又补上了一句，“的确没有。”

警察们顿时带着被愚弄了的神情，愤怒地看向杜明明。楚飞则是一脸恍惚——虽然被愚弄了，但韩敏没有死，他毕竟有些高兴。

杜明明看也没看警察们，只是微笑着对韩敏说：“对不起了，看来我做得有些过分。这就是我想出来的针对楚飞的恶作剧，怕你演不好所以直接给你下了药。本来想好好地教育楚飞一下，没想到竟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她目光散漫地从警察们的脸上滑过，“该怎么称呼你呢，韩大警官？”

“我不是警察！”韩敏赶紧摇了摇头。

“那你是线人？”

“我……”韩敏正在想怎么描述自己的身份，忽然瞥见警察们都是一副怪异的神情，立即明白了他们想说什么，不禁羞红了脸，颇有些恼怒地说，“我是无端被卷进来的倒霉鬼！”

警察们的神情分明在说：你是我们楚哥的家属。

“那么你呢？你一定是警察吧，楚飞哥哥？”杜明明似笑非笑地把她那毒蛇信子一样的目光缠上楚飞的脸，“你装得还真像啊，我几乎都要发动我的亲朋好友找你买保险了呢。”

楚飞铁青着脸没有做声。杜明明鄙夷地用眼角瞄着他那紧绷着的脸，眼里忽然冒出笑意，“不过这正好，我也想请警察来调查呢，只是一直犹豫不决。你们自己找上门了最好。”

这句话大出所有人的意料，大家都是一愣。

杜明明要跟着警察们回警局详细说明情况，江菲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扶韩敏，“韩姐，我送你回家……”韩敏用眼角瞄了瞄她，顿时感到

不快。她知道这是要遣送她回家，警察们在获取新情况时又想把她排除在外。哼！既然这样，一开始就不要找我帮你们的忙啊，这帮过河拆桥的家伙！

杜明明似笑非笑地和她擦肩而过。韩敏的眼角忽然捕捉到了她一丝略带嘲讽、意思不明的笑意，忽然非常生气，也因此想起了一件事，连忙叫住她：“哎！等一下！你说你都是在开玩笑，那你为什么要拿刀吓我？”

“你说什么？刀？”杜明明惊讶地转过脸来，目光真诚，不像在装假，“我没有啊？我一直在屋子里准备吓人的道具。本来是想用刀.....不过是玩具刀，但怕把玩具刀直接放到你身上可能穿帮，于是就用了番茄酱.....我没有拿刀吓你，真的！你大概是出现幻觉了！”

第69节：第二十一章 怒火(2)

“啊？”韩敏怔了怔，眼珠转了几转——当时的印象太模糊，她也有些怀疑，那时她已经深信杜明明是要杀死她了，自己是不是因为恐惧而虚构出来一个场景了呢？是啊，按照当时的情景和杜明明的目的，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

韩敏撅着嘴被江菲搀扶向一辆警车，虽然是被遣送，规格倒也不低。张世君忽然从一边冒了出来，看着她一身红，顿时三魂吓掉了两魂半，冲到她面前失声问道：“你身上是怎么回事？受伤了吗？怎么不去医院？！”

“我没受伤，”韩敏见他如此惊惶，不由得大为感动，也因此对他更为歉疚——自己毕竟晾了人家一下午，“我只是被人恶作剧了一下，身上这些都是番茄酱！”

“真的？”张世君凑近她闻了闻，这才安心，“果然……没有血腥味……”不过马上又担心起来，“你身上有没有什么地方痛？会有什么淤伤吧？”

韩敏被他逗笑了，“放心！我身上哪里都不痛！如果我要是有什么内伤的话，早就疼得站不起来了！”说罢她还特意动了动手脚。

“哦……这我就放心了……”张世君露出完全安心的样子，脸色忽然冷下来，掉头就走，“那再见！”

韩敏像被人忽然扔进了冰水桶里，大惑不解，“你干吗去？怎么了？”

张世君停住了，只扭过来半张脸，“你知道我今天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吗？”

这句话激发了韩敏的愧疚。她红着脸低下头来，掏出手机准备数。张世君冷冷地瞄着她，对她这个动作非常看不顺眼，“得了吧！关机状态下电话是不会有记录的！你不会连这个常识都不知道吧？”

“啊！”韩敏赶紧关上手机——要在平时她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不知为什么，她像无法面对张世君的责难似的，手足无措了。

“好了，不用故作姿态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啊！忽然失去了联系，你知道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吗？”张世君的眼里隐隐喷出怒火，看来他在努力压抑着愤怒。从他的神态来看，他现在的怒火肯定相当炽烈。

韩敏在张世君压抑着怒火的目光中羞愧地低下头去，一副“知错了”的样子。她知道自己的任性不仅让张世君担心了一下午，还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如果她没有落单的话，她就不会经受这场虚惊，也不会被人耍得客串了一回死尸。

没想到现在的形势是知错了也不行。张世君见韩敏这副样子，脸色只是稍微缓和了点儿，眼皮一耷掉头就走，“你跟着这位人民警察回去吧，我先走了。”

“你到哪里去？”韩敏失声问道。她现在才感觉到如果他对她翻脸，她根本没法面对。

“小姐，允许你生气就不允许我生气吗？我生气去了，你好自为之，再见！”张世君撂下这句话后就扬长而去。韩敏歪了歪嘴，一瞬间竟有些想哭。没办法，被人娇纵惯了，不知不觉就变得过分起来，现在自食其果。不过张世君好像也有些反应过激了耶，少爷脾气吗？

“好了，你可以说了，要找我们调查什么事？”审讯室里，警察们围了一圈，淡定自若地坐在圈中央的杜明明，显得是那么弱小，就像一叶单薄的孤舟。问她话的是重案组组长孙雄，杜家的案子由他亲自督办。

杜明明微微一笑，虽然她知道警察调查的肯定就是她要说的，还是一字一句地说：“就是我的七个男朋友接连忽然疯癫的事，现在也许还要加上一个忽然昏迷的。那人叫张世明。我相信你们也知道。”

警察们发出了一阵无声的骚动。杜明明却像没有发觉似的继续往下讲，“之前我和他是偷偷交往的。因为我之前的男朋友都惨遭不幸，

我想偷偷地和他交往，看能不能让他逃过一劫。他对这种秘密交往很不满意，便要和我分手。我一时赌气暂时和他分开，同楚飞相亲，”说到这里她特意看了楚飞一眼，目光中似乎有种隐藏的嘲笑，“没想到不久之后他还是在劫难逃。”

“哦，原来如此。”楚飞不动声色地说，刚才她目光中的那丝嘲笑他已经捕捉到了，“你是因为什么和他交往的呢？因为他的钱，还是才华？”

第70节：第二十一章 怒火(3)

杜明明矜持地冷笑了一下，“对不起，这好像不属于讯问的范围。”

碰了个软钉子的楚飞暗暗咬了咬牙，对杜明明的厌恶更强烈了。他从一开始就厌恶杜明明，现在更加如此。

“好的。下面这个问题应该可以问吧？你在和张世明暂时分手之后恨他吗？有主动找他要求重归于好吗？”楚飞到现在还无法放弃对杜明明的怀疑。

“我不恨他，对他的歉疚可能更多些。因为我连一起堂堂正正牵着手在阳光下走的权利都不给他。我当时只想着找个适当的时机跟他认错，不管他原不原谅我我都认了。没想到在我去认错之前他就出了事。”杜明明回答得很有技巧，似乎已经意识到了楚飞的意图。

孙雄略带责备地看了看楚飞，继续问：“你刚才说你和张世明偷偷地交往……你们在躲什么？”

杜明明晦涩地一笑，整张脸在这丝微笑的映衬下都显得诡异起来，“当然是我的家族。虽然我还不知道我的男朋友们出事的原因，但我想一定和我的家族有关。”

“为什么？”孙雄紧盯着她的眼睛。

“第六感。”杜明明看起来非常淡定，“你也许不知道，如果长期在一个阴暗的大家族里生存，就会对家族的动向有种不可思议的敏感。”

“可是你的家族并不大。”楚飞插嘴。他可不是这么容易就甘心退到第二线的人。

“哈哈，”杜明明轻声笑了起来，听起来更像是在嘲讽，“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的家族远比你们看到的要庞大。”

“可是你的户籍……”

杜明明笑得更张扬起来，“有很多东西是户籍涵盖不了的，同志！”

楚飞不说话了。因为他感觉再这样继续下去，就会一直被这个丫头嘲笑。

杜明明似乎刻意在等楚飞继续说，停了几秒钟之后才开口，“我的这个家族要从民国时期说起。我的爷爷杜远森民国时期在北京开了医馆，名叫同济堂。他因为医术高明在北京红极一时，但也因此受到奸人的排挤，所以他不得不逃出京城，到乡下去当赤脚医生。当时那个奸人并没有就此放过我们，还在对我们进行迫害，因此我爷爷在逃跑时为了让自己的血脉有更多存活的机会，便把三个儿子和两个徒弟分散开了。”

没想到杜明明的家族还有这么深远的往事，警察们都觉得很新鲜，聚精会神地听她继续往下说。

“我爷爷把大伯杜永昌过继给了庄家，改名庄永昌。直到解放后我爸爸才和他重逢，便在同一个城市落了户。他几年前和妻子出了车祸，双双毙命，留下一个儿子，叫庄挺，这几年没怎么联络，听说学坏了。”

二伯杜永廉被过继给了杨家，改名杨永廉，现在还健在，如今和他的三个儿子在批发市场卖金鱼。他是近几年才碰巧搬到这个城市的。

大师伯张琳被托付给了鲁家，改名鲁琳，八十年代的时候也来到了这个城市，生了个儿子叫鲁森，不是很上进，现在在饭店当领班。

二师伯秦理被托付给于家，现在改名叫于理，是和大师伯一起来到这个城市的，现在和自己的女儿合伙开理发店。因为户籍的分散是在解放前完成的，我相信你们都找不到相应的记录吧。”

警察们忍不住对望了几眼。本来他们就是发现了她和鲁森、庄挺有联系，才把怀疑的矛头指向她的。现在她若无其事地把这些联系说了出来，倒像她完全清白坦荡，反而让警察们有些无所适从。

“那你知道鲁森出事了吗？”孙雄审视着杜明明。他的眼睛在捕捉她每一个细微的举动。

“他出了什么事了？”杜明明看似很惊讶。

“他卷入了一件伤害未遂案，”孙雄不想对她多说，因为这样会扯出更多的事情，“你们似乎许久都没有联络，是关系不好吗？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是为了躲避某人的目光而不敢频繁联络啊。”杜明明看着若有所悟的警察，微微有些得意，“想来你们也发觉了，我和张世明秘密交往也是为了躲避他的目光。”

“谁？”孙雄的眼中陡然射出了亮光。

第71节：第二十一章 怒火(4)

“他就是迫害我家三代的奸人之后，现在也在这个城市，仍然在监视我家的行动。他就是素问医药集团的董事长华灵。迫害我们家的就是他的爷爷华伯。华伯原本是太医，民国时期是号令北京医药界的大药商。”

警察们神情紧张地对望了一眼。这个华灵，在本市可是赫赫有名。他家据说是华佗的后代，研制出的美容类产品畅销全国。如果他真是犯罪嫌疑人，那可要颇费一番周折——有钱必有势，警察局新的警察宿舍还是他出资建设的呢。

杜明明瞄着警察们，似乎已经看清了他们心中的秘密，眼底现出些微不屑，“不知我家祖上和他家结了什么仇，到现在还和我们家族过不去。不过幸好现在是法治社会，他除了打压我家在医学上的发展之外，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别看她说得很轻松，对于一个医学世家来说，在医学上的发展被打压了，就无异于被绞索套住了脖子。

“这么说……你家的其他成员没有从事医学行业，也是因为受到了他的打压？”楚飞沉思着说。刚才他在杜明明的话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除了杜明明家之外，所有成员从事的都是其他行业。

“那倒不是。当年爷爷逃难时，伯伯和师伯们都还小，爷爷没来得及教他们多少医术。我爸爸因为是我爷爷亲自带的，才会得其倾囊相授。他们不会多少医术，自然没法从事医药行业。”

“那华家为什么要迫害你呢？”孙雄思忖着问。

“我不大清楚，这是上代的事情。”杜明明耸了耸肩，“我爸爸好像也不清楚。他对我说出事的时候他还小，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那你的师伯和伯伯们知道吗？”

“不大清楚。我问过他们，但他们没有说。”杜明明的话很有余地。他们没有说，并不代表他们不知道。

孙雄和其他警察对望了几眼，杜明明今天这番话提供了不计其数的线索。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杜明明家的案子和张世明家的案子合理地联系起来成为可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有钱的生意人之间迟早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发生摩擦。如果华灵和张家在生意上发生过摩擦，那么他就有充分的暗害张家人的动机！

第72节：第二十二章 深度危险(1)

第二十二章 深度危险

今天巷子里格外安静，一个人也没有，韩敏的鞋底打在地上发出响亮的啪啪声，在巷子里传出老远。不知不觉，另一串啪啪声也加了进来。

韩敏走在艳阳高照的大街上，第十四次打开手机，又第十四次把手机合上。她很想打电话给张世君，但又不敢打。天知道他消气了没有，现在打电话过去会不会碰一鼻子灰？为了和好也许应该冒一下风险，可女人都应该矜持的。

她的脚掌和脚趾已经被她的高跟凉鞋折磨得又酸又麻。她皱着眉头张望着，看有没有什么近路可走。不远处有一条巷子，虽然是近路，但有些偏僻。

今天巷子里格外安静，一个人也没有，韩敏的鞋底打在地上发出响亮的啪啪声，在巷子里传出老远。不知不觉，另一串啪啪声也加了进来。

韩敏不动声色地加快脚步，她已经从脚步声中隐约听出来者不善。因为不敢回头，韩敏只能看到跟踪者投到她身侧墙上的影子。这个人看起来身材高大，肩膀壮硕。她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想撒腿就跑，又怕打草惊蛇。

她用眼角瞄着那人投在墙上的影子，用身体掩护着拿出了手机。现在她只能祈祷上帝保佑，能让警察及时接到她的电话！

“嘟……嘟……”不知为什么，警察局那边竟迟迟没有人来接电话。也许是因为什么小事耽搁了，也仅仅耽搁了几十秒而已，韩敏却等不及，迅速地挂断，打了张世君的手机。张世君此时正在百无聊赖地看电视，听见放在身边的手机响了，漫不经心地朝手机盖上瞄了一眼，发现窗口显示是韩敏的来电，他伸出手去，又缩回来，有些犹豫要不要立即接韩敏的电话。毕竟他的气还没有消。

韩敏见张世君不接电话，又打了110——她早该打110了，只有110的电话才随时都有人。

韩敏刚按完110的号码，忽然瞥见身侧的影子猛地向她靠近，显然身后的人已向她扑了过来。她赶紧撒腿就跑，慌乱中手里捏不住东西，竟把手机也扔到了地上。手机掉在坚硬的泥地上发出啪的一声，所幸质量还不错，没有被摔坏，还在向110发着信号。

“唉哟！”韩敏很不善于穿着凉鞋跑路，瞬间就被崴了几下，回头看见跟踪她的人身材高大，穿着一身灰色的衣裤，头上套了只裤袜，手里还拿着把刀子！天哪！和那天袭击她的是同一人！

那人飞快地朝韩敏扑了过来，韩敏慌忙脱下脚上的凉鞋朝那人脸上砸了过去。那人的眉骨被凉鞋的尖根砸了个正着，痛得弯下腰去，没想到刚弯下腰去头顶又是一痛——又被另一只凉鞋砸中了头顶！

那人暴怒地抬起头来，发现韩敏已经光着脚跑出了好远，不禁低吼一声，立即朝韩敏追去。

“唉哟哟！”韩敏一边跑一面发出叫痛的声音，虽然跑得飞快，表情却痛苦万分。平时不光脚不知道，一光脚才发现土里的石头有多么硌脚！那家伙穿着鞋子，恐怕很快就会追上了来了吧？想到这里韩敏很害怕，下意识地回头看去，不料踩中了一个尖石，立即被刺出了血，人也倒了下去。

她一手撑在嵌着碎石的地面上，手掌也被擦出了血，却顾不得伤口的疼痛，想要赶快站起来，一回头发现那人已经扑了上来，把她仰面按倒在地。韩敏连忙大喊“救命”，却被他一把捂在嘴上。

韩敏眼睁睁地看着闪着银光的刀锋朝她的脖子逼过来，仿佛已经感到了刀锋割到脖子上的那刺骨的疼痛。但那人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之后并没有往下割，只是逼住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药瓶，打开盖子，戳到她嘴边，厉声喝道：“喝下去！”

韩敏闻到药瓶里冒出一股呛人的药味，不知为什么眼前立即浮现出张世明脸色苍白、沉睡若死的可怖景象，本能地闭紧了嘴。那人见

韩敏这副模样，一咬牙扔掉刀子，用手捏住韩敏的下颌，强迫她张开嘴，把那瓶药一股脑儿地往她嘴里灌去，同时用膝盖压住她的双臂防止她反抗。即便如此韩敏也没有认命，而是拼命地喷着气，就是不往喉咙里咽。那人怒了，又伸手去摸刀，不知要用刀干什么。

“住手！不许动！”忽然传来一声吼，接着是一阵杂乱的脚步由远及近。那人骇然回头，只见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朝他冲了过来。他立即放开韩敏，落荒而逃。

警察们有的朝那人追去，有的则冲向韩敏。韩敏呆呆地看着他们，一时间有些恍惚。她很惊讶这些警察为什么会忽然……算了，不管他们是怎么出现的，只要脱险了就好！脱险？对了！

韩敏赶紧低头呕吐，把刚才不慎吞进去的药液全部吐出来。不知怎的，她觉得一滴都可能有剧毒。

警察们是怎么来的呢？还得感谢韩敏那质量坚挺的手机，被摔在地上之后并没有歇菜，还在坚持不懈地给110发着信号。接警人员接通电话之后发现没有人声，但是可以隐约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和震动，感到这可能不是个恶作剧，于是立即对韩敏的手机进行追踪定位，让离她最近的警察立即前往那里。也是韩敏命大，刚才正好有辆巡逻车就在附近，接到电话后立即赶了过来。否则？敏不被这瓶药要了性命，也会被那人拿刀杀了。

楚飞本来正带着江菲排查杜明明的伯伯和师伯们，一听到消息连忙赶到韩敏所在的派出所。只见她脸色苍白，软软地靠在派出所的椅子上，几缕汗腻的头发沾在额头上，使她那张余悸未消的脸更显得楚楚可怜。

楚飞感到一阵心疼，赶紧朝她大踏步走过去。韩敏见楚飞来了，刷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也是大踏步走向他，朝他扯起自己被药浸湿的领子，几乎是大吼道：“快查查这些药剂，也许就是它让张世明他们昏迷和疯癫的！”

楚飞被吓了一跳，又看着她眼里散发的炯炯寒光，竟有些生畏。看来韩敏被激怒了还是很可怕的。

等到张世君赶到的时候，韩敏已经转移到警察局了。他紧张万分地冲进韩敏所在的房间，脸上已失去了血色。看到韩敏身上无伤的时候才松了一口气，“还好，我还没有犯下大错。”

第73节：第二十二章 深度危险(2)

“是的，我还好。你不用担心。”韩敏淡淡地说，语气出奇的冷。张世君马上意识到韩敏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似乎不止是生气。但他抱着应该不会那么糟的侥幸心理，强笑道：“怎么，生气了吗？”

“不，我没有生气。一个电话接不到是很正常的。”韩敏耷拉着眼皮说。她看起来的确没什么怒气，但是非常的沮丧。

“你.....是不是伤心了？”张世君见她这副模样更加惊慌。

“不，没有。及时获救，我很高兴。”韩敏装模作样地朝旁边看了看，“江菲在叫我，我得走了。”说罢立即抽身。张世君看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皱眉咋舌：看来这次不那么容易让她消气了。的确，即使是无心之过，在她危急时刻不接她求救电话也是很伤人的。但是韩敏呀，我确实是无心之过呀，你好歹体谅一下呀！

韩敏这次的确没有生气，但比生气还严重，因为她再度清醒了。她低着头走向不存在的目的地，刚才想到的又在心头浮现：你呀你，怎么不长记性呢？只是前一阵子被稍微捧了一下，就真以为自己是众星捧月的公主了吗？九年前你就该清楚了，你就是不受欢迎的命。那个人不就毫不犹豫地离你而去了吗？即使能够被暂时捧着，你最终还是得不到男人的喜爱的。虽然那只是个没接通的电话而已，持续的时间也很短，但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

人在少年时心千万不可以受伤，如果受伤了就要赶紧疗伤，否则一旦它结疤变成阴影，就会被影响一辈子，即使是很小的事，也会让人产生荒谬的想法，还会把它当成人生至理。

几天后，韩敏衣襟上的药品成分化验出来了。这是纯中药制成的麻醉剂，里面还带有一些有毒的草药，如乌头等物。虽然不知道这些药的制法和用量，但从理论上说，把人弄疯或是弄成长期昏迷是完全可能的。这就解开了警察们一直不解和恐惧的谜题：杜明明的男友们和本案相关人员忽然疯癫或昏迷，原来是这种药导致的！

不知是不是交了好运，警察在找杜大夫咨询的时候——因为他在中草药研究上很有权威，竟意外发现了一条重大线索！

杜大夫一听警察报出药草的种类，便说出这是他家祖传秘药——偷心麻沸散。主要是在给病人做手术的时候用，如果用量过重，过于麻醉中枢神经，极有可能导致疯癫和昏迷！

“您说这是您家祖传秘药，那您也会配了？”不知是不是疑心太重，听杜大夫说这是他家祖传秘药时，楚飞感觉很异样。

“我不会配，”杜大夫的脸上波澜不惊，“这个秘方在我父亲那一辈就遗失了。”

“这么说.....现在找不到会配这种药的人了吗？”孙雄面露难色，同时也露出了不信任的神情。

“不。”杜大夫的脸上仍旧波澜不惊，“我不会配，但我的几位哥哥会配。当时我父亲怕他们日后走投无路，便把这个药方当成压箱宝给了他们，他自己留下的那份反而遗失了。”

“那您.....有没有找他们要求共享？他们不愿意跟您共享是吗？”楚飞很善于寻找矛盾。

“我对他们那个药方并没有兴趣。”杜大夫的脸上现出几分孤傲的神情，“人生在世，就应该靠自己的本事打天下，靠祖上、靠秘方都不是好汉。再说这个药方的主要功能是手术时用于麻醉，但在西方手术通行的今天，这个药方已经形同废石，毫无用处了。”

“哦.....”楚飞思忖着点了点头。他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还存在着怀疑。首先，即使是纯中药也好，如此厉害的麻醉剂进入人体后一定在血液里留下蛛丝马迹，可当初对相关人员进行抽血检查的时候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其次，如果把知道如何配药的人当做嫌疑人，那么杜大夫的哥哥们暗算杜明明的男朋友的理由是什么呢？袭击韩敏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暗算杜明明的男友也许还有原因，可袭击韩敏却是万万没有理由的。虽然杜大夫看起来清心寡欲，不像和犯罪有什么

瓜葛，但是万事皆有可能。他到底会不会配偷心麻沸散，这一点也很有待商榷。

第74节：第二十二章 深度危险(3)

警方立即传讯杜大夫的大哥庄永昌。这老小子在庄挺出事的时候对他和杜家的关系只字未提，孙雄对他的印象很不好。此次他听说袭击韩敏的人用的是他家祖传的偷心麻沸散后非常惊慌，几乎是失声问道：“真的吗？那人用的，真是我家的偷心麻沸散？”

“是的！希望你能够告诉我们有多少人会配偷心麻沸散，那些人和张氏集团、和被袭击的小姑娘之间有没有关系？”孙雄见他反应如此剧烈，就知道他肯定知道些什么。

“呃，这个我就知道了……”庄永昌竟惊恐地往椅子上缩，一看就是在说谎。

“你最好实话实说！”孙雄用力拍了一下桌子，这是他的招牌动作，“你可知道自从确定袭击者用的是你们家的麻沸散起，我们就把你和杨永廉以及你们的家人都圈入调查范围了！你现在实话实说是在救你们自己，希望你好好想清楚！”

老头子被吓蔫儿了，脸一苦就竹筒倒豆子了，“我说，我说，警察同志，我和永廉，以及我们的家人是绝对不会做坏事的啊。能做坏事的，就只有那个迫害了我家三代的华家的当家人——华灵啊！”

“华灵？他知道偷心麻沸散的做法？他怎么会知道的？他家不是你家的世仇吗？”孙雄感到更加振奋，一连声地问道。

杜永昌的脸上现出了些微的羞惭，“这个……说起来有些惭愧啦。这个方子，是我卖给他的……”

杜永昌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艰难地说：“老实说，他们家自从发现了我们家人的行踪，就隔三差五地来找我们买配方，软的硬的都来……当初迫害我家的原因，好像也是因为这个麻沸散……前阵子我实在拮据，就把方子卖给他了……”

楚飞带着江菲和几个警察来到了素问医药集团的老总华灵的办公室里。警察已经查到，素问医药集团在不久之前还和张氏集团有过剧

烈的摩擦。嫌疑，已经慢慢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华灵坐在老板椅上纹丝不动，对着他们做了个请坐的手势，脸上却是一副深藏不露的不屑。楚飞高高地抬起下巴，朝他露出高傲的神态。面对犯罪嫌疑人时，不用气势压住他可不行。

华灵果然对警方的怀疑嗤之以鼻，“警察同志，你的论点太荒谬了。如果说仅仅有犯罪动机和犯罪条件就可以被看成罪犯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已经挤满了罪犯！”

“对于我们警察来说，就是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嫌疑人。所以还是请您告诉我，您在这些时间都在干些什么吧。”楚飞毫不示弱。

这个案子的受害者涵盖了杜明明的七个男朋友，时间跨度非常长。老实说警察们能够找到他们的大致出事时间已经不错了。华灵面对这些时间点更加不屑地笑道：“警察同志，你这可就难为我了。我倒是想积极协助你们办案，可是这猴年马月的事你叫我怎么想得起来？”

“你不是在协助我们，你是在帮助你自己。我们已经把你圈定为一号嫌疑犯了。”楚飞现学现卖。

“对不起，现在看来，我是没法帮助我自己了，不过我想我的律师可以帮助我。”华灵毫不在意地朝椅背上靠过去。

楚飞和华灵的第一次交锋以失败告终。他并没有就此灰心丧气，又准备带着大家再去调查华灵的社会关系。正在大家准备分散行动的时候，楚飞忽然接到了韩敏的电话，“你在哪里？快回警察局！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第75节：第二十三章 一团混乱(1)

第二十三章 一团混乱

韩敏看到这条短信后如受重击，脸色迅速地阴沉下来，感觉非常不受用，手也开始微颤。心里也在嘀咕：原来他约我吃饭只是为了问这件事啊.....

“你说什么？！”在警察局的办公室里，楚飞听了韩敏的话后，大惊失色，“你是说针对你的袭击.....那么早就开始了？！”

韩敏咬着嘴唇点了点头。事后她仔细回忆了一下，觉得也许那次她差点儿被花盆打到头也是一次袭击，因为没有那样的巧法。如此说来她一共被袭击了三次，而且早在刚和杜明明初次见面后就开始了。

楚飞的脸色迅速阴沉下来。三次袭击，前后竟然是三次袭击！这证明凶手杀韩敏是志在必得。本来他就为凶手为什么要袭击韩敏而迷惑不解，现在更是一头雾水。

“什么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袭击你.....谁和你有这么大的仇恨.....难道是杜明明吗？”这倒不是他对杜明明的偏见在作祟，而是在本案中勉强和韩敏有仇恨的，恐怕就只有杜明明了。也许杜明明还是有些喜欢他的，否则不会跟他开那么恐怖的玩笑。她怀疑韩敏是他的红颜知己，所以嫉妒韩敏。

可没等韩敏开口，楚飞又否定了自己的推测，“不过你最后一次遇袭是她知道我是警察之后，应该只把你当成了配合警察工作的线人，要恨也是恨我，而不会对你有太大仇恨.....所以不是她袭击的你，”楚飞忽然想起袭击韩敏的是个男人，赶紧改口，“应该不是她找人袭击的你。”

“我想也不是.....”韩敏耷拉着眼皮，“我看她发现你是警察之后反应挺平静，她可能不是在乎你这个人，只是在仇恨坏男人而已。”虽然杜明明之后搞的那个可怕的恶作剧有可能表明她很爱楚飞，但韩敏就是想要泼他冷水，否定杜明明喜欢他。

“那.....会是什么人对你这么仇恨呢？”楚飞倒没有计较韩敏的小九九，忽然一拍大腿，“难道是张世琳？除了她或是亲近她的人之外，没人会这么仇恨你！而华灵既然和张家有过摩擦，也可能有过联系，也许他和张世琳有联系呢？”说罢他便盯着韩敏的眼睛寻求认同，但没盯十几秒目光又暗淡下去了，“可是他当初好像又没有理由接触张世琳.....”

韩敏听着他天书一样的推理越来越不耐烦，忽然想到楚飞刚才提到了一个她很陌生的名字，连忙问他：“等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个华灵是谁？”

“这个.....嘛.....”楚飞的表情显然想说这是纪律，韩敏忽然暴怒，用力一拍桌子，吼道：“你到底有完没完？老老实实告诉我案情吧！就算不想让我参与破案，也该叫我知道情况吧！因为你什么都不告诉我，导致我屡次遇险啊！如果我要死了你们谁给我算烈士啊？！”

躲在门外偷听的江菲被吓了一跳。楚飞则被韩敏这一下完全震懵了，只是看着她发呆。韩敏脸色潮红，胸口不停起伏，却仍然目光炯炯地看着他。不知为什么，自从被张世君“抛弃”之后，她的脾气陡然火爆起来。

“这个嘛.....其实.....好像也有可以向相关人透露的规定.....”楚飞偷眼看了看韩敏。不知为什么，他此时不敢违背她。

听了楚飞的叙述后，韩敏皱起眉头撇起嘴，“感觉你们查案有很多漏洞啊。”

“什么？”楚飞一听她攻击自己的调查，立即把刚才被她气势压住的事全忘了，非常不服气地说，“哪里有漏洞？”

“你们一直在顺着张家的线索来调查杜家，为什么不直接好好调查杜家呢？像杜大夫，你们就没有好好调查啊！你们确认他真的不会配麻沸散吗？”韩敏看起来很嚣张，也很武断。

“我们早就调查过了，从杜家根本调查不出什么！当调查毫无进展时顺着忽然出现的线索往下走是明智的举动！”楚飞有些被她的武断激

怒了。

“有什么调查不出的啊？我记得张世君跟我说，杜明明和张世明偷偷约会是因为她爸爸不喜欢张世明胖……”说到这里她忽然一怔。刚才她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一只虫子在心底扑腾了一下翅膀，拉出好长的一段阴影。她好像觉得在张世君告诉她这件事之后还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可就是想不起来！

楚飞已经在那边愤怒地大声抗议了。虽然杜大夫嫌张世明胖这件事他从没听说过，但因为正在气头上，也根本没仔细想想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杜明明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躲避在暗处迫害她的男友们的势力！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华灵。如果她对张世明实话实说他会害怕的！”

“可是即便这样，杜大夫嫌恶张世明的可能性也有百分之五十啊，你们应该把杜大夫也归入嫌疑人之列，一天到晚看着啊！”韩敏回过神之后又大声和楚飞争辩。

“拜托！警察不能靠无限怀疑来办案！这样的话两条腿走路的我们恐怕都要盯住！我们只能循着把握大的几条线而已。如果谁都盯着，不仅警力不够，还会降低效率！再说没有像样的证据是不能随意监视相关人员的，小姐！”楚飞的脸已经涨得通红。

第76节：第二十三章 一团混乱(2)

韩敏看着他涨红的脸，微微有些害怕，便停止了对他的指责，但还是说：“不过我觉得你们办案还是有误区的。比如你们非要把这些事全当做相互联系的一桩案子来处理，并认为它们的幕后黑手都是一个人；其实它们完全可能是因为偶然才拼凑到了一起，如果硬是把它们当成一个案子，你们会在调查上很被动的！”

楚飞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气呼呼地扭过头去，一副“我不屑跟你啰唆”的样子。不过他这副样子却是色厉内荏，他心里也认为韩敏说得对，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但是如果按这个思路调查的话，整个专案组都会无路可走。老实说这个案子太扑朔迷离了，让他们就像迷失在雾海里的小舟，只要见到一丝模糊的光亮就得拼命地靠过去。

韩敏看着他那生气的样子却有些害怕，也有些歉疚，不由自主地否定起自己来，不过她倒也不是纯粹为了哄楚飞，而是想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也许真跟你说的一样，这一串案子都是有联系的……我被袭击也可能跟杜明明有关……老实说，我那天……得知杜明明家里的事之后就跟张世君去了一趟杜家……我那时不知是杜明明的家，只是去做针灸美容的……之后从张世君那里得知他哥哥在与杜明明交往，便多嘴了一下，叫他去提醒张世明小心……也许张世明告诉了杜明明，所以惹来她的怨恨了吧？”

楚飞一激灵，觉得有一股冷气直通入脑。对啊，这样完全说得通啊！而且从时间上推断，杜明明和张世明见面并得知此事极有可能是他出事的当天！换句话说，如果是杜明明找人袭击韩敏的话，就可以从侧面证明张世明出事那天她和张世明在一起！

楚飞感到非常兴奋，但很快就泄了气。推理是推得很顺，问题是哪里去找证据啊？而且，如果说暗算张世明的人是杜明明的话，那华灵又是干什么的？这不一下回到原点了吗？华灵和杜明明绝不可能是

同谋的。难道他们是因为不动的动机犯下两件不同的案子？这不又和韩敏的推理暗合了吗！

他忽然偷看了韩敏一眼：她怎么成天和张世君搞在一起啊？还这么轻易就把案情泄露给他……自己好像有叫她保密的啊？哎呀，自己刚才告诉她这么多，她会不会也泄露出去啊？

韩敏发现了他的目光，也隐约感觉到他的意思，顿时非常尴尬，低下头掏出手机发短信。

“既然如此……”楚飞红着脸咕哝起来，“我就叫人保护你吧。如果案情有了新的突破，再请你协助调查。”

“呃……好……”受了他的影响，韩敏也忍不住忸怩起来。

大街上，韩敏一面翻着白眼看着眼前的江菲，一面在心里暗暗叹着气。她现在有些怀疑楚飞到底是何居心，竟然叫江菲来贴身保护她！他脑子坏掉了？

江菲也发现了韩敏的白眼，微抬着下巴看着别处，满不在乎。韩敏轻蔑地撇了撇嘴，毫不在乎地开了口，“喂，我问你，楚飞在知道你喜欢他之后，怎么还让你保护我？”这句话很直接，也很无礼，但在这个时候也是最有效的。

“哦，很简单。”江菲还是满不在乎，“我让他相信我那也是演戏。”

“哈？”听了江菲的话韩敏笑了起来，“你们的计划里有让杜明明觉得你在暗恋楚飞的戏码吗？”

江菲脸红了，语气也更加不耐烦，“没有。我就说那是我的小把戏。我说我以为女人看到接近自己的男人有人抢的话就会抓紧他，所以才在杜明明面前耍了这样的小把戏。然后向楚哥和组长认错检讨就过去了。”

“哈？”韩敏笑起来，“这家伙还真是傻啊！不过这也侧面证明了他对你毫无感觉呢！”这句话出口之时她感到嘴唇麻辣辣地痛，心里也有些惊悔：她不是会说这么伤人的话的人啊，现在这是怎么了？

江菲的脸更红了，除了窘迫还有愤懑。韩敏看了心里有些歉疚，想要致歉，也想安慰她，可是不知怎的说出的话又变了味儿，“哎呀呀，瞧你这副样子！他到底哪里好啊？”虽然不合时宜，但也表明了她的真实想法——她现在就是想不清楚这个楚飞到底哪里好。

第77节：第二十三章 一团混乱(3)

江菲听到这话后显然有些怒，绷起脸冷冷地说：“我还想问你他哪里不好呢，你能告诉我吗？”

韩敏哑然，逃避尴尬似的看向一旁。哟，都快到家了。就在他准备把目光移回江菲身上的时候，忽然从眼角发现一个身影竟快速朝她靠过来。她还没反应过来，江菲就闪电般冲了过去，一下把那人撂倒在地。

等到韩敏回过神来，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她惊讶地发现被江菲扭住手臂按在地上的正是张世君。他正狼狈不堪地苦笑，“哎哟……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你找了个女保镖吗？”

韩敏看到他的时候只觉得心头一热，却本能地把头扭向别处。自从那次之后，她对他的感觉就复杂起来。

江菲似乎已经看出了端倪，顿时给韩敏来了个怒目而视。而张世君也恍惚记起了她的面容，笑着说：“你是那个女警察啊？”语气微微有些古怪，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到了楚飞的势力正在向他的势力范围延伸，于是颇带挖苦地对江菲说，“请警察同志放开我好吗？”

江菲虽然对他没有好感，但现在继续扭着他也没什么意义，便把他放开了。张世君拍了拍身上的土，走到仍然扭着头的韩敏身边，稍带挖苦却又宠溺万分地说：“你干吗啊你？我知道我犯了个巨大的错误，可是当时的确是无心之过啊。你不至于到现在还怄气吧？”

韩敏脸红了，讪讪地转过脸来。是啊，现在她疏远他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心理阴影，他本人的错误倒不是很大，这样对他实在有些不公平。

张世君见她的头转了过来，知道她已回心转意，松了一口气，调皮地用眼角瞄着站在不远处空自愤懑的江菲，“我们把这个讨人厌的女警察甩掉，找个地方吃饭怎么样？”

韩敏的脸更红了，却低声说：“算了吧，叫她一块儿去吧。她是负责保护我安全的，顺道也可以保护你。”她倒不是有意设置电灯泡，而的确是在为自己和张世君的安全着想。从刚才他这么轻易就被江菲制伏来看，他应该很弱，是个手不拿四两的富家子。殊不知这还真冤枉了张世君——不是他太弱，而是江菲太强，她可是全省警察空手道大赛中女子组的冠军。

江菲面对一桌子的山珍海味，却只一口一口地抿着清淡的餐前汤，还不时用叉子挑衅似的敲着盘子，一副穷也要穷得铁骨铮铮的模样。张世君恨恨地用眼角瞥着她，心里早已不耐烦。他请韩敏吃饭虽然是想化解他和韩敏之间的不快，但也想找机会问问她案件有新进展没有——她现在既然已经被警察特别保护了，应该对案情知道些什么。也许这样显得张世君有些差劲，但是没办法，人家老哥毕竟还植物人般在病床上躺着呢。

张世君看着江菲，江菲也看着他，都是用眼角。她似乎知道楚飞最怕韩敏把案情泄露给他，因此眼睛一直不离他的身上，搞得张世君和韩敏打暗语都不可能。

张世君和江菲这么对瞄了一会儿，好像终于放弃了，他叹了口气之后便去了洗手间。不一会儿韩敏的手机便响起了短信提示音。韩敏狐疑着打开手机，发现发短信的人竟是张世君，他还真会想办法！

江菲对这个短信好像并没有在意，还在那里要死不死地喝着那不知什么味道的汤。韩敏便放心地看起了短信。只见张世君在短信里写道：案情有进展了吗？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完全可以大秀语言艺术之后再开场；可是现在在发短信，只有直接进入主题。不过他也许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直接，就出问题了。

韩敏看到这条短信后如受重击，脸色迅速地阴沉下来，感觉非常不受用，手也开始微颤。心里也在嘀咕：原来他约我吃饭只是为了问这件事啊……

那边张世君见韩敏迟迟不回信，隐约猜到她可能又不高兴了，但不知道有那么严重，连忙加了一条短信：我没有别的意思，只因为我哥哥还躺在病床上，我想知道警方有没有发现他是怎么遇害的。

韩敏看了短信后轻轻地垂下眼皮。这也难怪，人之常情嘛，她应该谅解他。虽然如此想了，她并没有因此好受半分，只是迅速地写下了“警察怀疑他是被人用中药迷昏的”就合上了手机翻盖。

第78节：第二十四章 祖传秘方(1)

张世君并没有再发来短信，而是若无其事地回来了。韩敏因此觉得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她对他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于是心里更加烦乱。韩敏不愿再看他，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就直奔洗手间而去。江菲并没有跟着她去，觉得她只是上个洗手间而已，应该不会有危险；也没想过她会逃跑——手机还在那儿呢。江菲现在的注意力主要在张世君那儿，她想问他点儿事。

第二十四章 祖传秘方

说到这里，杜明明的眼中射出了愤怒的光，乍一看去她的眼珠简直是红色的，“说到我母亲是怎么死的……也许你无法了解……所谓的爱，也能变成杀人的恶魔……”

韩敏从饭店的后门径直跑到了大街上。不知为什么，她不想在那个饭店多待一秒，心里是说不出的烦乱，就像把调色盘打翻在同样五颜六色的调料里，颜色和味道乱成一团。她很想知道这种烦乱到底是什么，但又不敢细细去品味。是怕什么？不知道。

韩敏在街上越走越快，觉得心肺都要被撑炸掉。她无意中看见不远处有个冷饮摊，便去买了个超大份的草莓冰激凌，舌头刚舔到上面就麻木了——并不是因为冰激凌太凉，而是因为身侧正有一个人站着，深不可测地看着她笑。

杜明明。

韩敏觉得全身都僵硬了。不知为什么，她现在越来越感到杜明明有一种奇怪的力量，一种足以麻醉人心神的力量。她每次见到杜明明的時候，脑子里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空白，就会傻傻地走进她的圈套——看来上次的惊魂让韩敏“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

“你见过楚飞吗？”杜明明浅笑盈盈，笑容里泛着神秘的光。韩敏似乎感到这光有些刺眼，下意识地把目光移向别处，“没……”现在提到楚飞也会让她有些烦闷。

“那就可惜了……我刚才忽然想到也许有办法能让昏迷的张世明醒过来，想要告诉他，可是电话打不通……”杜明明瞄着韩敏，目光中也有了诡异的光。

韩敏咬了咬嘴唇。她现在很想为张世君找出救助张世明的方法，虽然带着点儿“白白牺牲”的悲伤和怅惘。此外按现在的状况来看，杜明明应该没了嫌疑，调查的矛头都指向那个什么华灵了。韩敏便放心地问她：“那是什么方子呢？”

杜明明谨慎而不恐惧地看了看四周，对着她微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到我家里说吧。”

“好。”不知为什么，这个笑容让韩敏很放心。她是不是又要走进杜明明的陷阱了呢？

韩敏走进杜明明那干净，却又显得更加阴森的家。一进门便被她卧室门口挂着的疑似人皮的东西吸引住了——因为上次对它有颇多猜疑，所以今天一进门就注意到了它。和上次一样，一看到它就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杜明明注意到她的惊恐，轻松地一笑，却吐出了一句更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不错，那是人皮，是我母亲的。”

韩敏猛地把头扭向她，脖子都扭痛了，惊骇得眼珠子都要从眼眶中滚出来。杜明明的态度却依然那么淡然，“你不用害怕。其实剥人皮放在医学当中没有什么，这和做骨架标本没什么两样。”

也许是标本二字引发了她的思绪，她感慨万分地抚摩起那张人皮，“是的，标本。这是我父亲为我母亲做的标本。据说是为了爱。”说罢毫不理会已经惊骇得快要气绝倒地的韩敏，开始发泄自己的倾诉欲，“我的母亲生前是个大美人。我爸爸爱她爱得发疯，几乎把自己的灵魂都给了她。也因为如此，我母亲死后，我爸爸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木讷的人，真的像被抽走了灵魂一样。”说到这里，杜明明眼中射出了愤怒的光，乍一看去她的眼珠简直是红色的，“说到我母亲是怎么死的……也许你无法了解……所谓的爱，也能变成杀人的恶魔……我

母亲在我七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送去医院也许能救得活，可我父亲却执意要自己医治她，不知是因为他能力不够，还是我母亲确实回天乏术，她就那样走了……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是我父亲能力不够……而他能力不够却独断专行，令我感到非常愤怒……”说到这里，杜明明的表情发生了奇怪的变化，那是一种残忍的超然的带有浓浓嘲讽意味的微笑，“我的父亲无法面对如此美丽的母亲就此离去的事实，在我母亲下葬后的一个夜里挖出了她的尸体，把她的皮剥下来做成了标本。”说到这里她无声地冷笑了几声，眼中透出一丝凄楚，“当时我静静地看着父亲处理母亲的皮，感到非常迷惑。父亲这是在爱母亲吗？既然爱母亲，为什么要伤害她？”说到这里她微微停顿了一下，目光垂到地面，又抬起，笑容中嘲讽的意味越来越浓，“可是，标本是无法留住父亲的爱。父亲很快就对被做成标本的母亲感到了厌倦，把她弃置角落；后来连放在角落都嫌她碍事，把里面的填充物也取出来，只剩下一张皮挂在了那里。所谓的爱，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第79节：第二十四章 祖传秘方(2)

她转向已经被吓得鼻青唇白的韩敏，像刚发现她是这副样子似的惊讶地说：“对不起，我吓着你了吧？好了好了，我不说这个了，我们来谈谈救张世明的方法，好不好？”

“好的。”韩敏现在巴不得赶紧知道方法，然后立即脚底抹油。杜明明微笑着给她倒来一杯水，然后在她面前打开药书。韩敏却连她拿来的杯子都不敢碰了。

“听着，”杜明明指着那些发黄的书页上杂乱的药名，“虽然我不知道这些药之间是如何搭配的，但是从它的成分来说能够抵消它的效力的应该是这几味。如果找来一个真正的名医，根据这些药材，再根据张世明的临床症状，应该可以开出解药。”

“是吗？”韩敏赶紧瞪大眼睛看向药书。杜明明的嘴边浮起一丝令人不易察觉的微笑，悄悄向一旁退去，“我去给你倒杯茶。”她转到隔壁的房间里，偷偷地打了一个电话。

韩敏看着那天书一样的文字，霎时间就郁闷到了极点。这些乱七八糟的药名她听都没听说过，更别提往脑子里记了。她轻轻地合上药书，心想只告诉张世君有办法配解药，叫他找个名医来对症下药就得了。这个破地方她一分钟都不想多待——背后不远处还挂着一张人皮啊，一想起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哎呀！”韩敏刚站起来就听到杜明明惊叫了一声，接着肩膀上一大片温热流下来。她慌忙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衣服上一大片绯红。好嘛，她竟然给自己倒的是红茶？

“糟了糟了，对不起……赶快脱下来，我给你洗洗。”杜明明一副很过意不去的样子。

“不，我还有事，这些污痕一遮就可以了。”韩敏僵硬地笑笑，她现在巴不得立即走。

“哎呀……那这样吧，我拿一套衣服给你换上，这件衣服我洗好了再给你送过去，好吗？”杜明明倒是很会为人提供方便。

“好……好的……”韩敏虽然急着跑，但也不情愿真的带着一身茶渍走到大街上去。

杜明明很快就给韩敏拿来了一套衣服，很鲜艳的绿色。在初夏的阳光下简直像绿灯。

“再戴上顶帽子。”杜明明微笑着给韩敏扣上了一个遮阳帽，“现在太阳很厉害的。”

韩敏匆忙向杜明明道了谢，几乎是飞也似的逃出了小巷，走到了大街上。等到离杜明明的家老远时才想起来给张世君打电话，一摸腰间，却发现手机不在身边。也许是因为手机不在的刺激，她猛然警觉起来，从眼角发现人群中有几个彪形大汉一直跟着她走，那一双双眼睛，正像刀子一样盯着她！

天哪——韩敏清晰地听到了心底的惨叫，连忙快步朝前跑去。街上人很多，让她没法撒开腿来跑，但是也让那些人不敢明目张胆地伤害她。

天哪，这些人是谁啊，为什么要跟踪我啊？是不是和以前那个人是一伙的啊，我到底做了什么这么惹人恨啊？

韩敏一面拼命地向前迈着步，一面恐惧万状地叨咕着。她现在一个劲地往人多的地方跑，人越多应该越安全。她不时地回头看着追兵，不知不觉路过了一个窄巷的巷口——实际上就是两个大厦之间的间隔，忽然感到手臂上一紧，硬生生被拖进了小巷，接着眼前一黑，竟被一个布袋兜头罩住了！

天哪！这里还有埋伏的？

韩敏像掉入水中一样拼命地挣扎，却毫无还手之力地被捆住了手脚。然后被隔着袋子捆住了嘴，接着被像扔死狗一样扔进了一辆车的后车厢。然后不知被运到了何处，再被人从后车厢里拎出来，似乎是

抬着上了楼梯。他们每上一步韩敏的身体就震动一下。她此时怕到了极点，仿佛自己是即将被送上肉案的羔羊！

劫匪把韩敏放到一个椅子上坐着，再把她的手脚和腰肢牢牢地捆到椅子上，用力地打上几个结之后就没了动静，好像是出去了。韩敏赶紧用力地挣扎起来，忽然听到一串沉重的脚步声迅速靠近——有人来了。

“你好啊。”一个浑厚的男声传入韩敏的耳朵。这个声音听起来很儒雅，却蕴涵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凶狠。

第80节：第二十四章 祖传秘方(3)

“我一直在想我们何时能这样独处，只是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想必你也没想到吧，明明？”

韩敏本来还以为自己还有什么变态恋慕者，一听他说“明明”才恍然大悟：他是要抓杜明明？怎么抓起我来了？难道说……天哪！衣服！我穿的是杜明明的衣服啊，头上又有遮阳帽，帽檐的阴影遮住了面容，让那些人弄错了？

韩敏用力地在椅子上挣扎起来，嘴里发出细碎的呜呜声，想要他赶快发现她不是他要抓的人。那人却丝毫没发现她的意图，还在那里自顾自地说：“我一直在耐着性子等着你发现我的真心，一直等着。我压制住我阎王都怕的火暴脾气，像个忠诚的马夫一样等着你回心转意，”说到这里语气忽然怨愤起来，“可是你，却把我的爱情当成路边的狗屎，没完没了和那些没用的男人约会，今天竟然还要逃跑！”他忽然暴喝起来，“所以，我终于忍无可忍了！”

韩敏浑身战栗起来，因为她从他的话里听到了杀意。那人见韩敏如此害怕，语气中又有了笑意，不过那是将猎物捏在手心里、准备随时虐杀的残忍的笑意，“所以，我打算就在今天把这一切都结束掉。”他轻轻走近韩敏，把头靠近她被布袋裹着的头部，“我该就这样把你绑上石头扔进水里呢，还是……”说到这里忽然笑声中充满了邪气，伸手解开韩敏的一个衣扣，“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再让你去死？”

韩敏更加卖力地挣扎起来，发出更加响亮的呜呜声，在心里拼命地大喊着：“你弄错了，你弄错了！”

那人见她如此害怕，越发得意起来，厉声喝道：“现在你才知道害怕吗？让我看看你恐惧的面容是什么样的！”说罢一把扯掉韩敏头上的布袋和绑住她的嘴的布条，一眼看去顿时大惊失色，“你是谁？”“警察家属。”韩敏呆呆地看着他，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她现在觉得和警察扯上关系也许安全，所以本能地说了这么一个暧昧的名词。

那人呆了，正要张嘴说什么，门忽然被砰的一声撞开了，楚飞带着一群警察冲了进来，“不许动！你被捕了！”

那人大惊失色，下意识地掏出手机想打电话，却被楚飞一把抢了过去。楚飞朝那手机一打量，顿时两眼放光：他手机链上的珠子，和现场发现的一模一样！

等到韩敏呆怔着双眼被拉到警察局之后，才知道原来绑架她的，就是楚飞的重点怀疑对象——华灵，只是现在已不仅是重点怀疑对象，而是直接成犯罪嫌疑人了！对他的调查发现，原来他一直暗恋杜明明，是那种近于变态的暗恋。以前只是远远地注意着她，最近竟变态到派人监视她，甚至派人监控她的电话线。据说今天杜明明把韩敏叫到家里之后托在火车站工作的朋友给另一个朋友买张火车票，结果被监听的人误认为她要逃跑，华灵便立即集结众人准备截住她，碰巧此后韩敏穿着杜明明的衣服出来——这个衣服应该是杜明明经常穿的，给华灵的手下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又加上她出了杜明明的家就是一路小跑，越发让那些人以为她要逃跑，赶紧围上来抓她。以后便一路巧到底，因为是在大街上华灵的手下都很紧张，没来得及仔细看她长啥样就把她套住头抓了起来。

“你给我老实交代！杜明明的男朋友们都是你害的吧！还有庄挺、张世敏……你干的坏事还真不少啊！还有韩敏，你为什么要袭击她？老实交代！”孙雄招牌似的捶着桌子。这下好了，华灵在这一连串案子上拥有完全动机：因为他暗恋杜明明，所以对杜明明的所有男友都怀有仇恨；而他之前买到了偷心麻沸散的药方，完全有致他们痴呆、昏迷的手段；因为和张家有摩擦，所以在张家挑拨离间暗害张家诸人。虽然暂时还没有找到袭击韩敏的动机，但他手机链上的珠子和韩敏第一次被袭的现场发现的珠子一模一样，和楚飞在录像中发现的珠子也是一样的（据说他这是因为对杜明明的变态恋慕，才叫人偷拍下照片，据此编了一个）。因此，几乎可以确定犯人就是华灵了。